

德國史略



德 國 史 略
VOM VOLKSSTAMM ZUM VOLKSSTAAT

Ein Überblick über den politischen Werdegang der Deutschen

斯提腓博士著
魏以新譯

von
Friedrich Stieve
übersetzt von Wei I-hsin

中德學會編
中德文化叢書之十

DEUTSCHLAND - INSTITUT
Peiping

Schriftenreihe Band 10

1939



3 0662 8729 7

譯者序

本書著者斯提腓博士 (Friedrich Stieve 1884-) 爲德國外交部文化政治司司長，關於外交及歷史方面著作甚富，尤好歷史。是書于一九三七年出版，略述德國歷史大要，至一九三六年爲止。原名『從部落到民國——德國政治發展概要』 (Vom Volksstamm zum Volkstaat. Ein Überblick über den politischen Werdegang der Deutschen) 直譯似嫌冗長，故名爲德國史略。原文頗不易讀，譯畢後，曾得國立同濟大學德文教授包厄博士 (Dr. Willy Bauer) 之盛意，代爲解釋疑難，謹此誌謝。

此書于去年六月底開始譯于吳淞，未幾蘆溝橋及八一三事件相繼發生，隨同濟大學遷上海，遷金華，復遷贛縣，其間因事，因病，因生活的不安，所譯甚少，全書五分之四，均在贛縣譯出，而在停泊滬金門外裝運同濟校產的第三號民船中所譯者，尤佔大半。自金華至贛縣的途中，本有機會可以翻譯，因書籍不在身邊，無法進行。想到顧炎武旅行時，照例用兩匹馬換着騎，兩匹騾馱着書跟在後

面，馬上讀書，隨時著作，以及西人之利用閑暇時間工作，頗爲慚愧！

一九三八·五·九·魏以新于賴縣。

德國史略目錄

- 第一章 部落時代
- 第二章 法朗克帝國
- 第三章 神聖羅馬帝國
- 第四章 帝國的分裂
- 第五章 諸侯的威勢
- 第六章 國民的覺醒
- 第七章 普魯士德意志帝國
- 第八章 民國的發展

目 錄

一
一九
二九
五一
七一
八六
一〇六
一三〇

996221

743.1
179
3

第一章 部落時代

假若我們要把德國民族政治發展的過程，從最初有文字證明的事件起，直到現在爲止，加以大約的觀察，假若我們想在浩繁的歷代史蹟中，指出一種主要的發展系統，那我們就應該以德國民族的存在（sein）爲出發點，因爲它是發展的起源，而且自身就含有重要發展系統的基礎，多少都可以看出來。

甚麼是德國民族的存在呢？它是全體民族性質的，亦即運命的真正來源。這句話裏面，含有一種世界觀。它把一個民族當做不可分的單位，把一個民族在歷史上的出現當做這種單位的基礎的流露。十八世紀末年德國唯心論對於個人所提出的要求，是自己決定運命，自己對神負責，德國唯心論却把這拿來要求全體國民，以國民全體爲較高尙的生存形式，把全體放在個人之前，超乎個人之上。自由主義趨于極端，變成了唯物論中的自我崇拜（Teh-Kult），于是自然而然地否認永久價值，分離較高尙的目的，新唯心論以爲只有照上述辦法才可克服這種弊端，同時，它又爲



個人從失望的孤獨中，打開了一條到廣遠世界去的出路，擴充個人狹隘的單獨生活，使之參加巨大聯繫，更要求一種高深得多的道德，即自我信仰（Ich-Glaube）在非精神的最高形式中從來不能練習的道德。

如果我們把方才講的世界觀應用到歷史上，並不是要曲解歷史，實際完全相反。我們要探求它真實的，內在的脈搏，因為用這種方法，它可以從各種連續的現象，變做一串必然的事實。詩人說的『沒有偶然』要以新的姿態來做這種歷史觀的口號。史勢鳥瞰不是縷述重要事件，却是把全民的發展當作由萌芽長成的有機體。

從普通的討論轉入本題，我們提出這個問題，德國民族存在的形式如何？正如任何民族的存
在一樣，是向兩方面表示的，一種向內，一種向外，前者與精神適合，後者與身體適合。內的方面係由民族的性格，天資和特殊精神狀態而成。外的方面，係由民族所住的地方，故鄉的特徵，以及必然的歷史經歷所自出的地理形勢。這兩方面都是決定歷史發展的元素，極關重要，是很明白的。關於內
部方面的意義，不用多講，因為各民族的性質分別早已被人認出，被人承認了。以前不久的種族研

究，在這方面有了新的，遠過於從前只就語言和目擊得來的確實證據。但地方的重要性，也被人十分重視，因為地理政治學在這方面有過非常闡明的作用。至於血統相同或至少極相似的各民族，如德國人和英國人，在歷史上可作完全不同的發展——因為一個住在大陸內地，一個住在島上，——是容易明白的事。無論如何，假若我們把德國民族的存在，當做德國運命的來源，我們相信是站在比較堅固的基礎上，現在我們要把德國人和德國地方加以概括的敘述。

德國人——係印度日耳曼民族的一支，大半為北方種族，雜有發利族、俄斯特族和提那利族的成分——在所謂先史時代，是過着純粹培養的，安靜的生活，未受外界的影響與震撼，照它的本質看來，是極明顯的事。當他們住在北海和波羅的海沿岸，直到現在北德的哈次山脈，以後為伊利亞人與克爾特人所排擠，移居到萊茵河與多瑙河流域的那幾千年，沒有文獻的記載，我們所知道的歷史事件甚少。但是我們從地中不斷發現墳墓，建築物的殘跡，遺傳下來的美術品和應用品，知道了許多日常事故，習慣和風俗。我們就令極力克制追加的想像力，還是有銳利清楚的形體展開在我們面前。上述各地的居民，並不像人們時常說的是一種遊牧民族，却是有

確定居住的一種農民，懂得畜牧耕種，在青銅時代，自公元前一千八百年來，即開始用犁和舟車的時候，他們已經有令人驚異的種類繁多的工具和器皿。樸實的方形屋是他們生活的中心點，田地是他們生活的內容。一種固定清楚的規則，規定人與人之間的秩序。那種唯一能執干戈的自由民，是一家的父親和首領，也是家門當中的一員，他同他們在村中聯合起來，組成會社，共同占領土地，耕種土地。在這個村莊十人組（Zehnerschaft）之上的是較大的集團百人組（Hunderschaft），再上的是千人組（Tausendschaft）或『高』^①。千人組召集各自由民作規則的集會（Thing），商訂法律，作一切必須的議決。最高的單位是種族，種族的領袖是由全體自由民選出來的三個最高委員：侯爵（Fürst）教士（Priester）和戰時的公爵（Herzog）。這便是我們所知道的，以我們祖先為周圍世界的，簡單的政治組織，其形式大約適用了好幾百年。從上面所講的話，我們已經可以得到一個要點，即個人甚關重要，他以本宅獨立主人的資格，與其他身分相等的人負共同的責任。在族籍當中沒有階級做任何分別。武裝的男子是標準人物，聯絡他與別人的絕對不是服從，却是天然的血統團結和忠實的道德定律。忠實一層在婚姻方面已經有嚴格的訓練，在親戚

家門中尤視爲神聖不可侵犯，以後更推及整個種族，成了共同奮鬥，共經患難的人物當中的感情表示。階級制度可把爲全體服務的事，變作沒有情感的義務，故沒有任何階級制度時，忠實佔極重要的位置。但是表彰個人，尊重自由民的固有價值，最足以鼓舞人格的發展。假若所有的人生來就完全平等，可以喚起有特殊成績的能力，即『獨立的能力』。這不只是在使用武器的時候，勇敢，特別靈敏，還有純粹精神方面的能力，新的發現證明日耳曼人是極多方面的發明家。在青銅時代，他們已經製造了許多使生活容易而豐富的東西，如刀，針，陶器，各種各樣的杯子，馬耕田的犁，剃頭刀，羽毛枕，肥皂，都是他們創作品的一部分。在美術方面，他們尤富於創造的本能。各種裝飾品的構造，劍，盾，水壺，號角和鈕子上的飾物，都足以表示沉靜調和的愛美性的異常發展。這裏已經不是純粹的遊戲——席勒爾說遊戲是各種美術的開端——却是一種特別的，長久練習的，體裁鮮明的風尚。此外，日耳曼人又特別愛好音樂。可由吹奏的樂器證明出來，那讚美特出人物的英雄詩歌，早已被練習過，更無疑問。

在這個文化階段上表現的偉大的對於自由的熱望，只受着天然血統和忠實的束縛。我們在

前面曾經講過家門親戚的重要。對於家庭的密切關係，無論就狹義和廣義說，都基於血統的誠律。還有更爲重要的，是人與土地的聯接，因爲言不獨使人熱愛故鄉，尊敬一切生物之母大地，同時更使那播種收穫的農人，感覺到與指揮他們生存的『天』，『地上各種勢力，有隸屬關係，屢次證明，不可否認。他們覺得降福給他們工作的太陽，是偉大仁慈的神，祝它漸漸升起，慢慢落下。四季的循環，星宿的地位，月亮的圓缺，都不斷在他們日常生活中說話，使他們相信一種比較高尚的自然大法，應該去服從。他們的宗教便是從自然發生的。但是日耳曼人對於天神雖然十分服從，但仍保有方才敘述的特徵；他們對於諸神有一種顯著的直接關係。諸神的智力雖然卓越，但對於在戰爭中有貢獻的，捨生的英雄，仍給他打開到天國去的路。

在不屈不撓的獨立性質中，我們看到我們祖宗的特徵，對於歷史異常重要。它有它十分偉大的肯定的成功，但同時也有不可否認的缺點。因爲從獨立性質中，產生了分離本能，反對列入正常的秩序，即所謂獨身生活，不肯承認別人的價值，好批評，自以爲百事通，自定界限，缺乏自律的能力。一本古代的羅馬書說：『日耳曼人不服從命令與指揮，絕對自由行動。』這句話是很有價值的觀

察。

但是同一日耳曼人，却具有一種別的根本性質，造成均勢與上述性質對抗。那便是他們極強烈的感情生活。我們已經說過忠實的重要，曾經提到愛好音樂與美術的天才。此外還有一種特別活動的想像力，如用五光十色的質料去作諸神的裝飾。我們的始祖雖然非常孤立自主，但却是心田柔軟，最易感動的人。他們崇拜羅馬人便是一個佐證。我們不用談這遼遠的事。他們深敬婦女，便是同樣性質的表現。那溫柔活潑的感覺的吸收力，結果竟接受了願意犧牲個人生存的理想。使人趨於這種極端的，不是理智的考慮，不是外界的強迫，却是一種信仰的熱情在他心中所尋得的回響。他在犧牲的時候，不願爲自己所定的界限，沒有任何周密的考慮，他不用對任何陌生人物屈服，一種偉大的非個人的思想拉他前進。在戰爭時，他自己的作戰法便是衝鋒，努力突擊，升騰到響亮的歡呼。

這種金髮藍眼睛的人的行動，使意大利與地中海的支配者見而吃驚，因爲他們執拗而肯獻身，驕傲而好犧牲，好戰而有信仰，定住而遍世界。一種奇異的混合，使南方人不易了解，幾乎有些害

怕，因為他們不能用單簡清楚的邏輯規則去解釋它。雖然如此，羅馬人看到他們，還是驚訝，正如塔西佗^①所做的一樣，把他們從黑暗的祖先中表彰出來，說以前雖然慘淡，將來却很光明。

如今再講德國地方，我們不要先作地理的描寫，要先看看它的歷史，因為這樣容易明白它的重要。

我們所知道的德國地方的第一件事，是居民息姆伯人和條頓人^②成羣結隊，離鄉背井，向西移居到高盧^③地方，為美利阿斯^④所阻，幾十年後，緒芬族的酋長阿利俄維斯特^⑤略取法國南部地方，與愷撒^⑥發生糾紛，被他擊敗。但不久情形完全變了。上述日耳曼民族的兩次突進，十分之八九是因為東方的大推移而發生，結果在他們被拒之後，羅馬人就不斷再四地從西方進攻。愷撒的後繼者如杜魯薩^⑦和提庇留^⑧等人，自公元十二年起，就打算征服日耳曼人，他們的隊伍散佈到易北河^⑨流域，直到法魯斯^⑩的軍團在托伊托堡森林^⑪為阿明^⑫所殲滅，日耳曼尼庫斯^⑬努力收復失地的嘗試為阿明毅然抵抗（公元後一四至一六年）終於完全潰敗的時候。自是以後，羅馬人只是防着萊茵右岸，多瑙北部屢攻不下的地方，沿兩河建築要塞，在兩河之間，築起邊牆，藉以

自守。這邊牆保持了三百五十年之久。但是當它存在時，已經發生了一種特殊的現象。第三世紀中葉，哥德人^①從維克塞爾河^②下流向南突進，侵入色雷斯^③，其直接結果爲阿雷曼尼人^④越過邊牆至萊茵上遊，那爲俄得河^⑤。畔哥德人所驅逐之勃良第人^⑥遂隨之出現。這種遷移運動在東方有十分明顯的影響。百年之後，即公元後三百五十年，匈奴人震動波羅的海與黑海間的哥德國時，尤爲顯著。不久以後，日耳曼各民族又渡萊茵，遠入高盧，有一部分再不被人驅逐了。日耳曼人不斷上升的怒潮，在近數十年只遭受了一項阻礙，即東方阿提拉^⑦的匈奴王國和西方高盧中部『最後羅馬人』阿伊喜阿斯^⑧的勢力範圍，好像兩道城牆對立着，使他們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是當四五〇年阿伊喜拉斯逝世，以後阿提拉繼卒，兩道城牆因而破裂了的時候，東哥德人便如潮水一般湧入羅馬帝國，法朗克人^⑨在西方略取高盧。

我們民族整個初期短時間內的生活，便是這樣從東方和西方一連串地向外突擊，這是我們可以詳細研究的。但因此發生了一種怎樣顯著的事實呢？我們祖先所居住的萊茵、多瑙或維克塞爾河中間的地方，左右都是做着。在東西兩方都沒有難越的山脈爲保障，更談不到海洋了。它好

像一只邊緣坦平的大盆子，從這邊灌水進去，自然容易從那邊流出。若與四面皆水的島國英吉利，或與北方有阿爾卑斯山，其他均爲海洋所包圍的意大利半島比較起來，馬上就足以證明德國地方的重要分別和各種缺點。我們祖先的住處是個中心地方，其主要界限原來是沒有界限的地方，河流如萊茵，如俄得，在當時就不算是有有效的保障，反足誘人從此岸進攻彼岸，繼續擴張。東西兩側延長而無保障——便是我們地方運命的特色。

但是我們還可以從早期歷史的單簡大字中，多得到一點東西，我們只須看看德國故鄉的解放者阿明時代便夠了。這位住在威塞爾河②谷中部的刻魯斯克族的少年國王，在他對羅馬人的戰鬥中，能夠把獨立生活的各部分團結起來，使他們對於外來的壓迫者，作一次偉大普遍的打擊。那是哪些部落呢？最重要的是住在北方的部落，中間山脈③那邊一帶地方的移民。阿明擊敗法魯斯和日耳曼尼庫斯之後，更對馬科曼奈族④的國王馬爾普⑤作戰，因爲馬爾普在東南以波西米亞⑥爲出發點，打算建立一個大的王國。馬爾塔被制伏了，後來阿明的親戚看到他把所有的日耳曼各族合而爲一，要達到勢力的極峯，忍受不住，把他刺死了。至於我們覺得重要的是這兩位互相

爭奪的領袖，在德國地方恰巧利用那地勢可以組織強國的區域，做他們崛起的根據地；刻魯斯克人利用北德平原，馬科曼奈人利用多瑙平原及其要塞波希米亞。在這裏也表現着德國地方的一個永久的基本定律。只有在北方的寬平地帶和多瑙河中流的廣袤盆地裏，可以繼續發展，集中勢力，因而持續控制其餘的德國。

因爲——我們在這裏又要講到我們地方的第三種特性了——其餘的德國是極爲不同的。一個形體，富於丘嶺深谷，山脈和小平原。是分離的不是統一的，是散漫的不是團結的。我們試想俄國浩浩無涯的平地，試想有名的法蘭西平原，向外逐漸有規則地升起，成爲邊境山脈，很可叫做扇形，那我們馬上就可以明白德國的特徵，而且從前的時候也向我們證明了它天然的功效。因爲羅馬人在進軍到日耳曼地方時，遇到許多個別的，限於局部的單位，常是嶄新的集團，他應該與他們一個一個地作戰，去征服他們，或者藉條約得到勝利。而且這些集團，部落的範圍，時大時小，過一種極爲不同的特殊生活，甚至互相戰鬥，以致提庇留皇帝，想藉他們的不睦，來保持羅馬帝國。那時當然沒有『全部日耳曼人是一個統一的民族』的意識。雖然大家記得圖伊斯科的兒子曼努斯

④是共同的始祖，曼努斯的三個兒子，分爲三大支，叫做因格腓鄂倫，伊斯特腓鄂倫，赫爾敏鄂倫。但在實際生活中，却不曾因此得到結論。諸部落都各自爲政，因中間有荒地，故意分離。阿明的強迫的統一工作，是因困難壓迫而成的，沒有產生任何事實上的結果。阿多夫·希特勒說得有理（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的演說詞）『剛剛三百年之後，在民族遷移的潮流中，在歷史上再也找不着德國人初次團結時的那些部落了。』上述地理的散漫分裂，更加重了日耳曼民族的特性；好各自爲政，不肯互相團結。

羅馬人長時期的防禦只做成了一項事：許多小部落因爲人口增加，地方狹小，逐漸溶成了少數較大的部落。最後我們只有七族：西北的弗黎斯族，沿萊茵河畔分爲三部的法朗克族，阿雷曼尼族，薩克森族，黑森族，屠麟根族，和巴燕族。這雖然是一種單簡化，若干明朗化，但絕不能克服『各族專門分裂的趨向』（同上希特勒演說詞），反之，因爲成立了範圍較大的團體，實力較強，更足增加對持的力量。

我們在觀察終了時，對於最初的出發點，對於民族全體歷史，對於我們現在目標的德國的存

在，不得不確定一種斷然的事實，即沒有一個德意志（或日耳曼）的國家，一個爲生存組織而共同長成的國家。反之，那些本來可以組成這種國家的各部分却此疆彼界，甚至於要求分離。

或許在當時這種缺點中，正藏着他們力量的祕密。因爲在民族遷移的大時代中，爲要尋找新的故鄉而遷移的東方各族，如西哥德族，東哥德族，萬達族，倫巴族和其他等族，雖然各自爲戰，但大家有個共同使命，即分化地中海岸腐敗的統一的羅馬帝國，用他們新鮮的血液做肥料，給那徒存軀壳的大國的各部分以新的生命。他們在那時候的任務不是統一團結，却是去分化那正在衰弱的國家，因此他們本身的分裂正足奏奇異的功效。他們一面在意大利，西班牙，北非做世界史的工作，一面又重新翻造他們原始的故鄉，以至全部歐洲。當他們用無敵的軍隊結束舊世界，戰勝地中海岸舊世界的優勢時，他們未曾預料，在阿爾卑斯山那邊，在庇里尼斯山脈那邊，發現了他們的同胞兄弟，可以組成另一日耳曼的優勢。南方羅馬帝國的滅亡，使北方法朗克族到高盧去的道路，可以通行無阻，因而開始了一個全新的時代。

●德國大詩人席勒爾（Schiller 1759-1805）的話。

② Fälische Rasse 身高面廣，體格甚大，眼睛髮膚，色均鮮明，散佈於德國西部之西發倫 (Westfalen)，亦譯西發里亞。

③ Ostische Rasse 體格短壯，頭部寬圓，鼻短眼平，眼瞼間或下垂，色褐，髮硬而暗，主要住所爲緬密西亞，厄爾士山脈 (Erzgebirge)，瑞士格林亞爾薩斯。

④ Dinarische Rasse 頭短身長，髮眼均暗，鷹鼻，主要散佈地點，爲德國東南提羅爾 (Tirol)及瑞士。

⑤ Harz 密集的塊狀山脈，在黃金沃野 (Goldene Aue) 與德國北部低原之間。

⑥ Illyrier und Kelten 均爲印度日耳曼族之一支。

⑦ Rhein 歐洲大河名，發源於瑞士北境，折由德國西部經過荷蘭而入北海，長一三二〇公里，有六九八公里在德國境內，在歐洲最富舟楫之利。

⑧ Donau 歐洲第二大河，發源於德國巴敦南部，東向流入黑海，長二八六〇公里，有六四七公里在德國境內。

⑨ Gau 亦譯爲「伽胡」，「郡」，至德國現稱之高，約當於我國如今各省之行政區。

⑩ Tractatus (約五五——一一八) 羅馬歷史家所著日耳曼尼亞 (Germania)一書，爲認識古代日耳曼人文化的最

重要著作。

- ① Kimbern und Teutonen 均日耳曼民族的一支。
- ② Gallien 古代克爾特人 (Keltan) 所住之地，即現在之比利時、法蘭西和上意大利之倫巴底 (Lombardat)。
- ③ Marins (公元前一五六——一八六) 羅馬將軍及政治家。
- ④ Suevenkönig Ariovist 緒芬亦日耳曼族的一支。
- ⑤ Julius Cäsar (公元前一〇〇——四四) 羅馬大將及政治家，著有高盧戰記。
- ⑥ Drusus (公元前三八——一九) 曾擊退日耳曼人至易北河。
- ⑦ Tiberius 於公元後一四至三七年為羅馬皇帝。
- ⑧ Elbe 德國主要河流之一，發源於巨大山脈 (Hiesengebirge) 在德國與捷克境上，流入北海。
- ⑨ P. Quinctilius Varus 羅馬軍團的總司令。
- ⑩ Teutoburger Wald 亦譯推托部革麥特，在德國西發倫。
- ⑪ Armin 即阿米紐 Arminius (公元前一八至公元後一九) 為日耳曼刻魯斯克族 (Cherusker) 著名將領。
- ⑫ Germanicus 為杜魯薩之子，因曾戰勝日耳曼人得此綽號。

- 20 Göten 爲東日耳曼民族的一支，分東西哥德。
- 21 Weichsel 流經波蘭與西普魯士，亦名維斯杜拉河（Vistula）。
- 22 Thüringen 巴爾幹半島東南地名，西部屬希臘，東部屬土耳其。
- 23 Alemannen 爲西日耳曼民族的一支。
- 24 Oder 德國主要河流之一，流入波羅的海，長九〇七公里。
- 25 Burgunder 爲東日耳曼民族的一支。
- 26 Attila 匈奴國王，曾統治丹麥至匈牙利，萊茵至裏海地方，卒於四五三年。
- 27 Aetius 西羅馬帝國最後的防禦者，曾於四五一年戰勝匈奴國王阿提拉。
- 28 Franken 西日耳曼民族的一支，復分薩里耶（Salier）等七系。
- 29 Weser 德國河名，流入北海。
- 30 Mittelgebirge 在捷克波希米亞北境。
- 31 Markomannen

②⑤ Marbod 卒於公元後四十一年。

②⑥ Böhmen 捷克的北部，原屬奧地利。

②⑦ Isle de France 卽巴黎平原。

②⑧ Tuisko 西日耳曼的神名。

②⑨ Mannus 據塔西陀（看前註十）言，爲日耳曼的神，人類的祖宗。

②⑩ Irvgäonen, Istvgäonen und Herminonen

②⑪ Adolf Hitler 一八八九年四月二十日生於奧國因河（Inn）畔之布勞瑙（Braunau），現爲德國元首（亦稱

領袖）兼國務總理，其事功見本書第八章。所著自傳我的奮鬥，有中文節譯本。

②⑫ Priesen 住北海沿岸，亦譯法里西亞族。

②⑬ Sachsen 卽北德大部分之居民。

②⑭ Hessen 現住德國上黑森邦及下黑森邦。

②⑮ Thüringer 卽德國中部屠豕根邦之住民。

第一章 部落時代

- ④ Bayern 卽德國南部巴燕邦（亦譯巴威、巴威略）之住民。
- ⑤ Yandalen 東日耳曼族的一支。
- ⑥ Langobarden 日耳曼族的一支。
- ⑦ Alpen 中部歐洲的大山脈，互瑞士、法、奧、意四國。
- ⑧ Pyrenäen 法蘭西與西班牙、比斯開灣與地中海間的鐘狀山脈。

第二章 法朗克帝國

因爲日耳曼各民族從維克塞爾河直過萊茵河（勃良第族已經同西哥德族的幾部分住在法國南方，阿雷曼尼族在南方，薩利耶^①系的法朗克族在北方渡過了萊茵河）或者並行或者對立，互相衝突排擠，動盪混亂，所以只有一個方法使之開始明朝團結，即許多族當中的一族，應該超越一切，比其餘各族強盛，才能奪取領袖地位。這一族自然是在高盧地方就近侵入羅馬帝國殘疆的薩利耶的法朗克族。它已經向現在的比利時方面推進，直到里爾^②地方，俟機突進。公元四八六年，十六歲的國王克羅維次^③突入森河^④口周圍的低原，從那裏擊敗西挨格利阿斯^⑤之後，更從法蘭西平原，很快地擴展它的勢力於全部高盧。於是法朗克君主的疆土擴大，遠過於鄰近日耳曼各族的諸侯。他自己還使其他法朗克族和阿雷曼尼族隸屬於他。他的諸子更遠過萊茵，征服巴燕族和屠麟根族。一個帝國突然興起，其疆土之大遠過於地中海岸同時的各日耳曼族的國家。它只有一項，可是十分不吉的缺點，即沒有內部的團結，把用武力征服得來的各部分，作成真正的一個

統一的國家的因素。照上古的普通觀念，法朗克帝國是墨羅溫①王朝的所有物，全部帝國均屬於國王。如果國王死了有許多兒子，疆土就爲他們所分割。王室衰微，其全部財產亦土崩瓦解。假如各地的所有者互相爭鬥——這是常有的事——就要大亂，被征服的國家的廣大土地就要分裂。因爲除國王以外，沒有人能保證其永久不變。當衰微達於極度時，貴族——王朝的上層官吏——就反叛起來，爲了本身的利益去拯救正在沒落的王朝。革命的領袖是最能幹最好名的亞爾諾芬②，代替變爲無用的墨羅溫王宮執政。中不平③時，他們在忒特利④戰中，開始顛覆，至查理·馬忒爾⑤時達於完成，因爲他不但能够重新制伏阿雷曼尼人和巴燕人，並且於七三二年聯合一切力量戰勝由西班牙闖入的阿刺伯人，於是又得到了從前的全部疆土。法朗克人又是歐洲的優勝者了。

但是現在有了一種發展，爲幾百年都很重要，那便是新興的王室與天主基督教會合作。爲要正確地，從時代條件中了解這種現象，我們應該先想到一件事：卽日耳曼人從被他們征服的羅馬人，得到了兩種理想；使他們的精神興奮到極度，一爲統一國家的理想——帝國，一爲統一教會的

理想——基督教囊括當時所知道的，爲雙方所談及的整個世界的要求，對於移居在地中海沿岸各民族，汪達爾人和東哥德人，已經有一種不可抵抗的刺激。一個該塞利希和一個大忒俄得利希都覺得自己是帝國思想的支持者，以爲誇耀。但是宗教方面的狀況，特別於這種要求有妨礙，他們的人民在踏進南方的新勢力範圍時，變成了阿利阿教徒，沒有變成天主教徒，因而與土著人民在重要的一點上分離了。他們來到生殊環境裏，本來有許多磨擦，這件事更妨礙他們的侵入和安家立業。反之，法朗克人早已在克羅維次時代成了天主教徒。墨羅溫王朝時代，基督教才慢慢浸入民間，教會仍是國王手下的，組織不完善的國家教會。但是當亞爾諾芬氏崛起時，在日耳曼的世俗傳教者，尤其是蓬尼非斯，脫離了法朗克帝國的直接勢力，有意地使教會隸屬於羅馬。在堅忍不拔始終一致的工作中，北方教會的各大支派，逐漸轉向統一理想的中心，在精神上受教皇的領導。所以當世界統一的勢力，因爲一個中不平和一位查理·馬忒爾的興起，又得到了新鮮養料的時候，那教會統一的勢力，也組成了一個堅固完全的制度。一旦兩種勢力相遇，應該互相適應了解，是明白的事。

這件了解的大事，進行得慢，但却是歷史上的必須。羅馬教皇的處境極爲困難，尤其是因爲任意大利北方的倫巴人。他需要世俗權力的幫助，才能自保。他向查理·馬忒爾送秋波，把教皇城的保護權供獻給他。那位法朗克人拒絕不受。但是到了他的後任手裏，即最初平分帝國的小丕平和卡爾曼時，情勢起了變化，變化的原因，第一是由於上述兩兄弟明白教會制度的嚴格組織，對於國家的建設極爲有益。教會制度可以鞏固廣大的國土，從古代羅馬帝國遺傳下來的，一種明白確定的秩序，一種著有成效的行政方式的流風餘韻，都存在教會制度裏面。所以卡羅曼和小丕平先後相繼招聘教會大組織家蓬尼非斯來，請他主持「改革事業」，把主教、教士和寺院加以比較嚴格的組織。不久以後，卡羅曼入院爲僧，小丕平成了法朗克政權的唯一領導者。他要做自己本朝無敵的主人。正統的國王還常是墨羅溫的後代，但與實際掌握最高威權的亞爾諾芬氏比較起來，只是影子而已。怎樣才能脫離這影子呢？誰能夠去排除它呢？唯一無二的人物是統一教會理想的最重要的代表者，教皇。丕平向他請教，他馬上決定幫助他。教皇明白，他的前任曾尋找世俗勢力的膀臂，徒勞無功，現在却有世俗勢力的膀臂，親自向他伸來。不久以後，他便得到了自然的結論：當倫

巴人實在表示要佔羅馬的時候，他便重新求援。小不平的允許給日耳曼人指出一條道路，把西方教會的領導權，容納於世俗領導權之內。法朗克王在兩次遠征中擊退倫巴人，把土地贈與教皇，以羅馬『保護人』的資格，擔任保護基督教最高領袖的責任。『神聖』帝國的路線已經走上了，把兩種統一理想混成一個名詞，它的光輝照着勢力和威靈有數百年之久，為願望的最高目標。

小不平之後即為查理曼大帝^⑥，歐洲因為法朗克帝國的成立和再生，開始變動，他在各方面都是那種變化的完成者。統一世界的理想，由他實現出來，其範圍之大，更出人意料之外。他向四面八方作戰，幾乎戰勝整個世界，聯接成功一個巨大的全體。最先是亞平寧山脈^⑦以北的意大利被征服，直下至貝尼溫陀^⑧為止。接着是北方的日耳曼族——直到現在過着勇敢獨立生活的薩克森人——作了三十年的戰鬥，終於被迫，忍受法朗克人的統治。以後是南方庇里尼斯半島上的西班牙邊防區被侵掠。最後他向東突進，征服巴燕人和多瑙中流的阿瓦人^⑨，奪取了直到臘伯^⑩的地帶。一人掌握巨大疆土的事，達到成功。西方不但又成了勢力的中心，而且幾乎完全隸屬於那個勢力。拜占庭^⑪和東方都向它表示敬意。從前的羅馬帝國改變了形態在北方復活了。這種成績的

幾乎近于自然的結果，是古代世界國的最高威嚴過渡到新世界國的建立者和支配者的身上了。公元八〇〇年查理曼由教皇加冕爲帝，基督教的精神元首做這件事，是上述『世俗勢力的統一理想』收容『信仰的統一理想』的發展的最後證明。『神聖帝國』的降生鐘已經敲過了。

這整個事件，對於我們，對於我們德國的祖先有什麼意義呢？這個問題的回答自然是極其重要的。我們可以說，而且已有人鄭重地說過：這件事使原有日耳曼的居民喪失了自由，喪失了精神上的獨立自主。人很有理由，指出薩克森族令人驚奇的英勇戰鬥，他們在大勇的領袖威泰金德之下，不但極力反對法朗克人的武器，而且反對改奉基督教。法朗克人久已爲這自豪的民族所憎惡，而基督教尤與他們心靈疏遠。法朗克人好多代都與他們比鄰而居，屢次與他們交兵，他們不要服從該族，土地和陽光是他們的自然神，自原始時代以來，就幫助他們播種收穫，所以他們拒絕罪與罰的教義，拒絕十字架上的救世主的教義。他們並不是空空洞洞地反對那富於內容的優勢，却是要過一種大胆的固有生活，去反對外部和內心的壓迫。所以薩克森人對於法朗克族查理曼的反抗，常足以喚起我們的同情，堅定我們的讚美。當我們知道，抑制和『改奉基督教』的方式，實際

貧有殘忍壓迫的性質時，特爲尤甚。大批屠殺，大批追逐，非常殘忍的刑罰——一切都證明於勝者不利，於敗者有利。

可惜在這方面，歷史上最後的判語不曾被人宣佈。希特勒在前述一九三五年國社黨大會的演說詞中找着了這個判語，他說：『……德國人第一次政治聯合，只有壓迫德國各族人民的固有生活才能成功……故欲德國民族成長，必須犧牲固有的宗教和固有的政治，所以對於這些犧牲的悲歎，是一種錯誤。這幾百年所有的事，是應該有的。』這裏便捉住了問題的核心。我們在法朗克人興起時，曾列舉德國各族的並行與對立。薩克森人的失敗，足以證明各族獨自行動的傾向是何等強烈，極爲明顯。但是極嚴厲的強迫，可以造成以後爲統一必須的根底的『組織』。在今天支配我們全部視線的『民族成長』(Volkwardung)的大視角下，查理曼是德國民族發展到統一路上的開山祖師。他雖然只要發展他的法朗克帝國，但是他毀壞了各族的窄狹境界，爲將來統一各族的運命創造了先決條件。在同樣大視角之下，我們明白薩克森人的痛苦，以及其他如阿雷曼尼人和巴燕人的痛苦，不過沒有這樣詳細，只知道是德國統一祭台上的『犧牲』，因此它們也得到

了一種新的不朽的意義。

查理曼的功業，是在世俗的和教會的統一理想旗幟下的初步努力，他根據先輩的成績，把兩者融合爲一。希特勒在這方面也說了一句重要的話：『沒有上古希臘羅馬的政治眼光，沒有基督教世界觀的幫助，就沒有當時日耳曼的政治組織，是可想見的。』因爲在皇帝思想和西方宗教貫徹思想中，可以鼓舞人去克服小部落組織的單獨生活，在沒有民族聯合的知覺時，這兩種思想足以供給一種聯合的外部 and 內心的基礎。法朗克人支配的數十年，對於我們祖先是如何嚴重，但是我們也得承認因爲他們一下踏上了『德國民族產生』的路。下述時代可以爲我們作極明白的佐證。

① Salier 看第一章註三十一。

② Lille 法國北部諾爾省 (Nord) 的省會及要塞 (一九三二) 地近比利時，歐戰時曾爲德人所據。

③ Chlodewig (456-511) 四八六年在索阿松 (Soissons) 戰勝西埃格利阿斯 (看註五) 建立法朗克帝國，四九六年

征服阿雷曼尼族，改奉基督教，五〇七年戰勝西哥德人。

④ Seine 亦譯塞納河，爲法國北部最大河流，通過巴黎，流入英吉利海峽。

⑤ Syagrius 羅馬駐在高盧地方的最後總督。

⑥ Merovinger 五世紀至八世紀法蘭克王室的姓氏；名帝爲克羅維次（看註三），傳至契爾得利克（Childeric），七五二年爲丕平所廢。

⑦ Arnulfinger 法蘭克國王執政查理·馬武爾（看註十）的姓氏，後稱喀羅林朝。

⑧ Pippin der Mittlere

⑨ Tertiary

⑩ Karl Martell (689-741) 其祖父爲老丕平，父爲中丕平，子爲小丕平。

⑪ Geiseric 汪達爾人的國王，曾於非洲北部建國，四五五年略取羅馬，四七七年卒。

⑫ Theoderich 東哥德人的國王，四九三年建東哥德國於意大利，因酷愛和平，細心經營，故國勢繁昌，卒于五二六年。

⑬ Arianer 阿利固（Arius）派的基督教信者。

⑭ Bonifatius (673-754) 英國修道士，德國人的使徒，曾向德國弗黎斯族，屠蘇根族及黑森族傳教；建佛爾達（Fu-

Ida) 修河源。

② Pippin der Kleine und Karlmann

③ Karl der Grosse (768-814) 日耳曼民族史上之偉人，征服薩克森與西班牙；公元八百年稱帝；設立邊防區以鞏固國界，創陪審裁判所，建立學校；有許多傳說詩歌，讚美他的事功，最著者爲羅蘭歌。

④ Apennin 意大利的山脈，長一千四百公里。

⑤ Benevent 意大利南方的城名。

⑥ Avaren 土耳其的部落，於六世紀侵入奧國恩斯河 (Enns)畔，七六九年爲查理曼大帝之子不平所敗。

⑦ Raab 多瑙河的右岸支流，又城名。

⑧ Byzanz 君士坦丁堡的古名。

⑨ Witkind 薩克森族的公爵，七八二年戰勝法朗克軍於松忒山 (Sinnelager)，七八五年爲查理曼所敗。

第二章 神聖羅馬帝國

查理曼死後他的創業馬上便沒落了。法朗克帝國又害着它的老遺傳病，它廣大版圖的存在，主要靠着王室路易誠篤者，^①懦弱無能，不久就把帝國分給諸子，諸子互起紛爭。王室分裂，帝國亦隨之。八四三年在凡爾登^②，分帝國爲三，八七〇年復在墨森^③，分而爲二。以後繼續分裂，邊境均有敵人侵入，直至內部。九一一年，亞爾諾芬絕祀，於是查理曼的帝國便告完結。

但在某一方面，這完結亦極關重要。在墨森分帝國爲二，有一種富於將來的意義：它把東方純粹日耳曼語區與西方混雜的拉丁語區分開。它以語言爲出發點，畫了一根民族分離線，使我們祖先只管自己的事。東法朗克是德國，西法朗克是法國。於是從前用力團聚在一起的東西，現在又解散了，可是也送了一種緊張得多的聯合。因爲東法朗克征服各族，奪取了超乎各族之上的整個王權，使日耳曼人繼續前進。

仔細觀察這樣成立的組織是必須的事。純粹自表面看，那國度從北海到阿爾卑斯山是一條

很窄的地帶。在最近幾十年的紛亂中，在西方來因河那邊，整個洛林④都喪失了，同時在東方，文德人⑤和斯拉夫人⑥直犯屠麟根森林⑦，美因河⑧谷及挨姆斯河⑨。此外匈牙利人又從南北兩方侵入，迄無寧日。在國內，各族公爵與完全式微的中央政府脫離關係。最重要的公爵有四：屠麟根公爵與之聯合的薩克森公爵，法朗克公爵，巴燕公爵和士瓦本⑩公爵。但在他們境內，到處都散佈着法朗克國王所施贈的土地，教士——主教和住持——的處所。這些教士為世俗貴族所束縛所壓迫，他們無疑地是較弱者，所以他們十二分留心，要擁戴一個最高主宰者，一個國王，以便各公爵侵害他們時，有個保護。這便是東法朗克王國開始時預計的情勢。

因為各主教的勢力，康納德第一⑪即了王位。但是他的勢力的基礎太小了，他與薩克森的亨利⑫，巴燕的亞爾諾爾夫⑬和士瓦本的各貴族爭鬥，毫無結果，弄得精疲力竭。他逝世的時候，他才看清楚，只有一個比他強的人，才能解決付託於他的任務。他把國王的璽綬着人送給他最佔優勢的敵人薩克森公。這樣一來，王權又移到自從阿明時代以來，我們已經認為天賜的發展勢力的北方地盤的所有者，同時又移到為了愛自由長期與查理曼大帝作對的那個種族。亨利第一完全明

白時代的任務。他行爲的方針可以簡言如下：自己不與其他公爵發生糾紛，用盡全力鞏固並擴大自己在薩克森的基礎。他修建城堡，訓練軍隊，然後向東突進，把文德人擊過易北河，直到俄得河畔，與自己脫離關係。九三三年，匈牙利人入侵，在他城堡附近完全崩潰。丹麥人只有把什來灣^①這邊的地方交出來。最後這位深謀遠慮，富於精力的君主，還有項重要的獲得：他使洛林又屬於東法朗克王國。

亨利的兒子鄂圖第一^②，因為他父親的功業，有了堅固的基礎，他可以進一步正經地實行做國王的任務了。爲了這，自然要經過激烈困難的奮鬥，特別是世俗的貴族，各公爵，與他爲難。他征服了他們，把他們的土地給他的親戚，因為他希望這樣一來，可以確實把各個分地守住。可是貴族又反叛了，其中有他自己在士瓦本的兒子和在洛林的女婿。他又勘定叛亂，尤其是爲了統一的原故，大敗匈牙利人，九五五年的雷赤斐德^③的勝利，證實了鄂圖的統治權。但是他從痛苦經驗中得到的教訓，是選出教會中的人物做他王位的支柱，去代替那些靠不住的世俗貴族。他把財產和權利贈給主教，防備他們參與外事，並增加他們的人數，爲什末呢？因為他實在能够支配它們。他任命主

教，主教的勢力不是世襲的，不是以那企圖分離的原始細胞，——種族——為根據的。只有他們存在才能對各公爵組成一種均勢。同時主教因為享受了各種恩惠，應該做國王的部下，以他們的收入供給時常遷移的王宮的費用，他們的子孫應在軍中服務。獎勵主教的利益是很明顯的。在舊日麻木不仁，牢不可破的公爵隊伍中，加入一排新鮮活潑的主教，他們易受影響，可與國王以最大的利益。全部密切的團結已在這裏開了端。東法朗克王國開始變成一個堅固的集團。好像一串綿延不斷的山脈，突出於歐洲西部，南部和北部的各種小形體的上部，東方的斯拉夫族，如文德人，波蘭人和波西米亞人，都屈伏於它的陰影之下，他們都承認鄂圖的統治權。

最後，鄂圖更採取斷然的步驟，越過法朗克王國的原有境界到意大利去。九五一年他應勃良第的阿得爾海得①之召，已至倫巴，使她服從他的命令，嗣後又因教皇求援，于九六二年至羅馬。以後他用了十年工夫，使半島成爲他帝國的一部分。他同兩副面目的羅馬人奮鬥，同要脫離他監督的反抗的各教皇奮鬥，從南北兩方去箝制永久城市，和教皇國進逼到亞浦里亞②。於是團結一致不可動搖的巨大物體大爲擴張。它在西洋佔有絕對優勢，無人能敵。薩克森人踏上了法朗克人查

理曼的道路。他奪取了意大利，即到地中海的橋梁，地中海是當時世界的大洋，與東方貿易的處所。統一世界的理想，因世俗領袖與教會領袖的混合而復唱凱旋，它的支持者現在是日耳曼人。單簡地說，這是鄂圖大帝一串事功的最高峯。假若查理曼大帝的改革，把歐洲的政治重心，從地中海的南岸，移到了歐洲大陸的軀幹，那末鄂圖大帝的改革，更把這重心集中於中部。而且後者的形式較之前者有一項重要的長處，即基礎較為堅固，因而較為持久。就一般情勢而論，在德國遠近的周圍，沒有較大的權力中心，只有一羣互相爭鬥的較小和最小的單位，所以中部的弱者，因為內部緊密的團結，竟成了強者，現在東西兩方敵着的，延長的側面，不是外面敵人侵入的門戶，却是向外侵略的門戶了。德國地勢的弱點，因為國內指導有方，變成了上升的階段。

這一層最初沒有明白顯露出來。鄂圖第一創業不久以後，便經過了危險的試驗，因為他的兒子鄂圖第二，孫子鄂圖第三，不能保持他們所承受的產業。鄂圖第二與鄂圖第三甚至於做了錯事，怠忽北方的日耳曼正宅，把目光轉到南方意大利的前屋。當他們躪在意大利半島糾紛之中並且早死的時候，國內東方的邊境地方和勢力範圍都分崩析離了。丹麥人入侵，文德人獨立，並且收復

他們被佔的土地。波蘭人和波西米亞人都脫離羅馬國王的統治，波蘭的波勒司拉夫大胆者^①合併麥爾恩^②和細勒西亞^③並且把手伸入波西米亞。雖然如此，國家的核心仍克服了它邊境的震撼，國君的萎靡和昏迷，因為恰巧在最黑暗的時候，鄂圖制度的柱石，主教，大顯身手，保護國王，不准人侵害他們的權利。當鄂圖第二逝世之後，其十三歲之子為巴燕的亨利喧嘩者^④所支配的時候，他們就一齊出面，請皇太后阿得爾海得和皇后泰俄法諾^⑤垂簾訓政。當鄂圖第三逝世時，他們又馬上出來，迅速選立新君，以免貽誤大局。他們選出來的巴燕的亨利第二^⑥，即前述喧嘩者之子，聰明謹慎，是從前健全政策的復興者，他鞏固主宅，肅清附近的小諸侯。易北河與俄得河中間的文德人變成了朋友，波蘭人被阻于波西米亞。意大利只須皇帝短期巡幸便够了。在德國內部，亨利制止諸侯的鬥爭，完全同鄂圖第一一樣，庇護主教。以後他的繼任者，薩利耶族^⑦的康納德第二^⑧，能够根據那從新強盛堅固的國基，向西大胆侵略，使全部版圖大為擴張，獲利無算。他自己沒有國土，但因為親戚關係，努力求得殷富的勃良第王國，即現在法國的南部。他用全力從事這項幸運。因為別人也要他所企圖的地方，他把它包圍起來，同時他又佔領倫巴，終於得到了成功。勃良第成了東法

朗克王國的一部分。于是得到了與地中海的直接連絡。並在阿爾卑斯山邊得到了到意大利去的一條大道。南方的寶物，東亞的出產，都暢達于萊茵流域和德國，沒有阻碍，鄂圖大帝的向上政策，在約六十年之後登峯造極。它對於將有如何的希望，現在才完全表現出來。

康納德第二在那最初極為狹隘的日爾曼中部，繼續發展勢力；朝意大利和勃艮第方面，不斷略取新地，隸屬於軀幹，在德國君主領導之下，再成立一個統一的歐洲；這都是可以想像的事。爲什麼沒有這樣實現呢？東法朗克王國與法朗克帝國相反，沒有遭遇分裂的不幸，據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凡做領袖的皇帝，都是超羣絕倫，果敢有爲，志趣堅定的人物。那末限制他們發展勢力的衝動，限制他們盡量實現所有宏大的統一理想的，究竟是什麼呢？鄂圖第一與康納德第二的偉大的道路爲什麼沒有被人走完呢？這些問題的回答，不難尋找。雖然帝國是不可分解的，因爲內部有項很大的長處。但在統治方面因爲一種別的關係，受了阻碍。統治權不是很單簡自然地從父親傳到兒子，一部分有選舉權的諸侯却有十分重要的影響。他們自始就有重要的發言權，所以統治者依屬於他們。這塊使是最初我們在各族與各族公爵中所看見的分離企圖的出路。我們知道鄂圖第一滅

輕了這種壓迫，以主教爲工具去抵制。這種方法用了幾十年，都有成效。但是其中却藏有一種當初未曾料及的危險。主教在國王恩寵之下，也強盛起來，甚至逐漸有脫離俗人干涉的鮮明傾向。第一個覺得這種情形的是康納德第二。他限制對於他們的恩寵，以恩寵施於別的新階級。他降格相求，扶助城市的中等階級——大半是在主教手下的——政府黨的人，諸侯的臣僕或官吏。可是這樣辦了好久，內部發展的進行，並不會因而停滯。因爲教會恰巧在康納德逝世之後，藉克呂尼阿成運動的形式，對於他們更加脫離俗人干涉的企圖給予了一種異常的興奮。

這個由它的出發點，法國克呂里寺而得名的運動，最初只有純粹宗教的色彩，只要喚醒人去深研並且改革精神生活。它是宗教方面的一種革命，因爲它反對教士婚娶及買賣教會官吏的惡習。但是改良的願望，同時亦喚起了勢力的，甚至支配西方的願望。教會統一的理想，曾與世俗統一的理想混合了許久，現在開始脫離，它要獨立自主地活動。教會在皇帝武力保護之下，逐漸強盛，要完全與皇帝脫離關係。這運動時而從克呂里向意大利突進，時而略取教皇座位，並且以教皇座位爲出發點，要求統治權，甚至要求獨裁權。但是它從勃良第，也找着了到德國去的入口，供給在這時

候覺醒過來，要增加他們勢力的各主教以新鮮的養料。

這件事是在康納德的兒子，亨利第三③時代實行的。他絕不是一個因為自己懦弱，屈伏于教會的教徒，但是他因為看到克呂里派運動的勝利，看到自己是在一項新的事實之前，不得不鄭重應付。爲了不避免起見，他去做他們的領袖。他在國內宣佈宗教和平，勸告人民普遍諒解。他以皇帝的資格，做那對於帝位有切身危險的潮流的代表，在意大利也與教皇妥協，逼他服從他的意志。他把教皇從羅馬派紛紜之中解放出來，使他不受左右的限制，將克呂里一般人物所要求的東西贈給他：獨立自主——但是皇帝恩賜他的一種獨立自主。

以後接着他的統治，發生了對於世俗中央政府的一個嚴重的不幸。當亨利第三死的時候，他遺下了只有六歲的一個兒子，亨利第四④。帝位孤獨，男孩的母親是法國人，絕對不能滿足人們對於東法朗克君主的要求。於是那些有分離企圖的野心家，馬上就伸手去抓那最高的空位置，而且不獨世俗野心家爲然，即教會方面亦復如是。哥倫⑤大主教，兩個主教和兩個公爵共同作了一次政變。他們挾制幼主，以後令帝國議會議決，叫幼主疆土內的諸侯，暫時執行王權。這是神聖羅馬帝

國歷史上的一個危機。從現在起，公爵和主教的要求不斷增加，做皇帝的應付他們愈過愈爲困難。爲了保護王位，亨利第四作了迫不得已的辛苦奮鬥，故其運命實爲悲慘。德國小諸侯自私自利的行爲，成了教皇船帆的風，因爲同時他也要限制以前的皇帝的權勢。第一個步驟是把選舉羅馬教皇之權，給予紅衣主教，又在議決這件新章的訓令中，將皇帝的權力定得十分含糊。亨利第四年少時，曾由哥倫的主教安諾^①和布勒門^②的主教阿達爾柏^③輸流監督，當他脫離了他們的監督，自掌大權的時候，不久就看到一個敵人的聯合戰線在他面前，因爲存心反抗的帝國各公爵和教皇格里哥利第七^④共同行動。前者想廢除他，後者駁斥皇帝任命主教的權利。教皇開除皇帝的教籍，準備到德國去同諸侯談判。于是有亨利第四到卡諾沙^⑤作重要懺悔之舉，他逼着克呂里的格里哥利第七，取消他的破門令，於是聯合戰線因以破裂，但同時這也是世俗中央政府困難的象徵。以後常是重新爭鬥，那遭遇盤根錯節的君主，費了千辛萬苦，才保着自己的地位，後來他自己的兒子亨利第五^⑥，率衆叛變，奪了父親的王位，他終于失敗了。

如果我們觀察亨利第四令人感動的命運，那我們就可以完全明白，鄂圖第一與康納德第二

式的皇帝聲威不能繼續發展的原因了。下層建築動搖了，內部的力量不能調和，互相對抗。自十二世紀初葉以來，德國君主的指揮權也明顯地式微了。亨利第五登極的方式，已經逼他成了皇帝敵人的黨員，對於諸侯不得不大事遷就。以後他于一一二二年窩牧^⑦政教條約中，不得不對教皇宮廷作最後的讓步：以後主教由教皇授予官職。由國王給予封土。他們處於兩大之間，有比從前大得多的自由。最近的兩個皇帝無形中都隸屬於羅馬。蘇普林堡的羅塔^⑧和康納德第三^⑨，都不能用全部的力量去建立他們自己的勢力，因為他們常是應為教會服務。兩個人做這，不是純粹自動，心中實不願意，但是異常強烈的時代潮流，克呂里派運動的鼎盛，襲擊着他們，把他們拖着一路去了。所以一個在意大利為教皇的戰鬥中，弄得精疲力竭，一個受了他人的感動，去參加解放在巴勒斯坦^⑩聖地的第二次十字軍之役。一個犧牲了他的健康，一個犧牲了一批很大的隊伍，沒有人能夠完全克服在德國的敵人。恰巧十字軍之役是教皇宮廷非常歡迎的方法，因為整個西方人物都熱心去追求從摩罕默德教徒手中，解放基督故鄉的神聖目的，可以多獲得教士的領導權。十字軍之役也不是皇帝決定，是由教皇決定的。

可是除此以外，還有一種別的情形，足以妨碍並縮小西方世俗的領導權。即歐洲中部的周圍，組成了一些堅固的政治單位。在西班牙，分爲卡斯提爾^①、雷翁^②和亞拉岡^③三部；在法國，卡彼^④、朝逐漸得勢，把許多土地據爲己有；英國因爲威廉侵略者^⑤和他騎兵的努力，緊密的團結起來了。在意大利，南方的西西里島^⑥成了諾曼國的^⑦核心，同時北方的倫巴，已經分裂爲渺小的城市國家。外面的情形如此，內部的情形亦復如是：各個勢力都自己分離，抵制共同的計劃。當神聖羅馬帝國的基礎的德國，企圖分崩析離的時候，歐洲開始土崩瓦解。

現在如果斯陶斐爾族^⑧想保持帝國舊有的形式，甚至加以擴大，使皇帝權勢重新得勝，就全局看來，實在是一件偉大的企圖。因爲要違反發展的趨勢，因爲有無數的敵人當道，因爲他們的攻擊，適足增強敵黨的勢力，並且使之趨于極端。一一五〇至一二五〇年之間，對於我們有永久的光榮，因爲它顯出德國民族性最深刻的各方面：大胆地，極度地渴望自由，並且常是對於一種理想而犧牲。腓特烈第一^⑨的出發點，是教皇宮廷因康納德第三時代十字軍之役完全失敗而得到的嚴重的打擊。德國法國和英國，因爲教會的願望，勞師遠征，在東方所受的非常損失，使人大覺大悟，而

且喚起了普遍的失望。於是發生了一種盼望世俗權勢復盛的輿論。斯陶斐爾族便利用它，儘量奪回權能。他與國內諸侯言歸于好，同時並向各主教要求寫牧政教條約所留給他的一切權利。接着不獨提出對於勃艮第的舊要求，更提出對於意大利的舊要求。照他自己的話，他的支柱是『兩種法律根據』：『皇帝的神聖法律和良美的習慣法』。他要藉這兩種法律的幫助，鏟除一切對於王位的侵害，恢復從前的狀況。他于一一五四年起，與教皇及倫巴底諸城作了幾十年的戰鬥。教皇亞歷山大第三④爲要避開他，逃到法國去，卽此足以證明，反對皇帝的教會中的人物，已經能够找別的政治勢力做後盾。但是北意大利諸城，最初受襲擊被迫讓步的，不久又起來了，團結成爲一多頭同盟，終于不可戰勝。結果是于一一七七年贖罪日在威尼斯⑤承認教皇，于一一八三年康斯坦斯⑥和約承認倫巴底諸城的獨立。在此時期中，腓特烈第一與薩克森及巴燕公爵亨利雄獅⑦發生悲慘的衝突。其理由與我們所討論的事情沒有關係。最重要的只是皇帝看到，應該把他國內最大，最重要，因爲移民政策在東方有過不朽功業的亨利雄獅的土地奪去，分裂薩克森，但巴燕大爲削小。這種現象足以證明，當意大利抵抗德國得到成功之後，在德國國內想保持中央勢力，該是

如何困難。因此，腓特烈第一採取一條嶄新的路線，以便獲取一種別的可靠的基礎，去代替從前的地盤。他伸手到西西里島上。當他叫他的兒子亨利第六^⑥與諾曼公爵威廉第二的女兒孔斯坦斯^⑦結婚時，就使斯陶腓爾族有獲得意大利南方島嶼的希望了。這是一項異常重要的事件。因為查理曼大帝與鄂圖大帝，都不曾把西西里島列入他們計算之中，它離歐洲樞幹甚遠，是一個視野與法德兩國完全不同的舞台。西西里島是地中海，是地中海的中央，有它特殊的政治原理。它所供給一個君主的機會，於德國地方無關重要，絕非必須。腓特烈第一的最後行動，是向東方巴勒斯坦的十字軍之役，因而喪失其生命，似乎大胆指出了西西里島的天然性質，是從西方到東方去的一個門戶。

所以在斯陶麥爾朝時代，皇帝思想又轉到它原始的出發點地中海去。重心又換了地方，從北方回到南方去了。從現在起，那原為正屋的德國變成側屋了。德國君主努力的根基不在故鄉了，他們的目標變得遼遠無涯了。亨利第六略得了他的遺產西西里島時，馬上又向北非，拜占庭，亞美尼亞^⑧和塞浦路斯島^⑨，實行羈縻政策。他早死之後，德國選出兩個國王，成了兩個敵壘，一為斯陶麥

爾族的腓力^⑤，一爲衛爾夫^⑥族的鄂圖第四^⑦。兩王的爭執是各個勢力繼續強盛的養料。腓力剛去世，教皇便推出在這時候長大的亨利第六和孔斯坦折的兒子，腓特烈第二^⑧，做國王，抵制鄂圖。當腓特烈第二于一二二二年過了阿爾卑斯山之後，法國人在布汶^⑨地方戰勝了衛爾夫族親善的英國人。於他大有助益，他因而獲得德國諸侯的承認。不久他就做巨大的嘗試，要「喚醒睡國的夢」。但他的跳板是西西里島，他母親的地方，他在這座島上佈滿了官吏網，並且準備在意大利也如法泡製。雖然他所採取的路線，與從前的腓特烈第一相反，雖然他不是從北方進攻，却從南方進攻，但是他屢次遭遇的，却盡是他祖父的經歷。教皇和倫巴底諸城都起來抵抗他。教皇宮庭的代表向他下破門令，召集歐洲許多政治的勢力，對「反基督」的皇帝作了一次莊嚴的審判。北意大利平原諸城不肯屈服，他們形體複雜，依固有法律而生長的世界，避免了隸屬關係。所以皇帝不能用武力去奪得從西西里島到德國去的聯絡地帶，他雖然百戰百勝仍沒有最後的勝利。至于德國本部，他只是在一二三五年，因爲他在那裏被立爲王的兒子亨利反叛了，還去過一次，于他總是很疎遠，漠不相關。實際上，它只是供給他在意大利作戰兵士的地方。因此，他正需要

諸侯的善意，正如他自己稱他們是他的『愛兒』一樣。他給予他們許多贈品，對他們大大讓步。他們在自己領土內，得到一些直到那時為止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具有的權能，如設關收稅，鑄造貨幣，執行裁判，保衛境土。國王就這樣依靠着於他不利的發展，世俗和教會的大人物都得到很大的自主權。那時常不在國內的國王的形態，對於阿爾卑斯山北邊的人民，變成了一個純粹的名詞，當一二五〇年腓特烈第二死後，他的兒子康納德第四^③曼夫雷德^④和他的孫子空拉丁^⑤在西西里島的戰鬥中尋到了他們的末日時，法國人很奇怪，德國對於斯陶斐爾朝最末兩代令人感動的命運，是如何漠不相關。爲爭西方領導權的偉大戰鬥，在最后各旗手入墓之前，早已遠離歐洲中部的帝國了。

① Ludwig der Fromme 爲查理曼之第三子與繼位者，執政時期爲八一四至八四〇年，曾與其諸子爭戰。

② Verdun 亦譯維丹，爲法國東北城市及要塞，歐戰時的鑿戰中心點。

③ Mersen

④ Lohringen 爲佛該孫 Vogesen 森林與來門片岩質山脈 (Schiefergebirge) 間的陷形地，戰前屬德，現屬法。

⑥ Wenden 中古時代德人泛指其邊鄰的斯拉夫族，現指在勞西次 (Lansitz) 居住之斯拉夫族。

⑦ Slaven 印度日耳曼族的一支，分東斯拉夫 (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白俄人)，西斯拉夫 (波蘭人文德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 南斯拉夫 (塞爾維亞人，克羅阿特人，Kroaten 斯羅文人，Slowenen 保加利亞人)。

⑧ Thüringer Wald 在德國中部屠麟根邦。

⑨ Main 萊茵河最大的右岸支流。

⑩ Elbe 德國西北部河名，流入北海。

⑪ Schwaben 民族遷移後阿雷曼尼人和緒芬人所住之區域，在黑色森林 (Schwarzwald) 的兩邊，內卡河 (Neckar) 畔，上萊茵谷中及地湖 (Bodensee) 之濱。

⑫ Konrad I. 德意志國王，在位時間為九一一—九一八。

⑬ Heinrich von Sachsen 又名亨利第一，康拉特第一的繼任者，在位時期為九一九—九三六，九三三年擊敗匈牙利人，擊威大振。

⑭ Arnulf

- ⑬ Schlei 河狀似的波羅的海的海灣，在什列斯威 (Schleswig) 東岸，長四十公里。
- ⑭ Otto I., der Grosse 在位時期為九三六—九七三。
- ⑮ Teufelsfeld 士瓦本與巴燕的高原。在雷赤河與威爾塔河 (Wertach) 之間，離奧格斯堡 (Augsburg) 不遠。
- ⑯ Adelheid von Burgund 鄂圖第一之后，于九九一至九九六年執政。
- ⑰ 即現在的梵諦岡國 (Vaticano)。
- ⑱ Apulien 意大利東南地名。
- ⑳ Boleslav der Kühne
- ㉑ Mähren 現捷克斯拉夫的中部，在波西米亞之東南。
- ㉒ Schlesien 在普魯士東南，據俄得河上流，現分上細勒西亞 (南) 與下細勒西亞 (北) 兩部，上細勒西亞東南的一部分，現屬捷克。
- ㉓ Heinrich der Zänker von Bayern
- ㉔ Theophano 拜占庭的公主，鄂圖第二之后，鄂圖第三之母，卒于九九一年。

② Heinrich II. (973-1024) 1002年爲王，1014年爲帝。

③ Salier 爲法朗克族的一部，古代德意志帝國三帝系之一（看拙譯德國史綱四四頁註五六。）

④ Konrad II. 于1024至1039年爲帝，獲取勃長第王國。

⑤ Ottinianser 爲法國克呂里（Cluny）寺的僧侶，在十世紀和十一世紀時，復興古代本尼提克特（Benedictine）教規，實行宗教改革，對於教皇的獨立，有重要影響。

⑥ Heinrich III. (1017-56) 1046年在羅馬城北之蘇特里（Subiaco）廢除教皇三人，扶助克呂里的宗教改革運動。

⑦ Heinrich IV. (1050-1106)

⑧ Köln 德國萊茵河右岸城名。

⑨ Anno (1010—76) 大主教，亨利第四的教師。

⑩ Bremen 德國第二大海外貿易港口，濱威塞爾河。

⑪ Adalbert (1000-76) 大主教，亨利第四的教師。

⑫ Gregor VII (1020-1085) 原名 Hildebrand，于1073年任教皇，改革『西門之罪過』（Simonie）看何炳松編

譯中古歐洲史頁一四七) 禁教士婚娶, 爲亨利第四之敵。

⑤ Canossa 意大利的堡壘遺蹟。

⑥ Heinrich V. 于 1106—1125 年爲國王。

⑦ Worms 亦譯瓦姆斯, 爲德國黑森邦縣城, 萊茵河。

⑧ Lothar von Supplinburg 在位時期爲 1125—1137 年

⑨ Konrad III. 霍亨斯陶芬 (Hohenstaufen) 族的第一個皇帝, 在位時期爲 1138 至 1152 年。

⑩ Palästina 在地中海東南岸, 敘利亞之南。

⑪ Kastilien 西班牙中部地名, 分新卡斯提爾 (東南), 與舊卡斯提爾 (西北), 亦譯加斯德辣。

⑫ Leon 在舊卡斯提爾之西, 亦譯良。

⑬ Aragonien 西班牙東北地名。

⑭ Kapetingor 九八七至 1328 年之法國王朝名, 其旁支延至 1792 及 1848 年。

⑮ Wilhelm der Eroberer 諾曼底 (Normandie) 的公爵, 因 1066 年哈斯丁斯 (Hastings) 之戰獲得英國王

位。

④ Sizilien 地中海內意大利的島嶼，以墨西拿峽 (Messina) 與意大利相對。

⑤ Normannen 斯干的那維亞半島上的北日耳曼民族。

⑥ Staufer 即霍亨斯陶芬族，看拙譯德國史綱頁四四，註五六。

⑦ Friedrich I. 綽號紅鬚 (Barbarossa)，生于一二一一年，在位時期爲一二五二—一二九〇年，于第三次十字軍之役，擢斃于小亞細亞南部之塞勒夫河 (Seleph)。

⑧ Alexander III. 一一五九—一一八一年任教皇，爲腓特烈第一之敵，藉一一五九年教皇選舉法的改革，排除德皇的勢力。

⑨ Venedig 意大利東北的省會，建于亞得里亞海沼中之百十八小島上，以鐵道堤與陸路相連，中古時代爲歐洲通非亞孔道，壟斷東西洋貿易。

⑩ Konstanz 德國 巴教地湖 (Bodensee) 旁城名。

⑪ Heinrich der Löwe (1129-1188) 皇帝腓特烈紅鬚之表弟。

⑫ Heinrich VI. 在位時期爲一一九〇—一一九七，他把德國的重心移至西西里王國。

⑤ Konstanze (1152-98) 腓特烈第二之母，得西西里王國遺產。

⑥ Armenien 現爲外高加索蘇維埃聯邦之一。

⑦ Zypern 在地中海東部，屬英。

⑧ Philipp von Schwaben 腓特烈第一的幼子，在位時期爲一一九八至一二〇八年。

⑨ Welfen 德國的侯爵。

⑩ Otto IV. 亨利雄獅之子（亨利雄獅之姑爲腓特烈第一之母）于一一九八年均選爲王，與腓力對抗，爲腓特烈第二所屈伏，一二一五年卒。

⑪ Friedrich II. (1194-1250)

⑫ Bouvines 法國諾爾得縣的村名，在里爾東南十三公里。

⑬ Konrad IV. (1250-54) 爲爭在意大利祖傳之國土，與反對之各國王作戰。

⑭ Manfred (1282-1266) 教皇以西西里王國予法國王聖路易之弟安知之查理 (Karl v. Anjou)，查理率兵南下入

西西里王國，曼夫雷德戰亡。

⑤ Konradin (1252-68) 康納德第四之子，十五本公爵，被安如之查理敗于塔利阿科左 (Tagliacozzo)，亡國後生，爲霍亨斯陶茨族帝系最末之人物。

第四章 帝國的分裂

當中央政府消逝了的時候，從政治方面觀察，我們的故國的情形是怎樣呢？在唯一領袖下的大團結，遺下了什末東西，給將來的人做遺產呢？單簡言之，是小邦林立，紛亂擁擠，大小獨立諸侯，多于過江之鯽而已。想確定一個數目，異常困難。教會方面的統治者總計有九十人，世俗方面的一定還要多。如果我們回想皇帝時代初期的四五個種族公國，以及當時比較少的主教區和住持領土，那我們就不得不承認，代替一種單簡化，發生了因分裂而大為增加的現象。同時在德國境界以外，却有完全相反的發展，斯干的那維亞半島上，成爲瑞典，挪威和丹麥三個王國，英國因爲國會的設立，內部團結重新鞏固，法國一塊一塊的土地逐漸屬於卡彼朝，西班牙分爲納瓦拉，亞拉岡，加斯提爾和葡萄牙四王國，在意大利，北方擁擠的諸城，已經變爲比較廣大的城市政府，所以到處都在開始克服四分五裂的現象。這種分別用什末去解釋呢？這個幾百年來不斷致力于領導並統一歐

洲的國度，現在內部竟弛鬆了，究竟是哪項事情的罪過呢？如果我們仔細研究這件事的根本，那我們就可得到一個結論，即皇帝的權勢恰巧是引起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爲得使皇帝的權勢有效，而且永遠不替，正如我們看到的一樣，它自始就必須把服從它的勢力——各主教——擴大，當做根據地，去抵抗各族企圖分裂的勢力。于是主教的數目便增加了好多倍。但是當大主教與主教，因爲教皇的行動，脫離了中央政府的直接影響以後，中央政府只得把那些于它特別危險的，太擴張的區域，分割若干給予新的人物。我們只要想一想腓特烈第一對於亨利雄獅領土的處置方法，便可得到上述手續一個明白的比喻了。此外，國王又把土地封給有特殊功業的侍從，于是又創立新的組織。最後，各邦及各小邦的所有者，如果有了功勞，國王更把自己享有特權的財寶償付他們。這幾行簡單的敘述，便是十三世紀表現在我們面前的德國四分五裂的始末源流。

雖然如此，有兩個重要觀點却不可忽略：第一，像我們今天所有的德國兩字的概念，在當時是沒有的。德國兩字的意思是『通俗的』，是普通人的語言，和學者所用的拉丁語互相對立。在這裏最初露出了一點人民個性的感覺。但在政治生活與經歷方面，還不能當作有意識的聯繫的力量。

第二，帝國二字，照現代的觀念講，不會負有國家的，却負有一種國際的使命。它的代表也覺得叫薩克森公爵和波蘭國王服從他的命令，是他的天職。勃良第和意大利，正如士瓦本和巴燕一樣，都是他國土的一部分。因此，不宜責備君主如鄂圖大帝等人的態度。問題只是要列舉事實，他們不要德國本身，却要以我們現在所稱的德國爲出發點，努力儘量擴大他們的勢力。這種努力在約近三百年內，成功我們剛才打算指爲特徵的狀況。直到放棄了皇帝思想，中部地方才可劃分界限，成立一個特殊組織，因而只管自己的任務。但是在皇帝思想不能實現的那一刹那，四分五裂堵塞了對全體的任何希望，以極不幸的方法，阻碍如當時在法國或英國正在進行的團結。因此，德國成了歐洲的犧牲，在整個的將來受了無窮的痛苦。

許多邦國的並立，自然而然地要引起一種強烈的競爭，加之各部分也絕不能平等，這一部分的版圖非常偏小，那一部分的疆域又異常廣大。大邦壓迫小邦，總想損人利己。在他方面，若干君主的許多兒子享有土地的遺產權，于是又有新的分裂。從羣集的大主教，主教和住持，公爵，邊疆伯爵，伯爵和貴族之間，早已產生了一批特殊的財產家。那便是享有優越地位的七個選侯。三個教會諸

侯：哥倫馬因斯②和特里爾③的大主教，和四個世俗諸侯；來因普法爾次④伯爵，波西米亞國王，薩克森公爵和勃蘭登堡⑤的邊疆伯爵，具有選舉國王之權。他們在德國沒有任何高級指揮的，虛君時期半黑暗狀況中突然出現。于是在集團之中，發生了一種自然淘汰，在無秩序之中，得到了一點秩序。可是這少數的人，不能指揮成百地位幾乎相等的人。現在和從前一樣，應有一個人做領袖，這個人始終是國王，與過去相聯結，應有羅馬皇帝的名義。但是他在事實上怎樣去統治呢？這是一個重要問題。爲他留下的國王職權，不足爲他創造實在的勢力。甚至處置從前國家財產，必須得到各選侯的同意，方才成功。他的財政異常拮据，他隊伍的戰鬥準備，要靠諸侯的善意。所以就整個局面看，國王要想超越諸侯羣之上，只有一個方法，即在領土方面他應該儘量比他們多，因而比許多諸侯強盛。

現在第一個被選爲皇帝的，已經用清明的理智，採用這個方法了。那便是哈布斯堡族的路得福⑥，是上亞爾薩斯人氏。他于一二七三年被教皇直接選出，因爲他正計劃一次十字軍之役，需用一個皇帝。可是路得福慎重的留在家裏，盡力尋找擴大他疆域的機會。他恰巧在各邦諸侯中最強

者，波西米亞國王鄂托加爾第二。那裏找着了機會。鄂托加爾第二佔領了奧地利、坎騰和從前爲腓特烈第二據有的斯泰因馬克。路得福向他要求交出鄂托加爾第二戰死。于是路得福把奧地利和斯泰因馬克交付給他的兒子們，因而樹立了哈布斯堡朝勢力的基礎。他略得領土的方法，爲他一切後繼者所摹仿。亨利第七原爲盧森堡伯爵，席捲波西米亞、巴威路易把勃蘭登堡據爲己有，並且獲取更多的土地，直到各選侯阻止他時，方才罷休。完成這種新方法的人物爲查理第四，他除他的本國，波西米亞「要塞」和其前堡，細勒西亞各公國外，還從巴燕人手裏計取了勃蘭登堡，又打開他家對於匈牙利的希望——如果哈布斯堡族絕祀的時候，他也可以得到哈布斯堡族的產業。他用目標異常堅定，工于計算的行動，實行他的計劃，以致他的國家實在突出于好多諸侯房屋之上，好像一座大宮殿，他是全體被選者的領袖，具有實在的優勢。因爲他的成功還有一項重要的決定，即除德國北部外，我們稱爲可以發展勢力的歐洲第二平原多瑙區域，從現在起，接收了領導權。

本來現在可以有重新大一統的傾向。但是不會實現，反之，開始分裂的現象却有不可遏抑的

進步，在這方面，實有許多原因。第一是各選侯的勢力，繼續大大增加。查理第四爲得要放手把他的土地聯成一片，最初遇到了各選侯的若干抗議，他作重要的讓步，於是又提高了，或許實在完成了他們的獨立自主。一三五六年，在麥次頒布金詔，於是七大選侯具有關於他們境內礦產，造幣廠，鹽務和類似物件的主權，這以前還是直接歸國王處理的，現在他們却有了保障，不怕上司干涉了。現在他們如願以償，完全由自己處理一個自己的境土了。他們是貨真價實的國君。以後在長時期內，沒有人能够阻止其他不屬于選舉階級的諸侯，企圖並逐漸具備同樣的特權。于是那已在進行之中的帝國分裂作用，這樣更大爲促進，成功完全各個獨立的部分。

就全局觀察，帝位所有者權力失效的第二原因，是斯陶腓爾族登台時，直到現在完全基于土地所有權上的德國社會組織，因爲城市的勃興，逐漸被破壞了。這是我們民族在歷史上所作的最大的內部革命。如果要人想像它的意義，只須回憶幾件事實便夠了。在神聖羅馬帝國時代，因爲居民的性質是一律農民的，所以只有土地爲各個人的產業。整個地皮都屬於國王，他用整個地皮的片段，分封給教會和世俗的諸侯。大的封建君主再封給他一方面的小藩主，以此類推直到農民，只

有很少的地方，尚有自由的農民。雖然可以有許多階級，但整個構造是比較單簡的。一只多眼的網，從王座上散佈全國，最重要的變化，只是領地很快變爲世襲，即所有權變爲固定，尤以上層階級爲甚，因而成了許多零碎地區的基礎。但是向下的隸屬關係仍持續不變，土地及其出產是所有者唯一的標準。不過現在這個網眼中，逐漸生長了一種完全不同的組織：城市。這城市不與德國西方和南方從羅馬人時代遺留下來的一樣，大半是諸侯創設的，因爲他們要在自己境內，有一個交換貨物的地方，市場，以便徵收關稅。但市場逐漸長大，手工業者聚合而爲商人，成功一個團體，藉着周圍他們的城牆的保護，開始增加。城市的空氣掃除了舊日的習慣，它脫離了封建制度的關係，于是按照特殊生活條件分組的人們，得藉以發展。在老世界內發生了一個年青的世界，有它自己的性質，有它自己的法律。代替從前以貨易貨的習慣，逐漸使用錢幣，不必再事耕種。在德國，城市得到重要意義，恰巧又慢又遲，但在十三世紀時，它已經有過一次巨大上昇的紀錄。試想當時在我們故國的北方和東方，建立的城市約有八百，我們就明白開始劇變的範圍了。十四世紀中，全部人口已經約有三分之一在城市中生活，而且較大的城市，已經過渡到獨立自治的地步了。這種新的組織，到處

都推移到以前的社會構造之間。市民階級挾着這種新組織去要求他們的勢力。他們生存的基本基礎在手工業和商業，不在農業了。因為新階級以團體的資格興起，又因各個城市的存在與生長，于是已破裂了的帝國的一統，更加紛亂。封建制度的核心被擊中了。如果封建制度按照它的性質是君主主的，即由國王主宰，那末城市制度便是民主的，即以自由市民的協合為基礎。這兩項怎樣能夠混合而且使之一致呢？這便是斯陶腓爾族在北意大利徒勞無功的問題，自哈布斯堡族的路得福以來幾百年的問題，同時又是使大一統更為困難的問題。這種內部的戰鬥是必然的。城市因為他們共同的利益關係，互相聯合，反對騎士，也反對各邦諸侯。在萊茵河畔與士瓦本，成立了這樣的同盟。瑞士各同盟從哈布斯堡朝的領土中分離出來，過一種強硬抵抗的單獨生活。為東北各商埠一種聯合的漢薩同盟，征服了波羅的海，把它們的關係擴展到倫敦和諾弗哥羅。市民的成績非常偉大，關於參與國家共同事業的要求，很可以說是由他們的成績引伸而來。他們在國會中，也爭得了議員。

看了上述兩項事實，全部疆土平面式的四分五裂和人民垂直式的堆積，中央政府不能充分

行使權力，是不用驚訝的事。此外多瑙區域的主宰者，看到要維持查理第四所獲得的勢力，不得不刻苦奮鬥。因為汾策爾①本人無用，因為在西祺門②統治時各部企圖分裂，國士遂以破碎。十五世紀初，勃蘭登堡歸于霍亨索倫③族。波西米亞因為胡司黨④徒有宗教色彩——實際的捷克民族的反抗——也叛變了。以后一四三八年，哈布斯堡族代替盧森堡族的時候，那不幸的腓特烈第三①因為繼長增高的紛亂和自己的一事不做，終于失去了一切土地。直到一四九三年馬克西米連第一②被選為皇帝，才又勃興，廣大土地的基礎重復團結。在狀況不定的幾十年中，德國是一個完全放任的國度。企圖分離的分子有自由活動的餘地，無人妨礙其發展。他們第一都只管自己，分離一事以極不幸的方式，變為永久狀況。只是到了有切身危險的一刹那，才有想到國家的念頭發生，如腓特烈第三因為要抵制瑞士同盟，請求法國國王援助，法國國王派遣阿曼涅克③雇用的野蠻的流氓兵，進攻瑞士，沒有結果，乃劫掠亞爾薩斯，極為殘忍的時候；如勃良第的查理大胆者④想侵入德國西部，應哥倫大主教之召，圍攻諾易斯⑤城的時候。看到這些現象——它們擲了一道銳明的電光照着歐洲中部的不省人事的狀況——有種思想，如對於從前偉大的回憶，吹過諸侯自私

自利的腦筋，但他們再也不能振作起來，去從事一種高尚勇敢的共同行動。在馬克西米連第一時代預備着手的帝國改革，最初按照柏托爾德·馮·亨內堡的建議，由各城市的代表組成一個帝國議會並收一種普通的租稅，但在可悲的開端時便停頓起來，最後只設了一個帝國最高法院，造了一個軍隊人數表，以備一旦戰事發生，每個諸侯應該供給國王幾多兵士之用而已。此外毫無變更。做各階級代表的國會，始終只是一般同床各夢者聚會所。部分終於戰勝了全體，但全體因其勢力逐漸損失，到處邊境受了犧牲。這種收縮作用于查理第四時開端，他完全有意地放棄了對德國舊日勢力的前堡，意大利和勃艮第的不可遏抑的要求。十五世紀初葉，做南方和西方損失補償品的騎士團也消逝了。那包括直到愛沙尼亞的波羅的海海岸與自亨利雄獅以來諸帝向東擴充國土的偉大創業，遇着聯合一致的立陶宛和波蘭的壓迫，只得退避三舍。同時漢薩同盟的力量亦漸式微。但在東南，土耳其人却突進不已。德國的衰弱，吸引周圍的國家都來乘火打劫。

雖然如此，却沒有令國本震撼的攻擊從外方來到。法國因為與英國的百年戰事，損失甚大，現在恢復過來，最先向意大利侵略。美洲的發現把其他勢力強盛的國家，如英吉利和西班牙的眼光，

移到遠方去了。這時候，哈布斯堡族的疆土異常擴張。馬克西米連第一把多瑙帝國重新鞏固起來，除尼德蘭④以外，更有獲得西班牙王位的希望，他的兒子腓力⑤以西班牙國王、女佐罕那⑥丈夫的資格，以後實登王位。皇室巨大的優勢，使軟弱的中央，得到了保護。

但是恰巧在這種保護之下，德國從自身，從內部發生了事實上的分裂。路得⑦的宗教改革把德國分爲兩個營壘，一個耶穌教的營壘，一個天主教的營壘。我們在這裏不要討論這位威丁堡⑧僧侶學說在宗教與世界觀方面的價值，只說他出現後對於政治方面的影響。這種影響在許多方面都十分深刻持久。無論如何，比在其他任何國家較爲深刻持久，因爲沒有一個國家和德國一樣，是由這樣許多不同的部分成立的，這些部分的存在，使人對於路得的熱烈教義，不能有一致的態度。斯干的那維亞半島和英國全體一致贊同，羅馬語系的國家⑨全體堅決反對。只是在德國有變化無常的贊成和反對的聲音，只是在路得的故鄉，從他的信仰告白中發生一種應該自相殘殺的戰鬥呼聲。不良的可呪詛的政治狀況，忽然暴露出來，十分明顯。我們很概括地把這項新使命的實際結果看一看！這位德國僧侶和一切『異端者』幾百年來一切反對羅馬教會的人一樣，要求回

返純粹基督教，如聖經之所指示者，回返清貧克慾，總之，要教士階級脫離世俗關係。但是這樣一來，他便擊中了當時社會組織的中心，這樣，他便傾覆了大主教和主教，住持和女住持的支配地位，否認他們在世俗的所有權。全部建築物的一根柱頭陷于動搖，要求教會諸侯脫離世俗關係時，特爲尤甚，因爲許多與他們競爭的人，聽見了十二分高興。世俗諸侯馬上明白，他們從這種學說可以得到何種利益，除他們以外，各城市也迅速着手促其實現。寺院以及整個主教區都被沒收，甚至教皇應該允許，將教會的收入交給當地諸侯，以便對他們維持忠實服從的關係。這樣推翻以前的社會秩序，使全部人民的大部分都受騷擾。不滿意的階級，如受城市打擊的騎士和爲大地主所壓迫的農民，都反叛起來，把聖經上的話拿來做證據，要改良他們的命運。但他們的叛變都很慘地失敗了。因爲時代于他們不利。時代第一贊同世俗諸侯大爲發展的力量，路得也讓諸侯作其臣下宗教生活的最高監督。但中央政府對於這一切取何種態度呢？皇帝查理第五^②不能作有規則，合乎中道，妥協的干涉嗎？當時哈布斯堡朝的疆土，十分廣大，從多瑙河起，延展到意大利的各部分，西班牙直到美洲，他便是主宰者，他佔着這種優越的地位，難道沒有必須的勢力，使德國的分裂中止嗎？我們

的理想如是，但事實却適得其反。恰巧這廣大帝國是他永久的障礙，因為他要保護國土，不得不總去抵抗外來的敵人法國、教皇和土耳其。如果他在這時候到德國，他那本來就不堅決的命令，沒有適當的力量，他一離開，事變仍按照自己的規則進行，不能遏抑。新教徒最大的一組，結結士馬爾卡登④同盟，與法國國王發生關係，把麥次、都爾⑤和凡爾登許給他。當皇帝終于把一切外來敵人都屈服了，要在德國命令和解釋的時候，薩克森的摩立次⑥起來反抗他，把已開始的妥協毀壞了。最後，與格魯堡的宗教和約成了唯一的出路，該約于一五五五年規定信奉舊教和新教的諸侯，平等共存，並允許賂得的信徒，保有直到一五五二年為止從他們接收過來的教會產業。

現在有一項異常危險的分離，來到林立小邦的紛亂之中，藏着大崩壞的萌芽。從並行變成一種對立。林立的小邦分爲兩組，提心吊胆，互相窺伺。舊教諸侯因反宗教改革強盛起來，打算收復失物。新教諸侯擴充勢力，毫不停止。一種暗鬥開始了，猜疑大盛。新教徒結爲新教同盟，舊教徒結爲舊教同盟。⑦大勢所趨，莫能挽回，只有戰爭。最後因爲一項似乎無關重要的事件，便把戰爭爆發了。一六一八年波西米亞反對哈布斯堡的統制，於是三十年戰爭⑧遂以開始。不久，兩個敵陣互相衝撞，

全部德國都被燃燒到了。

如果我們要用幾句話表示這種燃燒，那我們就可以說：它的發生是由于內部摩擦，它的旺盛亦復如是。但同時它召誘與德國為鄰邦的外國勢力，從北方和西方侵入燃燒的區域，以便略取土地，據為己有。丹麥國王基里斯當第四、瑞典王考斯道夫阿多發和法國黎塞留按次入德進攻，而且每次都是德國各黨派為外國侵略者打開到國內的道路。長久分裂以及因之而有的衰弱都達到了深刻狀況，在一六四八年西發倫條約中得到了它的證明。德國早已把什列斯威·好斯敦與勞恩堡割與丹麥，現在更應該把亞爾薩斯的大部分，布賴乍赫和腓力堡要塞以及麥次，都爾和凡爾登三主教區讓與法國。瑞典得到前波美爾與後波美爾的城市，魯根島，威斯馬，城，布勒門大主教區和維爾敦主教區。三個外國勢力侵入了德國。德國所有的大河口都受鄰國的管轄。但內部又為五十一座帝國城市，九十七個帝國伯爵，八十五個教會諸侯和六十個世俗諸侯組織而成。幾乎近三百的獨立區域，四面八方都為盛勢煊赫的強大國家所包圍。北方為瑞典，東方為波蘭與土耳其，西方為英吉利，荷蘭與法蘭西——這便是四百年分崩析離的結果。

- ① Navarra 西班牙北方的一省。
- ② Mainz 德國黑森邦城名，在美因河入萊茵河處之對面。
- ③ Trier 德國西部萊茵省東南城名。
- ④ Pfalz 在萊茵河西岸，亞爾薩斯·洛林之北，屬巴燕邦，亦譯宮伯領土 (Palatinat)。
- ⑤ Brandenburg 爲普魯士邦之一省，柏林即在其境內。
- ⑥ Rudolf von Habsburg 德國盧君時代後的第一個皇帝 (一二七三—一九一)。
- ⑦ Otokar II. 當國時期爲一二五三—一七八。
- ⑧ Kärnten 奧國南方的一部。
- ⑨ die Steiermark 奧屬阿爾卑斯山的地帶，即恩斯河與木爾河 (Mur) 流域。
- ⑩ Heinrich VII. 于一三〇八至一三二三年爲德王，將波希米亞給其子約翰，爲但丁所敬頌。
- ⑪ Luxemburg 歐洲大公國，在德、比、法三國之間。
- ⑫ Ludwig der Bayer 于一三一四至四七年爲德王，與腓特烈美男子合作。

② Karl IV. 在位時期爲一三四六至七八年，一三五六年頒金詔定國憲，立德國第一大學（布拉格）。

③ Metz 法國城市與要塞，在洛林省，摩塞爾河 Mosel

④ Die Hanse 意即『會社』，爲十三至十七世紀德國海岸及內地多數商人和城市的組織，會員有時達九十。

⑤ Nowgorod 俄國城名，在易爾門湖 (Imensee) 北岸，九世紀爲俄國首都，十三世紀爲漢薩同盟會員。

⑥ Wenzel (1378-1400) 查理第四的兒子。

⑦ Siegmund (1417-1437) 查理第四的兒子。

⑧ Hohenzollern 世界大戰前德國皇室的姓氏。

⑨ Huss 波希米亞的宗教改革家，布拉格大學校長，說教者，受威克里夫 (Wyclif) 著作影響，宣傳教會弊端；一四一五年由康斯坦斯大會定罪焚死。

年由康斯坦斯大會定罪焚死。

⑩ Friedrich III. (1440-1493)

⑪ Maximilian I. (1459-1519)

⑫ Armagnac 法國伯爵，他所雇用流寇兵，後屬法國王查理第七，曾劫掠全部法國。

第四章 帝國的分裂

- ② Karl der Kühne (1467-1477) 勃艮第的公爵，法國路易十一之敵，曾為瑞士所敗，死于南錫 (Nancy)。
- ③ Neuss 普魯士萊茵省杜塞爾多夫 (Düsseldorf) 的縣城，在萊茵河西三十公里。
- ④ Berthold von Henneberg
- ⑤ Niederlande 現在的荷蘭與比利時。
- ⑥ Philipp 卒于一五〇六年。
- ⑦ Johanna (1479-1555) 查理第五的母親。
- ⑧ Martin Luther (10.11.1483-18.2.1546) 德國宗教改革家。參看何炳松編譯中古歐洲史第二十五章路得奧特。
宗教改革。
- ⑨ Wittenberg 普魯士縣城，濱易北河，路得會為該地大學教授。
- ⑩ 指法蘭西意大利和西班牙。
- ⑪ Karl V. 在位時期為一五一九至五六年。
- ⑫ Schmalkalden 普魯士加塞爾 (Kassel) 的城名。

② Toul 法國北部城市與要塞，濱摩塞耳河。

③ Moritz von Sachsen (1521-58) 亦譯摩里士，在士馬爾卡登戰爭中，燕子查理第五，因得薩克森侯位，一五五二

年查理第五訂日驪 (Passau) 條約。

④ 新教同盟原文為 Union 舊教為 Liga。

⑤ 起于一六一八年終于一六四八年。

⑥ Christian IV.

⑦ Gustav Adolf (1594-1632) 一六一一年即王位，獲取波羅的海東南岸，干涉三十年戰爭，戰死于呂詹 (Lützen)

⑧ Richelieu (1585-1642) 法國歷史上一個有名的人物。一六二二年被派為紅衣主教，自一六二四年起，為法國宰相，獨

秉國政，打倒貴族勢力，征服胡格諾派 (Hugonoten 意為同盟者，係十六至十八世紀的法國新教徒喀爾文派 Calvinist)。

干涉三十年戰爭，反對奧國，使法稱霸歐洲，亦譯立殊理。

⑨ Launenburg 普魯士什列斯威的城名。

⑩ Breisach 德國巴敦邦 (Baden) 的城市，濱萊茵河。

第四章 帝國的分裂

⑤ Philipshurg

⑥ Vorpommern und Hinterpommern 波美爾亦譯波美拉尼亞，爲普魯士的一省，濱波羅的海，俄得河西爲前波美爾，東爲後波美爾。

⑦ Rugen 德國最大的島，在波美爾的斯特拉爾松得(Stralsund)區的對面。

⑧ Wismar 德國北方梅辟捷察·許威林邦(Mecklenburg-Schwerin)的城市，濱波羅的海。

⑨ Verden 普魯士的縣城，在斯塔得(Stade)區內，濱阿勒爾河(Aller)。

第五章 諸侯的威勢

除上述政治變動外，宗教改革還引起了一種別的，十分普遍的變動，對於最近的將來具有極重大的意義。自從查理曼時代以來成立的宗教聯合是破裂了——不獨在西方，即在這塊我們要特別提及的德國亦然。於是為神聖羅馬帝國極關重要的，全體人民的信仰的一致，被排除了。團結的一種基礎消滅了。有什麼能代替它呢？世俗勢力成了唯一羈束的力量，特別重要起來。希特勒曾用下面的話來表明它：『這變成不定的世界觀的基礎，使純粹政治的組織形式，進行得愈為強固。』於是如今正在開始發展的原因，便藉着這幾句話完全顯露出來，此種發展在諸侯專制中，各統治者絕對全能中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這般統治者，無論他是公爵或邊疆伯爵，是國王或選侯，都變成了以一身為實際的中心點，決定一切的主宰者。但為解決他的任務，他需要一個分佈甚廣的組織網，實行他的命令，做他統治的工具，因為他們的國家，雖然大都很小，但仍是形形色色的，裏面包有田舍和城市，村莊和較大的鎮市，農人，市民和貴族。從前具有純粹農業性質的封建制度所產

生的那種官吏，不能適應這種複雜的新狀況了。因此，在這方面發生了一個異常重要的轉變：城市的行政手續由諸侯接受，因為那些辦法，最適于較大的區域和種種色色的情形。城市國擴展為國家，徹底戰勝了封建國。這種方法的結果甚為不同。當城市極度做國家模範時，在國內更得到更重要的地位，但同時它又長入——如果有人敢這樣說的話——國家之中，上升起來，因而失去它直到現在的特殊生活。邦君大都選最重要的鎮市做他的駐驛所，因而使該地做一邦的中心，首都。上述改革同時使社會組織明朗化，此種組織最好比着尖塔。塔尖是國王。與國王最接近的為貴族，據有政府中的高級位置，同時又是軍隊的指揮者。然後是城市市民的中等階級，他們做普通官吏，以司法和行政方面為多，此外又是重要經濟力量的負責者。做塔底的是那往往被迫為奴隸的農民。居民各階級從上至下，直到市民——他的勢力自然不斷增加——為止，以職業團體的資格，在地方議會都有代表，因為課稅和服役關係，都得到了列席權。這樣，德國有許多邦組成嚴密的團體，與從前的城市完全相似，藉着關稅界限，抵制周圍的世界，努力使自己的營業自由，大獲利益。我們現在所說的一個國家的經濟自給，當時在重商主義的名義之下，已有若干分成立了。每個諸侯都有意

發展他境內的實業生活，儘量獲利，獎勵農業，提倡貨物的生產，以便最後做國富民康的君主，擴張他朝廷的豪華。諸侯是全部生存的主宰者，獎勵者和企業者，保存者和增加者。他們的意志下至犁鋤，上至教士住所，大學和研究院。於是成立了一個五光十色的世界，有它不可否認的長處，同時亦有它確確實實的弱點。在一方面，強烈的競爭使各種力量緊張，工作活潑有生氣。在王位的重要人物的好名心，在許多地方無疑地產生了好處，大大促進了我們民族多方面的創造衝動。在他方面，各邦區域的界限，加強了德國人獨身生活，分離主義，頑固近視的獨立自主的傾向殊為可惜。追赴一種共同目的，一種包羅萬有的經歷的偉大傾向，却完全沒有。只當一個名詞的帝國，業已停止施行任何效力。

恰巧這種弱點，做了現在政治運命的記號。如果我們把三十年戰爭後的幾十年看一看，有件特別情形令人注意：每個諸侯都照着自己的意思，完全走自己的路，沒有阻碍。自從西發倫和約以來，他們有了特許權，可以規定並實行他們對別國的外交關係，為所欲為。凌駕一切的勢力，始終是哈布斯堡族領導下的奧地利，這一族也規則地做德國皇帝。但哈布斯堡族屢次作戰，從不曾把全

部德國聯合到一個旗幟之下。反之，時而這個，時而那個德國君主，時而一整組都成了維也納的敵人。沒有一部共同的歷史，只有各邦的歷史，它們的努力多半是分離的。於是宗教的對立不關重要了，重要的只是君主的利益。

雖然如此，假若我們總是看到全體，可以去討論情勢逐漸進步的話，那原因就在我們境界之外，在歐洲局勢變化之中，德國在這方面，不是主動的腳色，只是一個被動的腳色。開端的樣子自然十分惡劣。法國因為三十年戰爭，勢力大盛。巴黎政策的領袖紅衣主教馬薩林，要儘量使德國陷于永久衰弱狀況，為要達到這個目的，和黎塞留在三十年戰爭中一樣，採取一種包圍德國的政策。他因為要取得德國東翼各國的友誼，在財政方面幫助瑞典，以便易于維持它那不自然發展的勢力範圍，又同波蘭甚至土耳其發生關係。同時他又在西翼擴張他的勢力，德國小邦諸侯，于一六五八年，建立萊茵同盟，反對哈布斯堡族的統治，他也給以庇護。接着這些小心謹慎外交家執政的是『太陽王』路易十四，他要儘量實行法國在歐洲大陸的霸權。他本來的敵人是哈布斯堡族，此族在意大利與他抵抗，在阿爾卑斯山努力前進，在西班牙和尼德蘭與他的國家為鄰。他盡力使

哈布斯堡受損失，因此惹起不斷的戰爭，幾乎近五十年。但在作戰期間，除奧地利和西班牙外，英吉利荷蘭也走進了他敵人的隊伍，太陽王的命運漸漸低落下來。最後，哈布斯堡族雖然在西班牙王位承繼戰爭結束的時候，失掉了馬德里^①的王位，但大不列顛却因戰爭成功了一個廣大的殖民國家，其地位遠勝于法國。此外，俄國在大彼得^②領導之下，勃興起來，把瑞典逐于波羅的海海岸之外。于是東方加于德國的壓迫消逝了，此外薩克森的奧古斯德強者^③已統治了波蘭。路易十四召來的土耳其人，于一六八三年直向維也納突進，當奧國首都幸而獲救之後，他們才不可遏抑地退却，只得把全部匈牙利、斯羅腓尼亞^④和哥羅西亞^⑤交出來，如果我們再把這件事算上，那我們就可以看到，馬薩林所造的環，在十八世紀初年已經破裂了。

可是這些事件的全部負擔，尤其是與法國作戰的負擔，最重要的差不多都在德國身上。它不但是像在三十年戰爭中一樣，那時爲了哈布斯堡族的存在和英吉利世界帝國的建立，在歐洲戰場打了許多次仗，除此以外，它還受了若干不能挽救的重大損失。因爲路易十四看得很清楚，犧牲他東境內部崩壞，完全疲憊的鄰國，去擴大法國的版圖，是可能的，也是最好的辦法。一六七九年他

佔洛林，他回憶到愷撒時代，自己說想從這裏把『天然定的界限給高盧』意思就是說他要併吞萊茵左岸的全部，並且也要右岸。一六八〇年他略取亞爾薩斯，一六八一年佔領斯特拉斯堡。他思想出一條狡計，要把一切與他奪得的地方曾有關係的區域都聯合起來，所以不斷前進。普法爾次暫時成了他的掠奪品，一六八八年，路易十四叫他的軍隊把從曼亥謨到克拉茲那赫的整個地方，都變做荒涼區域。最後他雖然不得不放棄他的計劃，但亞爾薩斯·洛林還是在他手裏，不屬於德國了。雖然因為這些情形，但人們對於從前偉大帝國的感覺，已沒有了，在下列事項中便可以看出來，德國的死敵，不斷的威脅者『太陽王』在那時候變成了德國許多小諸侯的模範，他們每每驕傲得討厭，努力照他的樣子做，根據他的式樣建造他們的宮殿，佈置並裝飾他們的花園。法國的態度，法國的風俗與惡劣習慣，都被人盲目地模仿，德國言語因為插入了許多法國字，弄得不正確了，直至具有古代光榮歷史的一些德國城市，也努力求那可笑的聲名，表明是一個『小巴黎』。

雖然如此，在諸侯勢力至高無上的世紀內，也藏着一種萌芽，可以克服自己，克服可哀的政治方面的無意義，我們當時狀況空前的困窮。因為在許多以小康自足，紛亂的小邦堆中，經過不撓不

屈的奮鬥，慢慢產生了一族具有非常精力與無比活躍意志的人物，即勃蘭敦堡的王室。——自從皇帝西祺門時代以來，當時努連堡^①守城官，霍亨索倫族腓特烈第四曾于一四一一年被任爲庫爾馬克^②的「全權管理與最高長官」，該族遂有機會擴充他的領土。當德國騎士團崩潰時，他獲得那馬克^③，以後再加上普魯士，一六一四年，更在西北掠取滅亡了的攸利赫·柏格^④公國的幾塊地方。一六四〇年腓特烈·威廉^⑤「大選侯」即位，于是在黑暗的三十年戰爭之中，道路便開始向上了。對外的成功是渺小的。最初因爲依賴法國，在西發倫和約中，只是沒有把疆土縮小。以後勃蘭登堡雖然在非耳柏林對瑞典得到光榮的勝利，但路易十四却千方百計，不准大選侯合併他渴望的前波美爾。所可喜的一種擴大，只是一六八一年獲取馬德堡^⑥而已。但最重要的却是君王一種別的成績，有爲將來作開路先鋒的功効。腓特烈威廉認識得很正確，他的疆土從萊茵河到波羅的海，盡是由互相分離的地段成立的，所以他下決心，要使內部構造，盡量嚴密。他利用四分五裂的形勢，轉禍爲福，使散漫的領土具有嚴密的組織。做中心的是軍隊，他統治期間，達二萬八千人。貴族應爲軍官，市民應該勤勉工作，繳納租稅做軍費，農人當兵。他的兒子腓特烈第一^⑦在位時，沒有

發展，只是在不屬於帝國疆域之中的普魯士稱王，因而脫離皇帝的統轄，爲有助於勃興，他的孫子腓特烈威廉第一，復着手祖父所開始的工作，完成了他的大業。與他同等的人非常相反，恰巧當時的諸侯都以全副精力，藉佳節，美麗的建築和豪華的宮廷，去發展五光十色的壯觀，提倡美術科學，使生活盡量舒服。這位普魯士王的舉動却完全不同。他樸實節儉到極點，用盡他整個的鐵般的意力，教育他的人民去工作，爲極度的努力。勃蘭登堡和東西兩方的屬地，都因爲他幾乎變成了一個軍營，人們在裏面不倦地操習，受訓練。兵士的數目增至八萬三千。此外，供軍隊用的府庫和兵工廠都很充實。正如一個隨時可以起卸的巨大的能力儲藏室，正如一種有計劃有目標的大事業的準備。而且國王雖以無窮的精心和不屈不撓的忍耐，無微不至，創造了這巨大的工具，但並不輕于使用。只是有一次，當瑞典在波羅的海的勢力，因爲俄羅斯和波蘭的攻擊而消滅了的時候，他在最後一剎那才使用武器，未費大力，便取得了前波美爾。此外，他還是只作錢財，隊伍和材料的收藏與蓄藏。最困難的是他同他兒子腓特烈第二的爭鬥，腓特烈第二具有當時愛好文藝傾向的強烈天資，不要穿普魯士的普通軍服，寧願讀書，閑逛，吹笛子，不好武事與政治。但父親冷酷激烈，不惜

在他兒子面前，處他極好朋友^②的死刑，他終於佔了上風，強迫他的繼任者，入了鐵面無情的盡其天職的學校。當腓特烈威廉去世時，正是腓特烈第二能了解並利用他所承受的遺產的年齡。因為他的天才，是在府庫、兵工廠和大軍營中，來了極勇敢的運動。那時奧國的查理第六死了，傳其位於幼女馬利亞德利撒^③，法國、巴燕和別的國家，都有意打倒哈布斯堡族的優勢，他利用這一剎那去與維也納作戰，在初次突擊時，便奪取了細勒西亞。這是他生平最重要的決定。他從東南方多璣盆地霸主手裏，奪取了一塊德意志人住的地方，使他直到現在的領土擴大了三分之一，同時人口又從二百五十萬增加到四百萬。以後發生的一切事件，都是這初次冒險舉動的或種結果。腓特烈第二不肯放棄他所獲得的地方。他有兩次違背了與馬利亞德利撒已訂的和約，逼迫她一再放棄細勒西亞，她當時防禦她的敵人，得到日新月異的成功。十年之後，當馬利亞德利撒找了數量足以壓殺他的同盟國去抵制他，使法國、俄國和瑞典都對普魯士作戰的時候，他爲先發制人起見，揭開七年戰爭^④的序幕，他在這次戰爭中，有勝利，亦有失敗，有偉大的行動，也有困窮狼狽的狀況，但在呼伯都斯堡^⑤和約中，終於鞏固了他佔領細勒西亞的事實。一種非常的，幾乎超人的工作是完

成了：普魯士保持着了向上定霸的道路。除勃蘭敦堡中部地段有斷然的擴充外，還有兩項和平的略得，一爲德國西北部的東佛里斯蘭，歸于霍亨索倫族，二爲波蘭的第一次瓜分，他獲得了到東普魯士，厄爾木蘭和西普魯士去的橋梁。北德平原勢力的發展，停頓了幾百年，現在重新進行，並且有了斷然的進步。

但這不獨對於普魯士是一個積極的原則，對於德國也是一種根本的變化。多腦流域哈布斯堡族的帝國，沒有向歐洲中部增長，只保持了它的邊境，擴大了他的邊境。它繞過阿爾卑斯山的支脈去侵略意大利，于自己指揮之下，在尼德蘭插下了一株嫩枝，尤其重要的是最後在土耳其戰爭中實行了向巴爾幹去的一種顯明的轉變。它以匈牙利及波西米亞爲支柱，自始就沒有佔大多數的德國人種，是一個複雜民族的組織，不過在德國主權之下而已。現在細勒西亞的喪失，更加强了遠離中歐的態度。于是奧國成了東南的領袖勢力，極爲明顯。至于新近向上努力邁進的普魯士的情形却完全不同。該邦唯一根據地是中歐。繼續發展的機會只限于德國本身。因此，天然的情勢已經規定它去努力獲取德國的領導權，只分遲早與對於自身重要之程度耳。第一步我們已經在腓

特烈大王時代遇見了奧國君主，皇帝約瑟第二^②，以自己的立場，覺得要找個代替細勒西亞的地方，伸手到巴燕去，普魯士王起而反對，哈布斯堡族的嘗試終于失敗，腓特烈大王當時爲德國諸侯同盟的領袖，一切諸侯都不贊成多瑙帝國越過阿爾卑斯山前地去擴展它的領土。因爲腓特烈的一組超過了選侯會議的半數，故維也納不能貫徹它的主張。普奧爭雄的重要事實，好像電光一樣，在德國境內出現，北方的領袖在這個戰場上，第一次對東南方的領袖得到了勝利。將來的路線也由腓特烈大王在這裏指定了。

但除此以外，還有他生平及其事業的另一極堪注意的方面，即他的人格對於時人的印象。描寫這種印象最確實的，無過於歌德^③，他說這位普魯士王「好像是德國，歐洲甚至世界圍着旋轉的北極星。」從這句話裏面，發生充滿德人心靈中欣喜自尊的感覺的光輝，照着我們，因爲在德人心中，于長期意志銷沉，富裕安閑，低首下心，困苦衰弱之後，突然完成了一件非常偉大的事業，一下扯去無意味的面紗，打開了到早已忘却的遠大希望。這位君主的人格與事業，令人神往，他捨命冒最大的危險，在七年戰爭中，幾乎墮于深淵，對充滿敵人的世界，作英勇的抗戰，得勝以後，又不倦工

作，治療由他振興起來的國家和人民的創傷——好像是陰氣森森，黯然消逝的日子的警鐘，好像喚醒人回憶光榮的過去，好像叫人希望較好的將來。腓特烈大王的經歷，不只是普魯士的，而且是德意志的——最後又是在三百小邦境界以外，每人——就令只是熱心的旁觀者——都參與的經歷。共同一致的新時代正在報告來到。

① Kardinal Mazarin (1602-61) 法國政治家，黎塞留的繼任者，幾乎最後反對王室的貴族，在外交方面亦有成功。

② Ludwig XIV. (1643-1715) 法國國王，一六六一年親裁大政，造成法國全盛時期，故有『太陽王』之稱，作三次侵略戰爭，又激起西班牙王國之戰，大敗，國勢漸衰。

③ Madrid 西班牙的首都，在該國中央，為歐洲地勢最高之都會。

④ Peter der Grosse (1672-1725) 一六八二年稱帝，改革海陸軍，徵服遊歐（在荷蘭船廠工作），一七〇三年建設聖彼得堡，與瑞典查理十二戰，促進經濟與文化。

⑤ August der Starke (1670-1733) 薩克森選侯，身強體壯，富于政治天才，一六九七年奉舊教，後為波蘭國王，一七〇〇年組織北海同盟，抵抗瑞典，使德勒斯頓(Dresden)及華沙(Warschau)為文化中心點。

- ⑥ Slowenien 南斯拉夫西北尖端地名。
- ⑦ Krosien 在斯羅腓尼亞之南。
- ⑧ Strassburg 亦譯衛堡，在亞爾薩斯境內，濱萊茵河。
- ⑨ Mannheim 巴教邦最大的城市，在內卡河流入萊茵河之處。
- ⑩ Kreuznach 萊茵普魯士的城市，在科不林士 (Koblenz)。
- ⑪ Nürnberg 巴燕邦中法朗克城名。
- ⑫ Kurmärk 爲從前勃蘭敦堡州 (Mark Brandenburg) 的主要部分。
- ⑬ Neumark 勃蘭敦堡的一部分，在俄得河右岸。
- ⑭ Jülich-Berg 在萊茵河畔。
- ⑮ Friedrich Wilhelm (1620-1688) 一六五三年獲取後波美爾，一六六〇年使普魯士脫離波蘭的統治，一六七四年對法作戰，一六七五年擊敗瑞典人于非耳柏林 (Fehrbellin)，收容法國新教徒。
- ⑯ Magdeburg 普魯士邦薩克森省會。

⑬ Friedrich I. (1657-1713) 一六八八年爲勃蘭敦堡選侯，一七〇一年稱普魯士王（原名腓特烈第三，至是改稱腓特烈第一）愛好美術，提倡科學。

⑭ Friedrich Wilhelm I (1688-1740) 一七一三年即普魯士王位，俾號『兵士王』因其愛選長大之人當兵。

⑮ Friedrich II, der Grosse (24.1.1712-17.8.1786) 亦稱大腓特烈，腓特烈大王，爲普魯士最有名之君主。

⑯ 一七三〇年腓特烈第二打算逃亡，因而受軍事審判，其友卡特 (Kathe)被處死刑。

⑰ Karl VI. (1711-40) 爲哈布斯堡族男系最後的皇帝。

⑱ Maria Theresia (1718-80) 一七四〇年爲女帝。

⑳ 自一七五六年至一七六三年。

㉑ Hinderburg 原爲薩克森選侯獵宮，在來比錫 (Leipzig)之東，建于一七二一年，現爲精神病院。

㉒ Ostriesland 漢諾威 (Hanover) 省的海岸地帶，在鄂爾登堡 (Oldenburg)與荷蘭之間。

㉓ Ermland 東普魯士地名。

㉔ Joseph II. (1765-90) 爲抱自由思想之君主。

● Goethe(28.8.1749-29.3.1832) 德國最偉大的作家，其名著浮士德、少年維特之煩惱及自傳，均有中文譯本。

第六章 國民的覺醒

腓特烈大王死後的第三年，一七八九，法國革命爆發。這次革命事變與普魯士的勃奧有間接關係。法國因爲在七年戰爭中用力過度，同時亦與柏林的同盟國英吉利交兵，在殖民地受了重大的損失。王室和與王室接近的特殊階級的尊嚴却減低了，國家在財政方面，尤其精疲力竭。但這只是革命加速的一個要素，並非革命的真正原因。其原因當于深處求之，而且應于逐漸根深蒂固，牢不可拔，社會組織完全不平均中求之。人民的上層階級不盡義務，只享權利，貴族和高級僧侶的親屬，與廣大民衆比較起來，成了極小的少數。幾十萬人與二千五百萬人對立，于是內部的均勢動搖了。二千五百萬人要求與『特權階級』平等。他們的要求慢慢傳播思想方面。盧梭^①的一切人類平等的主張，服爾德^②對於宗教的激烈攻擊，城市市民的啟蒙運動^③，以及許多別種時代潮流，埋葬了對於特權階級的敬禮。原始束縛力量因爲普遍的覺悟分解了。王室打算改革，但不能戰勝統

治階級自私自利的行動，無法貫徹，故終于被捲入自下而上的叛亂漩渦中。它崩潰了。于是直到現在維持秩序的中央支柱被取消了。最初代替這種秩序的是大混亂。爲選舉關係在國民議會中的人民，被巴黎暴民所驅逐。暴民的驕子執政者，如馬拉④，丹敦⑤和羅伯斯庇爾⑥，都實行恐怖政治。革命的原始理想：『自由，平等，博愛』均被踐踏無餘。只是在收有熱情少年的法國軍裏面，上述理想還繼續存在着，最後這軍隊當中，產生了暴民的鎮壓者科西嘉⑦的少年拿破崙波那帕脫⑧，担任共和國的執政官。他是混亂的克服者，但同時也是向法國境外去的革命的旗手。

這便是德國被捲入同樣困難的時期。我們國內的情形怎樣呢？人民和諸侯對於這種新趨勢以及因而產生的政治結果，取怎樣的態度呢？

我們先從思想方面講！啓蒙運動特別自十八世紀中葉以來早已在進行。但它所採取的形式與法國大爲不同。他們在討論習俗，基督教和盲目崇敬王位時，不持批評與拒絕的純粹否認的傾向，却要使直到現在潛伏在人類天性中力量，得到熱烈的然諾。他們雖然擺脫了前數世紀陳腐愚昧的信仰觀念，但同時又要求心靈和理性的新的信仰告白。他們雖然咒罵『暴君』並且否認統

治階級的優勢，但他們所努力企圖的只是思想和感情的自由，精神上的平等。他們的界限在這裏，同時他們的貢獻也在這裏。德國這種啓蒙運動的方式，不久也得到最高社會階級，王位負責者的賞讚。所謂開明專制代替了絕對專制，而且有了超羣絕倫的代表，如霍亨索倫族的腓特烈第二與哈布斯堡族的約瑟第二。那位普魯士的君主說他自己是『國家的第一個僕人』。他竭心盡力，承認全國的幸福是最高法律。約瑟第二努力使國內狀況平均，剪去貴族和教會的特權，廢止各城市的憲法，封閉專以冥想為依歸寺院八百處。除這兩位偉大君王之外，若干較小的邦君也作相似的努力。農奴制業已鬆懈，農業有了極合理的提倡，研究和學術都有人熱心扶持。上下的緊張狀況失去了嚴重性，在壤地偏小的地方，人們在表面互相接近，以免內心相去太遠。做危險爆發的燃料，差不多不會聚積。最要緊的是現在接受精神方面領導權的城市市民階級，不把他們空前發展的力量，去作傳統價值的破壞，却去作一種高尚的世界觀，理想主義的世界觀的建設。賴着令人贊美的希臘主義，過去充滿光輝，令人注視的典型，產生了藝術方面，尤其是詩歌方面的無比的作品。音樂作品自從巴赫①以來，已有不斷的進展，達到了直至當時未曾見及的完美程度。哲學供給了一

種對於永久有深責任關係的基礎。絕對分別法國市民階級與德國市民階級的，特別是對於人類觀念的態度。法國市民階級，已經有了階級覺醒的意識，以爲人是一般的，故注重平等。德國人因日耳曼民族的天性真正活動，以爲人是個人，故最重自由。但這種自由同時亦爲受超自然的，神聖誠律的一種束縛，人間的要求遇此誠律遂致落後。這不是以鄰邦爲模範的革命地盤，只是超乎環境窄小規則上的發展處所。但在一方面，恰巧這種發展對於現狀施行了一個本不願意的攻擊。它戰勝了大邦小邦的界限，加速了人民在國家內的自覺；頭等人物的作品，如一個康德^①，一個席勒^②和歌德^③，一個莫差特^④和貝多芬^⑤的創作，都變成了以此自豪和十分愛護的共同財產。在精神界中，各邦的界石最先崩倒，德國民族是一個單位的可爲祝福的認識，最先產生。

如果我們應該這樣去確定德國內部的一種進展，此種進展與生存權利業已發生問題的『諸侯小邦政策』是背道而馳的，那我們在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認，『諸侯小邦政策』事實上不能與外來的突擊，拿破崙的勢力對抗。這種政策因爲本身負責者的罪過，自己已經崩壞了。在與肆無忌憚的敵人作強烈鬥爭時，各邦諸侯行動，實在可悲！最初普魯士的腓特烈威廉第二^⑥與奧地

利的法蘭西斯第二共同出征，要去擊退惹起戰爭的，危險的法國。他們作戰極度怠慢，估低了敵人的力量。自一七九二年秋季的發爾米的砲擊^⑤以來，法國軍隊得到了第一次武功的時候，霍亨索倫族正注意東方，波蘭第二次的瓜分，他得到了但澤^⑥、波森^⑦、托倫^⑧和加利斯^⑨。一七九五年，雖然法軍繼續勝利，他還是退出了，讓哈布斯堡族獨當其衝。但奧國在同年因波蘭最末次的瓜分，也在東方得到了新地帶，兩年之後，為拿破崙在北意大利所壓迫，訂坎坡福米奧^⑩條約。但是霍亨索倫族與哈布斯堡族，與敵人議和時，都以令人難于置信的方式賣了國，因為他們都暗地裏答應放棄萊茵左岸。可憐的自私自利行動，成了德國諸侯制度崩潰的序幕。拿破崙重新戰勝奧皇，法蘭西斯第二之後，一八〇三年來了那個所謂帝國代表報告書^⑪，該書根據拿破崙和他同盟者，俄國皇帝 保羅第一^⑫的命令，把多數小邦諸侯都排除了。教會諸侯幾乎完全消滅，許多伯爵和騎士領土亦然，五十一處帝國城市只剩了六處。世俗君主，尤其是普魯士、巴燕和符騰堡^⑬的君主，想把已變成無主的地方，作割與法國的萊茵左岸的補償。但德國諸侯的崩壞還沒有完結。一八〇四年為法國皇帝的拿破崙，按照計劃，作征服中歐的步驟。一八〇五年，他又強迫奧國，取了廣大的地帶，

提羅耳和佛拉柏格^②亦在其中。一八〇六年輪到普魯士。耶拿^③和奧尼斯泰特^④的敗北，使腓特烈威廉第三^⑤犧牲了易北河左岸的一切領土。德國的兩個領袖被壓迫得極度衰弱。其餘的都按照拿破崙的旨意，受他的指揮。易北河左岸的普魯士，不倫瑞克^⑥和黑森合組為西發倫王國，由拿破崙之弟哲羅姆^⑦君臨之。十六個中邦，南德各邦巴燕，巴敦和符騰堡亦在內，組成萊茵同盟，對法國皇帝宣誓，盡兵役義務。德國決定過亡國生活。法蘭西斯第二放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稱號。一八〇八年全體德國諸侯，都在耶爾福^⑧朝賀科西嘉人，奉他為最高的主人。雖然他們當中有幾個還准有好看的稱號，如國王和大公，但他們的破碎沒落，却是證實了的事。他們是一個外國勢力的臣僕。

援救在何處？轉變厄運的機會又在何處呢？只有一條路：自強。在王位的人應該喚醒人民去作解放運動。腓特烈大王的國家是其他各邦明顯的模範。它所受的壓迫負擔最大。駐普法軍計十六萬人，普魯士還應賠償戰費一萬四千萬法郎。普魯士自己的軍隊減為四萬二千人。但是恰巧過度的困窮，激發了自存的力量。腓特烈威廉第三找着了能夠實行啟蒙主義最好理想，與把德國唯心

論變爲創造事業的人物。斯泰因①男爵在應避拿破崙忿怒的前一年，開始了他偉大的改革。他廢止佃奴制，實行地方自治，他設了五個專部和一個樞密院，處理政府事務。自上而下的監督停止了，各階級的人民都是全體的自由負責者。同時，威廉·洪保德②爲這種成績精神方面的預備教育。他改良小學，創設人文中學，教授古代豐富的學識，他在柏林建立了一個大學，神道學家什來厄馬赫③，哲學家斐希德④，歷史家尼布爾⑤，法律家薩文宜⑥和其他的人，都在大學任教職，把市民階級努力得來的思想產業，灌輸給青年學子，體育之父的揚⑦促進身體的鍛練。軍隊因爲格奈則璦⑧，沙倫和斯特⑨與克勞則維次⑩諸人的力量，也完全革新了。軍隊的基礎應在人民，由人民中復興起來。只准本國子弟服兵役，不要僱傭的外國兵了，貴族沒有特權了。拿破崙關於隊伍人數的命令，因爲採取了每三月更換新兵的速成兵制，被逃避了。徵兵制便如此開始實行。一種深思熟慮，爲神聖熱情所負載的反抗運動，正在進行，此等反抗實爲人民之權利與責任，而人民因爲自己的覺悟已達到圓滿程度，可以去要求了。在奧國也有一班人如斯塔提翁⑪，伯爵和查理大公⑫，實行革新事業。雖然在維也納，人們決定實行過早，一八〇九年又經了一次非常的打擊。但是勇敢的戰

門，使科西嘉人在阿斯本第一次敗北，燒起了全德國人的熱情，許多地方發生暴動。安德烈雅斯·荷斐在提羅耳，多恩柏格上校在西發倫與席爾少校在普魯士都冒險反抗。對於自由的渴望，像火一樣在心中燃燒。

可是自由的時候，德國反抗的時候，直至四年以後方才來到。拿破崙統率一枝含有許多德國援兵的大軍遠征俄羅斯，于一八一二年完全失敗回國。普魯士的將軍約克帶着他的隊伍到俄國方面去，他採取這個步驟，全由自己負責。普魯士王只得宣言免他的職。可是這個冒險的行爲，却是人民的表示，因爲人民現在都有不可遏抑的熱情，要求武力解決。任何危險在所不懼，任何犧牲在所不惜，做準備的領袖都就位了，以便幫助完成他們的大業。沙倫和斯特組織志願獵兵團，詩人阿倫特與斯泰因男爵領導普魯士的反抗。抵制外國君主的『十字軍』是決定了，腓特烈威廉第三以前在布勒斯勞還與俄國訂了同盟之約。當一八一三年三月普王向法國宣戰，除俄國外，瑞典、英國和奧國也加入到普魯士方面的時候，開始了巨大的民族審判，確定拿破崙的運命。來比錫之戰逼他從德國退却。一八一四年四月，巴黎只得對常勝的同盟打開城門，這件事第一應該

感謝普魯士將軍布呂協①努力不倦的攻擊興趣。最初被放到厄爾巴②島的科西嘉人雖于一八一五年圖謀恢復他的勢力，但在培拉爾雲斯③被英國人威靈敦④和布呂協徹底擊敗了。

這便是德國更生的表面經過的單簡敘述。事變的內容具有極深刻的意義。假使我們把人民開始作戰的希望加以考察，看究竟實現了若干，便可以認識出來。那些希望很單簡概括地說是：自由與統一。所謂自由不只是要脫離外國的羈絆，而且要直到現在沒有特權的各階級，參與各邦政治運命的決定。在反對拿破崙的暴風雨未起以前，諸侯曾答應由人民代表參政，贊成設立議會。統一的願望還不明瞭，沒有固定輪廓的計劃。純粹就感情說，要一個新帝國，代替已經沒落了的舊帝國，一切德國人都隸屬於它的，內部堅實的祖國。我們只須想到阿倫特那首著名的詩：『什末是德國的祖國？』有兩句說：『凡是說德文的地方，天堂上帝唱歌的地方，』那我們就可以明白主張這種理想的人所懸想的是什末了。

但那些靠羣衆犧牲而得當權的政府，對於這種期待，是如何去歡迎呢？這句話的回答，可以很普通地說：它們決不滿足民衆的要求。第一個建立議會的要求，只是在威瑪⑤大公的一邦，見諸實

行。此外如南德諸邦，至多只贊成訂城市憲法。在奧國，對於直到如今的狀況，幾乎沒有可稱述的變更。普魯士的腓特烈威廉第三，把召集議會的事，一年復一年地拖延下去。在維也納會議中，各政治家經過長時間的討論，應該實行的再造統一德國的事，按照廣大民衆的渴望，也不充分。代替沒落了的帝國，只來了一個德國同盟，係由拿破崙時代坍塌中剩餘的中部各邦組織而成，甚爲鬆懈。會同考慮的機關是同盟公會，地點在麥因河畔的法蘭克福，各邦都派會員去。主席爲奧國。同盟的主要任務，是保護所屬各會員的安全。人們對於這種規定的失望，深刻而且耐久。斯泰因伯爵想設法先找若干中邦，組織一個新帝國，徒勞無功。而且哈布斯堡族的法蘭西斯第二又拒絕奉他爲帝的請求。所以這個貧血的產物，對外仍無實際的勢力。在這方面人民的希望也被騙了。

爲全國命運所得到的唯一利益，是獨立組織的數量大大減少了。代替近三百的邦國，現在只剩三十九個了；奧地利帝國；普魯士；巴燕；符騰堡；薩克森和漢諾威五個王國；黑森·加塞爾大選侯國；七個大公國；十二個公國；八個侯國；黑森·荷姆堡⑤伯國；和法蘭克福，漢堡，布勒門，律伯克⑥，四個自由市。現在明朗化了，在內部疆界的推移，特別表示出來。普魯士大爲擴張，與北德平原地勢的

條件相吻合。它在東方除舊有領土外，還得到波森和薩克森的一部分，在西方得到了攸利赫·柏格，萊茵河畔多數舊有教會區域，哥倫和亞亨。只有漢諾威還是這兩部分當中的一個楔子。反之，最重要的是奧國退到多瑙流區及其附近。它放棄比利時和在德國西部的地帶，得到加里西亞、提羅耳和薩爾斯堡，北部意大利的倫巴底，威尼斯，達爾馬西亞和伊里里亞。做賠償。于是自從腓特烈大王開始的北方霸權向中部擴張，東南霸權從中部退出的發展，又有了進步。因此就明顯地暗示着情形的繼續發展。兩個領袖中間的對抗，是現在統治狀況的自然結果。它們爭論的基礎已經定下了。

雖然如此，兩邦對立的情勢，最初還是相安的，因為人民要多得勢力的戰鬥，現在居于主要地位，君主和人民的大對抗，駕凌了其餘的不協和。向前突進的力量最重要的是城市中等級，還有大批智識分子，他們反對現狀，要加以改革，按照他們的要求，獲取較大的權利。戰鬥的口號還是和從前一樣：自由與統一。浪漫派的詩歌加深對於德國民族性的理解，鼓舞對於故鄉的愛慕；民間童話，詩歌和歷史所蘊藏已久的寶物都發現了。此外，現代的自身又極力反對受微小區域的束縛。人

口在三十年之內增加了一千一百萬。許多城市的居民增加到一倍以上。蒸汽機的發明，加速了水陸的交通。工廠成立發達，要求廣大的銷貨場。經濟要地盤，打算衝破重重的界限。普魯士吞併的從前的獨立小邦，約有一百，已于一八一八年，廢止國內一切關稅，並且逐漸使許多中邦加入它的『關稅同盟』。商業十分發達，在實際生存中，急于要找範圍廣大的結合。但舊秩序的監督者和享受者，起了嫉妒之心，要保護他們的特權。日耳曼族獨立自主傾向的自國主義，特別為各邦諸侯所培養，因為他們要保持自己的地位。貴族和教會反對優待中等階級和下等階級，反對言論自由和批評。此外，別國也很願意德國繼續四分五裂，免得中部成一個有力的大國，使目前重要國家的所謂均勢——應該名為優勢——受恫嚇。一八一五年，俄羅斯皇帝亞歷山大第一◎聯合歐洲君主組織『神聖同盟』。其目的在使人民服從，保障造成的局面的存在。于是有兩道戰線對立着，一為在政治上有經驗，有團結，手握實權的反動力量，一為努力前進的力量，他們最高尚的武器是筆頭或演說，也有許多佳美的理想，但是沒有一個共同行動的明確綱領，散佈在三十九邦之中，為他們的事業而奮鬥。雙方的戰鬥力自始就異常不平均，結果努力前進者得到了一個慘敗。

幾次前哨戰，把那普遍的，從未得到安慰，以武力壓制着的不平，更加升騰，在一八四八的『瘋狂』年度裏，便爆發起來。信號是外國發的，巴黎宣佈共和。於是德國各大城市的人民都上街遊行，以喧嘩的舉動，發洩他們的不平之氣。柏林甚至發生巷戰。各邦政府在初度恐怖時就讓步了，使自由與統一的先頭戰士有集合有共同行動的時光。全國聯合議會開會于法蘭克福的保羅教堂。南北的優秀人物，都努力要給人民久抱的願望一個形體。但他們都是學者，法律家和教師，缺少政治意志的強硬手腕。他們總是討論人權和理論問題，刺刺不休。他們到後來才一致決定，派專使進謁普魯士王，請他任德國皇帝之職。腓特烈威廉第四給以不得要領的回答，於是美麗的計劃便失敗了。不久國民議會內部發生分裂。激烈派脫離議會，在各地煽起暴動，爲武力鎮壓了。中和派再不癡心妄想，失望地回家去。整個運動，像一堆五光十色的煙火，自己消沉下去了。各邦諸侯仍保持着原有地位，德國同盟慶祝它自己的復活。

以後一切都恢復原狀。人民不能用自己的力量達到他所切望的目的。這只是他們的錯誤嗎？只是由于他們無行動的能力嗎？一定不是。第一是由于有使他們失敗的環境。六百年來日甚一日

的中部分裂，把歷史經歷的統一中斬了，排除了，現在費了極大的辛苦才把它尋着，何況還有極其頑固的，從過去產生出來的各種障礙阻攔着它。德國人民真正的發展是一個緩慢的，異常困難的產物。

① Rousseau(1712-1778) 法國哲學著作家，所著民約論一書，對於法國革命影響甚大。

② Voltaire (1694-1778) 法國哲學家，歷史家和著作家，曾為腓特烈大王之師。

③ Aufklärung 宣傳以理智為基礎的認識和教義。

④ Marat (1744-1793) 法國革命家，『九月慘殺』(一七九二)的主動者，殺吉倫特派(Girondisten)，後為夏羅德科對(Charlotte Corday)刺死。

⑤ Danton (1759-1794) 律師，法國革命家，傾覆王室，以司法部長資格，主動『九月慘殺』，後因羅伯斯庇爾的煽動，被殺于斷頭臺上。

⑥ Robespierre(1758-94) 法國革命領袖之一，公安委員會主席，極端屠殺，對其同志亦然，七月二十八日被殺。

⑦ Korsika 地中海的島名，拿破崙誕生地。

● 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 法國皇帝，于一七九四年侵略意大利，破奧地利，據埃及，威望日著，一七九九年歸國，組織新政府，一八〇四年稱帝，後爲英普聯軍所敗，流于聖海倫島而歿。

⑨ Bach (1685-1750) 德國大音樂家。

⑩ Kant (1724-1804) 德國唯心論的大哲學家。

⑪ Mozart (1756-1791) 德國大音樂家。

⑫ Beethoven (1770-1827) 德國的樂聖，與莫差特相交，又從海頓 (Haydn) 習樂，名作有九個交響樂。

⑬ Friedrich Wilhelm II. (1744-1797) 參與波蘭第二、三次瓜分，一七九二年對法作戰，一七九五年訂巴塞爾 (Basel) 和約。

⑭ Franz II. (1708-1835) 一八〇四年建奧地利帝國，稱法蘭西斯第一，一八〇六年，退神聖羅馬帝國帝位。

⑮ Kanouade von Valmy 一七九二年普魯士以法國廢除國王，率兵討之，在法國發爾米村砲擊法軍，爲法軍所敗而返。

⑯ Danzig 在維克塞爾河口，濱但澤灣，現爲自由市。

- ⑭ Poser, 現在波蘭的西部。
- ⑮ Thorn 維克塞爾河右岸城名。
- ⑯ Kalisch 波蘭與西普魯士交界處的城名。
- ⑰ Campo Formio 上意大利東部會烏弟涅 (Udine) 附近的村莊。
- ⑱ Reichsdeputationshauptschlus
- ⑳ Paul I. (1798-1801) 一七九八至一八〇〇年作反對法國革命戰爭，為叛黨所絞殺。
- ㉑ Württemberg 德國南部的一邦，在巴敦東。
- ㉒ Vorarlberg, 奧國西部尖端的名稱。
- ㉓ Jena 居鱒根邦的城市，發黎勒河 (Saale) 有著名之大學。
- ㉔ Anversicht 居鱒根的地名。
- ㉕ Friedrich Wilhelm III. (1770-1840) 一七九七年即王位。
- ㉖ Braunschweig 德國的一邦。

- ②⑦ Jerome(1784-1860)
- ②⑧ Erfurt 普魯士薩克森的地方，萊哈拉河(Gera)。
- ②⑨ Stein(1757-1831) 普魯士大政治家。
- ③① 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 普魯士政治家，教育部長，歌德與席勒的朋友，研究比較言語學及語言哲學。
- ③② Schleiermacher(1768-1834) 近代新教神道學的開山祖師。
- ③③ Fichte(1762-1814) 所著對德意志國民講演的傑伊鏗(Reden) 節本，有張君勱的中文譯本。
- ③④ Niebuhr(1768-1831) 名著有羅馬史，亦為政治家。
- ③⑤ Savigny(1779-1861) 著有中古羅馬法律史。
- ③⑥ Jahn(1778-1852) 于受法國壓迫年代，訓練柏林有民族意識的青年。
- ③⑦ Gneisenau(1760-1831) 普魯士的將軍。
- ③⑧ Scharnhorst(1769-1813) 普魯士的將軍，創設徵兵制(一八一四年訂為法律)，主持全部軍制的改革，又定速成兵制。

④ Olinowicz (1780-1881) 普魯士的將軍及軍事著作家，其名著戰爭論 (Von Kriegen) 爲德國軍官人人必讀之書，中國有聖諦的譯本，名大戰學理，又有柳若水的譯本 (只出上卷)。

⑤ Graf Stadion

⑥ Erzherzog Karl

⑦ Aspern 原爲奧國村莊，現屬維也納市。

⑧ Andreas Hofer (1767-1810) 一八〇九—一〇年主持暴動，曾擊殺法國將軍勒腓夫爾 (Lefebvre)，後爲同黨所賣，被槍斃于北意大利的孟都亞 (Mantua) 要塞。

⑨ Dörnberg (1768-1860) 一八〇九年對拿破崙作反抗試驗。

⑩ Schill (1776-1809) 一八〇九年對拿破崙作普遍暴動，戰死于斯特拉爾松，他的十一個軍官被擊斃于盛塞爾河中。

⑪ York (1759-1830) 拿破崙征俄時之普軍，由約克統率，因未與戰事，故其軍未敗，迨拿破崙自莫斯科敗退時，約克倒戈助俄，遂爲德國對法獨立戰爭的發起人。

⑫ Arndt, E. M. (1769-1860) 助斯泰因努力于德國之統一。

- ④ Breslau 下細勒西亞的首府。
- ⑤ Blicher (1742-1819) 精銳前進元帥，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擊敗拿破崙，旋奪巴黎，其參謀長爲格奈則竊。
- ⑥ Elba 在地中海。
- ⑦ Bello-Alliance 比利時京城布魯塞爾附近潛鐵廠 (Waterloo) 地方的飯店名，故以此稱潛鐵廠之戰。
- ⑧ Wellington (1769-1852)
- ⑨ Weimar 屠麟根邦首府，歌德席勒爾均葬于此。
- ⑩ Hessen-Homburg 一八六六年屬于普魯士。
- ⑪ Iitbeck 在漢堡東北。
- ⑫ Aachen 萊茵省與比利時交界的城市。
- ⑬ Galizien 分東西兩部，爲喀爾巴阡山脈 (Karpation) 以北的波蘭地方，大戰前屬奧。
- ⑭ Salzburg 奧國聯邦之一。
- ⑮ Dalmatien 南斯拉夫海岸地名，濱亞得里亞海東岸。

④ Illyrien 南斯拉夫地名，濱亞得里亞海。

⑤ Alexander I (1777-1825)

第七章 普魯士德意志帝國

有一種與廣大民衆的渴望完全不同的力量，現在下了第一次決定。那便是普魯士要自然發展勢力的健全的渴望。這種勢力的發展，自一八一五年以來，停頓了幾十年。從那時起北方領袖邦的擴充毫無進步。只是在經濟方面，伸展了它的勢力，在第六章中已經說過了。一八五四年，除奧國，漢薩城市和北方的幾個區域外，全德各邦都加入了普魯士關稅同盟。但在政治方面却有顯明的退步。那位理想豐富，意志貧乏的國王腓特烈威廉第四，不能下決心完成他的事業。一八四八年他派軍隊抵抗丹麥，因為丹麥國王有意完全吞併附屬于他國內的兩個德國居民省分什列斯威與好斯敦。但不久以後，他宣言願意休戰，並不會使敵人放棄他的計劃。他在德國國內的行動還要不幸。他努力在安寧恢復之後，聯合各邦，組成同盟，由普魯士領導。但與國令他停止，並且使他在阿里木次，^①條約中放棄做領袖腳色的要求。

當腓特烈威廉第四因為病重關係，把職務交給他的兄弟威廉第一^②代理時，情形才開始好

轉。威廉第一于一八五八年担任攝政之職，他爲性情與他的前任完全不同。儉樸率直，對於事實有明銳的眼光，回想到他家裏的最好傳統，專心整頓軍備。他從事改革，提高常備軍的人數，完成訓練。但因此與國會發生劇烈衝突，因爲佔多數的民主黨不肯供給軍費。當衝突達到恐怖田地時，在那時期中業已加冕爲王的威廉第一，決定于一八六二年任俾斯麥爲國務總理。從這一天起，在普魯士，同時在德意志歷史上，開始了一個新時代。鄂圖·俾斯麥是天生的權威專家。他在省議會，下議院當議員，尤其是在麥因河畔法蘭克福聯邦會議爲普魯士邦代表時，已經表示他有獨創的明銳精神，敏捷的意志力，他看到林柏與維也納的分離，是難于避免的必須。現在雖然有議院的反對，他仍實行他國王的軍備改革，毫不畏縮。他也知道，精良的軍隊是國家勢力的最鞏固的基礎。

以後德國問題，便在普魯士的意志中接二連三地明朗化了。一八六四年，大戲的第一幕開始表演。丹麥把合併什列斯威事件訂爲法律。德國同盟對它宣戰。普魯士和奧地利同樣出兵干涉，勝之後，共同處置從敗者割來的土地什列斯威，好斯敦和勞恩堡。他們的競爭因此更受了刺激，取得了激烈鬥爭的形式。奧地利召集德國同盟助己，請它做仲裁人物。俾斯麥起來招架，他忽然提出

人民著名的要求，要召集全德議會。奧地利開始作武裝準備。俾斯麥引意大利爲同盟，因意大利早已努力，要把哈布斯堡族的勢力，驅出境外。戰事于一八六六年爆發。德國分爲兩個營壘。南方的漢諾威、庫爾黑森①和薩克森站在哈布斯堡族方面，其餘站在霍亨索倫族方面。毛奇②的作戰技術，很快地表示普魯士的優勢，以後俾斯麥訂布拉格③和約，多瑙帝國無所損失，但被擠于德國之外。于是領導問題解決了，有利于北方。什列斯威·好斯敦、庫爾黑森、拿騷、漢諾威和法蘭克福，都屬于普魯士，普魯士成了北德各邦的領袖。以威廉第一爲總統，俾斯麥爲總理的北德聯邦，有了一個以普遍、平等和直接選舉爲基礎的國會。南德的巴燕、巴敦、符騰堡三邦與北德聯邦訂攻守同盟之約。新帝國的素磚建築已經裝置就緒了。但完成還需要流一次血。拿破崙第三④統治下的法國，看到它的東鄰逐漸統一，強盛起來，頗感不安。巴黎與維也納接近，努力與它同盟。一八七〇年，西班牙王位空虛，馬德里方面議決以霍亨索倫族的某親王入繼大統，法國激烈反對，遂突然曝露西方帝國的敵意。俾斯麥不避挑戰行動，把它公諸社會，拿破崙第三遂向普魯士宣戰。現在戰爭開始了，參加者除北德聯邦外，尚有南德各邦。德國聯軍獲得了光榮的勝利，巴黎于一八七一年一月迎降。遠征

不會結束以前，俾斯麥就建立他的帝國，那帝國以普魯士君主爲皇帝，他自己爲宰相，包有其餘的二十五邦。北德聯邦的憲法及議會，現在應用於全國了。法國在法蘭克福和會中，應該把路易十四掠奪去的亞爾薩斯·洛林交還，變爲德國領土。六十年來對於統一與自由的憧憬，對於中部聯合以及人民參與國家運命的憧憬，現在都實現了。

以後俾斯麥不斷努力，保持他功業的和平，防止從外來的任何恫嚇。他認識從四面八方窺伺一個堅固團結的中歐國家的各種危險，他要克服包圍中歐的怪物，如從前馬薩林和路易十四所實行的政策。東西兩方做着的側面，是德國地方內在的弱點，這一層給他以不斷的警告，他用一種計劃極其偉大，與周圍各國的同盟政策，去克服上述弱點，于是中部的情勢，轉弱爲強，又和從前東法蘭克帝國時代一樣了。照他的計算，法國處於很難恢復的損失地位，必須盡量從別處多所獲得，才能賠償那種損失，不致受害，他看到萊茵河那邊被擊敗的鄰人，跌交之後，很迅速地又站起來，——他應付的五十億賠款在未到定期以前就繳清了——他知道，那驕傲好名的國度，要努力恢復它在大陸上從前的優勢，于是做了一個防禦工事，來對付這種可能，防禦工事的形狀，按照政治的

局勢時有變化。最初他在一八七三年，把奧匈帝國、俄國、德國組成『三帝同盟』以後，當兩位朋友因為在巴爾幹的勢力陷于衝突時，他雖然想居間仲裁，給每人劃分特殊勢力範圍，因而于一八八一年再締結三帝同盟。但同時他又把歐洲中部完全團結起來。德國于一八七九年與奧匈訂立攻守同盟條約。一八八二年，德國、奧匈、意大利聯合起來結為三國同盟。一八八三年，羅馬尼亞也被拉過來。最後，維也納和聖彼得堡的對抗逐漸嚴重；一八八六年，俄國拒絕三帝同盟的延長。現在俾斯麥用一種別的異常巧妙的組織，代替直到現在比較簡單的組織，做德國的保障。他同意意大利、羅馬尼亞嚴守三國同盟，自己又同俄國成立協定，于『再保險條約』中，担保扶持俄國的願望。俄國的願望第一是要在地中海突進，為要盡量使這種願望難于實行起見，他又叫奧匈帝國、英國、意大利和西班牙聯合起來，保持地中海的現狀。這樣，德國總是『在暗中牽線』，不怕因近東原故捲入旋渦，但在危急的時候，可以講一句重要的話。此外，整個歐洲——除法國、外——都附屬在德國首相同盟系統之內。那日新月異的困難情勢，因為這屆世無雙的發明天才又被駕馭着了。中歐的少年帝國，不獨只是享受安寧，而且担任了大陸政治方面的領導。

雖然有這種驚人的突興，其登峯造極之處，令人聯想到德國歷史上偉大的過去，但在這裏也有一種我們不准忽略的缺點。一幕悲劇混入到俾斯麥的偉大的創造事業裏面，在它完成之後，我們今天才能認識它的支配力量。那便是普魯士德意志帝國創造時代的內部發展。帝國因為深謀遠慮，效果豐富的外交政策，享受着很好的保育，成長得很迅速，但同時也有變化。發生了什末事呢？本來只是我們在十三世紀看到慢慢開始，逐漸戰勝封建國家的那種現象，即德國都會化的現象的最後的，極度的增高。它現在擴大起來，對於整個社會都有一種根本變動。城市空前地增加。它的房屋行列既向寬處長，又向高處長。它不但吞併附近周圍的土地，並且吞併了各地鄉民的一大部分。這種早已開始的，人口中廣大的社會階層，創造了全新，自古無有的狀況。以農為業的人口數，遠遜於城市的人口數。重心到工業和商業上去了，工商業都努力滿足大量人羣的整批需要。工廠貨物的生產，因為應用機器，蒸汽和電氣，得到了很大的進步。交通因為鐵道和輪船有了未曾想及的速度和增加。商人的關係，不獨包括着本國，而且遠及于他洲。一切都向遠處推進，一切都突破了直到現在的生活界限。

因此產生了一項對全國異常重要的事件：方才得到統一的德國，需要內部的精誠團結，但爲日常生活，爲現代的泉源所否認了。爲要加深統一的程度，曾做了許多工作。設了八個機關，處理共同的任務。軍制以徵兵爲基礎。各部分的關稅界限都取消了。全國人民應遵守同一的法律，使用同一的度量衡幣。二十五邦的自國主義雖然沒有消滅，但是因爲當局超羣絕倫的功業，奪去了分離企圖的養料，所以它的效果便慢慢地減少了。雖然如此，從前自動的衝動，又找着了一個新地盤，去作危險的活動。這地盤便是代表人民的國會。這塊有奇離複雜，界限異常的黨派，是利益互相背道而馳的一個大集團，不像英國只有兩個大黨。他們把全國分成好多組，好多階級，反對統一。有做田舍貴族的保守黨，有做市民階級發言人的各色的自由黨。中央黨爲天主教徒奮鬥，他們應用宗教信仰爲政治要求，是全球沒有的事。但自下而上產生了社會民主黨，工人的黨，工人受了猶太人馬克斯與國爲仇的學說的薰陶，以爲無產階級專政是應該強制成功的。上述後列兩黨，尤其有意地不要順應全國。中央黨根據羅馬教皇的各原則規定它的目標，教皇恰巧在這時要他的信徒絕對服從。社會民主黨是以國際爲目的的，因爲馬克斯主義總長是長篇大論，要一切國家的工人共同

行動。帝國建設者對於這兩個反對他所創造的事業的人，有激烈的衝突，是極當然的事。他反對天主教干涉國家生活，開始所謂文化戰爭。他禁止國內的耶穌會，他實法律律結婚，與教會結婚並行。但他原有的目的不能達到，終於只得同羅馬妥協。以後他從事約束第四階級。他很明白工人對於改良生活條件的要求，絕對正當，于是想出了國家保育的一個模範方法。他規定工人疾病，殘廢和人壽保險法。但同時他又努力防止煽動，藉取締社會黨人法的幫助，禁止社會民主黨的結社，刊物以及工人羣衆的暴動。但是他不能阻止那因上述人口變動而成立，而不斷增加的最下層階級，努力從事那在脫離國家路道上的目的，馬克斯主義指給他們的目的。

而且要脫離帝國的，不只是他們，還有許多別的人，惟宗旨不同而已。大半從事職業生活的市民階級，努力向上發展，向外發展，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那不是像從前的農民一樣，本身能够安靜調整的組織了。它在不斷地運動，爲進步，擴充和影響世界的衝動所支配。帝國在這種變化姿態中，不斷流動，不斷興衰，弄得與它的主宰者逐漸生疎，甚至反抗他。俾斯麥雖然躊躇不決，但慢慢讓步。他被人說服了，獲取殖民地——多哥蘭、喀麥隆、西南非洲、東非洲和新幾內亞島，都是他得

來的——但在大體上他只管近處的事，他只要德國在歐洲有保障，能強盛。此外，都與他那注意近處的，健全慎重的農人天性相反。在這裏，事業和它的創造者之間開了裂痕。在這裏，我們所討論的悲劇正在報到。

一八八三年，那位幾乎近三十年來，與俾斯麥合衷共濟的皇帝威廉第一死了。他的兒子腓特烈第三短期執政之後，接着治國的是他的孫子威廉第二。我們剛才打算指示的整個變化的新時代同他一起登了帝位。這位少年君主有他自己的觀察。他極有天才，易受感動，好旅行，不斷計劃，更爲當時動的潮流所瀰漫。他不要監督工人，要同工人調和，他拒絕繼續施行取締社會主義者的條例。他要獨擅大權，不讓年事已高的首相當政。尤其重要的是他要實行世界政策，代替純粹歐洲大陸政策。兩個根本不同的政策，在他和俾斯麥的心中衝突：一個往日的世界，一個今天的世界，一個按照永久定律誠虔奉公的世界，一個熱烈渴望新奇得令人神往的世界，一個鄉下人的世界，一個城中人的世界。今天的世界戰勝了。俾斯麥只得于一八九〇年辭職下野，到夫里特利士魯去隱居了。

于是馬上開始他工事的改造，或許我們說得好一點簡直是拆除。威廉第二命令代替俾斯麥的，實行新路線的人們，如卡普利維與荷爾斯泰恩，要空出手來去從事遼遠的企圖，于是把那唯一無二精心結構的同盟系統加以『單簡化』。他們剪斷『到俄國去的電線』，拒絕續訂再保險條約。他們要以英國去代替，因為如果得到了英國的好意，德國在他洲就可以有較大的勢力。但英國只交出黑耳郭蘭島來換非洲廣大的勢力範圍，此外一切都檢束，俄國被遺棄了，于是去握那早已向他伸來的法國的手。一八九一年在巴黎與聖彼得堡之間聯合為一『誠意協商』。兩年之後，變成一種軍事協定的形式，約定在反對德國時互相幫助。德國在大陸上的優勢，給德國——奧匈帝國——意大利的三國同盟和俄國——法國的兩國協商的均勢，讓出地位來了。這種轉變的結果是很明顯的。現在在兩組列強中間打算盤的英國，脫離了中歐的強國，最先退到『光榮的孤立』的地位。

德國東西兩側面，都無防禦所受的威脅，現在變為事實了，最初還不要緊，因為不但俄國就是法國也忙着擴大他的殖民地，所以不大顧及中歐。此外，兩國因為在遠處侵略又與英國發生衝突

——如俄國在亞洲，法國在北非洲——所以他們完全在別處忙。那時德國是普羅◎首相當權，決定不與三個互相競爭的任何列強發生關係，想坐收漁人之利。他用這種方法奪取中國的膠州灣，當做德國在遠東發展勢力的前哨，又奪取薩摩亞◎羣島的一部分。在不列顛殖民大臣手下的若干英國人士，自願與德國同盟，普羅對之異常審慎，因為他奉俾斯麥的一句為圭臬，不讓德國做歐洲大陸上的『英國的劍』。他怕倫敦要德國作先鋒，去對付法國和俄國。最後他要求英國保證整個的三國同盟，交涉遂因而擱淺。從事殖民各列強間的隙痕永遠不能消滅，是普羅與荷爾斯泰恩確實的希望，但不久就證明是錯了。

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爆發。那至少暫時又陷于孤立的法國，現在準備與英國停止競爭。倫敦與巴黎聚合作一『誠意協商』了結他們在北非洲的不和，法國得到在摩洛哥自由擴張勢力的許可，當它採取初步行動，德國藉威廉二世在丹吉爾◎登陸，反對漠視他的利益，當場提出抗議的時候，英國準備到了萬不得已時，與法國在軍事方面共同行動。不久以後，俄國在東亞戰敗，俄國新外長伊斯窩爾斯基◎在這裏也實行同大不列顛接近。一九〇七年他同島國商定劃分雙方勢力

範圍。一九〇八年俄皇尼古拉第二^②在勒法爾^③歡迎英王愛華德第七^④。俄法英三國互相聯合與三國同盟對立。這種分組對於德國極為不幸的意義，早已表現出來。在規定摩洛哥問題的阿爾及西拉斯^⑤會議場中，與柏林共同行動的只有維也納。其餘別的國家都與法國一致，甚至想在北非洲佔領的黎波里^⑥的意大利亦然，所以法國的意見有人扶持。

從前德國對外非常卓越的地位，不到二十年工夫，就大為削弱了。這種短處絕不能因為內部統一的繼續鞏固，可以彌補。就是在內政方面，俾斯麥所採取的各種措置，也沒有怎樣改良，只完成了一部做普通法律基礎的民法。此外沒有一點新的設施，去提高人民共同的意識，把遇見外界壓迫即行解體的性質，變成團結。反之，分離的企圖却日新月異表現得尖銳化。黨派變成了各階級利益的特殊代表，忘記了對於全國福利所負的責任。普魯士的波蘭人做激烈的妨害工作。在亞爾薩斯·洛林，有若干無良心的煽動家製造屬法的輿論。中央黨不惜向敵對的潮流送秋波，厲行它自私自利的要求。馬克斯主義明目張胆地反對愛國，輕蔑國家與政府，此外，它又煽動工人罷工，隨機主使嚴重的暴動。

俾斯麥雄大的建築物，發生這可慮的裂痕，對於膚淺的觀察者，是可以隱瞞過去的，因為經濟方面，突飛猛進，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工業以不盡的發明使外表生活豐富。電話，電報，汽車和飛機，使交通的速度，增加到極高點。實業到了花滿月圓的地步。國內和國外的貨物銷場一年一年地增加。人民不斷地繁殖，尤其是城市的人口。

這一切進步把整個發展的重大危險都瞞過了。正面發光，但勢力和統一却在後面崩壞。工廠煙筒的煙影當中，立着工人階級的不平。人口百萬以上的城市貧民區中，蹬着沒有產業的，正在增加的人羣，向着犯罪的路上去。精良的手工被機器排斥了。小商人遇見百貨公司只有退避三舍。農業感受缺乏工作力的困難，出產的銷路，又為代理營業者奪去了利益。他們負債，因而隸屬於城市資本，職業階級間的健全調和動搖了。于是精神方面創作的貧乏和淺薄便攜手進行。在學術方面最發達的是實驗的學科，如自然研究，醫學，化學和物理。思考和志趣均以豐富為目的，唯物論使生活為肆無忌憚的享樂。十九世紀初期的唯心論的世界觀，給『生存競爭』的平凡信心讓出地位來了。

但生存競爭支配時代，絕不只限于德國民族。它在德國周圍最近的其餘各國，影響尤為廣大。在那裏——尤其是英國、法國和俄國——早已實行帝國主義政策，要求把本國的勢力擴充到無窮。我們已經提過上述三國的競爭，他們在他洲獵取殖民地時幾乎發生衝突。德國同他們比較起來，出場實在太晚，而且立在旁邊很謹慎。但是現在這些世界國家的爭鬥成了一种妥協。正如我們看見的一樣，他們互相諒解，劃定勢力範圍。難道這樣就能鎮壓那毫不固定，企圖向前的力量嗎？他們現在就要停止嗎？或者他們聯合起來，按照他們的願望，改造歐洲中部的本身，因而開闢擴大勢力的嶄新的路道，不是更可怕嗎？妨碍三國協商的聯合，中歐列強的德國和奧匈帝國，橫豎比包圍它的世界國的環小得多。在這裏不是足以誘惑較強者，去對付較弱者嗎？

很快就來了一些磨擦，足以製造上述趨向中的劇變。一九〇八年發生波斯尼亞^①危機。當土耳其革命廢除蘇丹時，『病夫』的各鄰邦決定趕快犧牲土耳其，使自己不受損失。奧國外相阿楞塔爾^②與他的俄國同僚伊斯基爾斯基商妥了一項交易，後者要他國家的船隻，打開君士坦丁堡的海峽，前者要合併自一八七八年以來為多瑙帝國所佔據的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那^③。阿楞塔

爾貫徹了他的目的，伊斯窩爾斯基沒有成功，因為英國和法國不要讓帝俄到地中海去。結果在聖彼得堡與維也納之間產生了一種惡劣的不快，把東方的大強國，更推到西方列強大不列顛和法國方面去了。大約同時，倫敦和柏林間的裂痕，因為德國艦隊建造的爭論更加深刻。自從島國與德國在歐洲大陸的諸敵人接近以來，德國海軍部長提爾皮次①大將，以強大的毅力，擴充德國海軍，以便防禦對於德國海岸和商業的攻擊。英國聲明它在地中海的主權受了威脅，提出激烈的抗議，屢次談判都無結果。但最後大不列顛把它大西洋的艦隊從地中海調到波羅的海，因而造了一條對付德國的新陣線。一九一一年因為摩羅哥又起了第二次衝突，柏林與巴黎間的關係為之黯然而割了它在剛果②河畔的領土的一部分，但它覺得這次讓步是一種敗北，于是由樸蔭凱賽③指導的法國政策轉了方向，明目張胆地反德。

從現在起天色就愈過愈暗了。最重要的是俄國和法國都得到英國友誼的支持，把它們的目標轉向歐洲。上述的轉變開始了。那不准冒險直衝君士坦丁海峽的俄國，決定獲取巴爾幹半島上

的優先勢力，因而擊退奧匈帝國。但在法國，奪回亞爾薩斯·洛林的興趣又復活了。德國兩側無防禦的禍害，開始奏效。

東方最先動作。一九一一年意大利爲要奪取它的的黎波里，剛對土耳其宣戰時，巴爾幹各國得到俄國的庇護，組成同盟，會員爲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希臘和蒙特尼格羅。一九一二年它們攻擊土耳其，連戰皆捷，把土耳其驅出歐洲之外。雖然聖彼德堡的各愛子到了最後互相撕殺，保加利亞爲他三國所敗，但是主要目的依然貫徹了，尤其是塞爾維亞的勢力大爲增加，奧國的地位深受削弱。這時期三國協商圍着中歐的環，愈過愈爲縮小。俄國和法國締結海軍協定。如果萬一有戰事，英國担任法國北岸的保護。不列顛外相格奈⑤與法國駐英大使約定，如果和平受到威脅時，英法兩國的參謀本部立刻互相接洽。法國派專使得爾卡塞⑥到俄國去，運動帝俄向法借款，建造到德奧邊境去的戰略上的鐵路。不久法國自己亦將國民從軍之期延爲三年。一個範圍廣大，軍事行動的網已經佈置成功了。俄國外相薩索諾夫⑦在上俄皇的秘密報告中說，俄國關於海峽問題，除走歐洲糾紛的一條路外，很難向前進行！

聖彼得堡不怕這種糾紛，繼續作反對奧匈帝國的煽動工作。一九一四年頭幾個月，作了許多努力，目的在正式包圍多瑙帝國。塞爾維亞與蒙特尼格羅聯合，於是斯拉夫族大國在巴爾幹半島上的愛子，對於哈布斯堡族帝國的壓迫，更加強而有力。羅馬尼亞脫離了它與維也納的舊聯合，因為得到各種允諾，被拉到俄國方面去了。新巴爾幹同盟的計劃發現了，它的主要目的是在直接抵抗奧匈帝國。同時英國又與俄國開始談判，要同它締結一個海軍協定。

反之，在中歐陣營裏有些什末動作呢？孤立的，受壓迫限制的感覺，從四面八方襲來。柏林早已覺着了，普羅的後任，首相柏特曼·荷爾惠克⑤從一九〇九年以來就採取許多步驟，想與三國協商的某一國妥協。但他在聖彼得堡所作的調和衝突的嘗試，與在倫敦所作關於德國艦隊建造的新談判，都沒有實在的結果。以後他同威廉第二在兩次巴爾幹戰爭中，都儘量努力，撤去與德同盟的奧匈帝國未曾考慮的方策。德國沒有意思侵略，沒有意思擴大他的領土。只要那條對於它經濟勢力有關係，到東南直抵巴格達⑥的路總是開着，它便心滿意足了，爲了這，它須保持多瑙帝國與土耳其支配關係的存在是它特殊的利益。因此，它不得不要和平。爲要保障和平，所以它不斷擴充

軍隊，雖然因爲黨派的反對，還沒有到充分的程度。高聳在邊境的，危及生命的恫嚇，皇帝和宰相都不曾完全看透。維也納的人知道，這位北方朋友，是不高興作任何冒險行動的。因顧慮到這一層，雖有時幾至絕裂，但還是忍受了巴爾幹半島上的損失。實際上，奧國人自己也沒有幾大的興趣去動作，因爲多瑙帝國包含的民族，十分複雜，分離的企圖，甚爲明顯，內部實有許多障礙。但是當一九一四年初，關於俄國各種陰謀的凶告，像暴風雨時的電光一樣，迅速接二連三地來時，人才被驚醒，覺得應該有點防備。決定第一應該使德國明白這種必須，于是在桑格橋的外交部作了一篇備忘錄，討論哈布斯堡朝情勢的困難，含有各種改革的建議。備忘錄由專使遞呈威廉第二，以便獲得他的允諾。

在暗中憂心苦思時，塞拉赫窩的槍聲突然響了，刺死了奧國皇太子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夫人。凶手雖然爲奧國籍，但是塞爾維亞族。維也納人的豫想很不錯，他們的犯罪行爲，只是塞爾維亞在奧國領土內秘密結社一大串陰謀中的一節。因此，被派到柏林去的專使，建議該國採武力行動，對付騷動的鄰邦。

威廉第二與柏特曼·荷爾惠克兩人都同意。他們督促迅速實行，因為關于暗殺的陰謀很廣大普遍，又因為他們準確地算着，歐洲不至于干涉。皇帝以為俄國的軍事還沒有充分的準備，不能用兵。首相盼望英國慎重，因為他正與不列顛政府作殖民地協定的考慮，所以推定倫敦可懷好意。他們兩個人都錯了。事變的否認使他們吃驚。維也納對於塞爾維亞的干涉，有些躊躇。三國協商陣營的敵人力量振作精神，互相聯絡。法蘭西共和國的大總統樸蔭凱賽拜訪俄皇，保證法國對於協約的忠實。當塞爾維亞終于得到奧匈帝國措辭嚴厲的最後通牒，以後因為它只答應了大多數要求的一半，奧匈對它宣戰時，俄國就把兩國的爭鬥指為『歐洲事件』並且做塞爾維亞的一黨。于是普遍的衝突便到了極近的地方。倉惶的調和工作徒勞無功，德國努力想把戰禍只限于東南，亦徒勞無功。決定是在聖彼得堡，因為外相薩索諾夫得到法國準備作戰的新保證和英國對帝俄友誼的證明，勇氣大增，愆意俄皇下普遍動員令，不獨對付奧匈，而且也對付德國。

于是巨大的歐洲戰鬥機器便開始動作。哈布斯堡帝國配備它的武力，法國實踐前言下動員令。德國不得不同樣召集他的軍隊。為要能夠對付左右兩邊的攻擊，它先向俄宣戰，以後向法宣戰。

最後，英國站到它早已用書面商定的朋友方面，對付德國。歷史上最大的戰爭，世界大戰便開始了。

① Omütz 捷克麥爾恩地方城名，滾瑪赤河（March），訂約時間爲一八五〇年。

② Wilhelm I. (1797—1888) 一八六一年卽王位。

③ Otto von Bismarck 一八一五年四月一日生于射恩豪孫（Schönhausen），一八九八年七月三十日卒于夫里特利士魯（Friedrichruh）。一八三二—三三，住格丁根（Göttingen）大學，一八三七爲波次但候補行政司法官，一八三九爲射恩豪孫堤防監督，一八四七爲省議聯合會保守黨員；一八五〇爲耶爾福聯合會議議員，一八五一—五九爲聯邦會議代表；一八三九爲駐俄公使，一八六二駐法公使，一八六二任普魯士外長，內閣總理，爲改良軍制與議會衝突，一八六四丹麥戰爭，一八六五訂加斯泰因（Gastein）條約，一八六六勝奧地利，一八六七北德同盟，一八七〇—七一對法戰爭，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八日，爲新創帝國首相，一八七二—七九對中央黨爲文化戰爭（Kulturkampf），一八七八反對國民自由黨，施行保護關稅政策，建設普魯士國有鐵路網，訂取締社會主義者的條例，在柏林會議中爲奧俄兩國的仲裁，一八七九與奧同盟，一八八二與意同盟（三國同盟），一八八四開始殖民政策，與威廉第二爭權，關於取締社會黨人的法律，尤多爭執，一八九〇年三月二十日退職。

著有自傳思想與回憶。

- ④ Kurlnesson 卽畢森加塞爾(Hessen-Kassel)，現爲普魯士黑赫拿薩之一縣。
- ⑤ Molke (26.10.1800—24.4.1891) 以普魯士參謀本部的上尉資格，改組土耳其軍隊，一八五八年爲參謀本部總長，手訂丹麥普奧普法三次戰役計劃(分別進軍，聯合攻擊)，淡泊自制，忠于職務，人格之高，爲世模範，算言笑，有『大沉默家』之稱，文章亦美。

⑥ Prag 捷克的首都。

⑦ Napoleon III. (1808—1878)

⑧ Marx (1818—1883) 馬克斯主義的建立者，一八四二年爲萊茵新聞主筆，一八四五、一八四九年兩次被逐出德，一八四九年起，移居倫敦，主要著作爲資本論及與恩格斯共同起草的共產黨宣言(均有中文譯本) 一八六四年建立國際勞工黨。

⑨ Togoland 在西非洲，濱奴隸海岸自一九一九年起，東部由法代管，西部由英代管。

⑩ Kamerun 在西非洲，濱幾內亞灣，現由英法代管。

⑪ Neuguinea 世界第二大島，在太平洋，澳洲之北，現由澳大利亞聯邦治理。

⑫ Friedrich III. (1831—1888) 在位不及三月逝世。

⑬ Wilhelm II. (21.1.1859—) 父爲腓特烈第三，母爲英國公主維多利亞，一八八一年結婚，有六子一女，一九二一年喪偶，次年續娶（某賓居公主）。一八一八年退位，逃往荷蘭，現仍居于烏得勒支（Utrecht）東南多恩（Doorn）村中之多恩別墅。其自傳有中文譯本，一爲德皇威廉二世少年生活自傳（魏易譯），一爲前德皇威廉二世自傳（即位後的大事記，王揖唐譯）。

⑭ Friedrichsrnh 在漢堡東薩克森森林之內，俾氏住宅及陵墓均在此。

⑮ Capriyi (1831—1899) 普魯士的將軍，一八九〇至九四任德國首相。

⑯ Holstein (1837—1909) 俾斯麥下野後，德國外交家。

⑰ Helgoland 在北海，屬什列斯威·好斯敦，一八九〇年，英國以之換取德屬非洲之桑給巴島（Zanzibar）。

⑱ Bismarck (1815—1898) 一八七〇至一八九〇任首相，晚年入意大利籍。

⑳ Samoa 在太平洋澳洲之東，現由新西蘭管理。

㉑ Tanger 摩洛哥的要塞港，濱直布羅陀海峽。

第七章 普魯士德意志帝國

24. Iwolski (1856—1919) 一九一〇—一七年任駐法大使，仇德，世界大戰負有相當責任。

25. Nikolaus II. (1868—1908) 一八九九年發起海牙和平會議，一九〇五年被迫制憲，一九一四年受作戰派影響，爆發世界大戰，一九一七年退位，次年與全家均被槍斃。

26. Ravel 愛沙尼亞的首都，濱芬蘭灣。

27. Edward VII. (1841—1910) 一九〇一年卽王位。

28. Algeciras 西班牙南方的城名，在直布羅陀附近。

29. Tripolis

30. Bosnian 南斯拉夫的地方。

31. Alirenthai

32. Herzegovina 南斯拉夫的地方，在波斯尼亞與蒙特尼格羅（亦譯門的內哥羅）之間。

33. Tirpitz (1849—1930) 德國海軍的創造者，一八九七—一九一六年任海軍部長。

34. Panther

- ② Agadir 摩羅哥的港口。
- ③ Kongo 非洲赤道的河流。
- ④ Poincaré (1850—1934) 曾擔任法國內閣總理，又任總統，反德者，一九二二年進兵魯爾。
- ⑤ Hey (1862—1933) 一九〇五—一六年任外相。
- ⑥ Delcassé (1853—1923) 法國政治家，數任外長。
- ⑦ Sazonow (1861—1927) 一九一四年任外相，對於世界大戰的爆發，負有相當責任。
- ⑧ Behnmann Holweg (1861—1927) 一九〇九—一九一七年任首相，著有對於世界大戰的觀察。
- ⑨ Bagdad 小亞細亞伊拉克王國的首都。
- ⑩ Singherfelke
- ⑪ Sarajewo 南斯拉夫的城市，從前波斯尼亞的首府。
- ⑫ Franz Ferdinand 生于一八六三年，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被刺。

第八章 民國的發展

我們要試一試，至少應該大約明白，一九一四年夏天的事變，從歷史上觀察，對於德國有什麼意義。我們應該把細微末節除開，把眼光專注於這塊所討論的我們運命的大綱。第一我們所看見的是：我們自始即能暴露的特徵之一，中歐地勢的惡運，現在達到了它最後，最高度的可能。直到此時在同一方向所發生的事情，用回顧的眼光看來，好像只是一幕未完的前戲。阿明只反對了從西侵入的羅馬人。以後德國人佔了幾百年的優勢，在此期間，無防備的地區的弱點，變成了支配周圍的力量。當斯陶斐爾族滅亡之後，周圍開始合成一些統一的國家時，那種危險雖然常是像電光突然而一現，時而從西，時而從東，有時也從北來一次打擊，可是從來沒有從四面八方來一次集中的突擊。甚至三十年戰爭的經歷，可謂異常痛苦，但實際上只是外國從北方和西方輪流交替的干涉。真正包圍德國的第一個試驗，是十七世紀法國做的，巴黎政策的領袖馬薩林，瑞典，波蘭和土耳其爲了這項企圖締結同盟。以後法王路易十四冒險從東西兩方威壓奧地利德意志時，遇着了英國，荷

蘭和西班牙的敵對行爲，最後不得不以較小的獲得爲滿足。再以後爲了自己的疆土北德平原——特別享盡中部地勢痛苦的，是七年戰爭中的腓特烈大王，那時馬利亞·德利撒大告成功，使法國瑞典和俄國與奧國兵力一致。但英國在普魯士方面，幫助掩護西側，牽制法國。拿破崙的侵略戰爭，又是明顯的自西突擊，雖然異常凶猛，但其餘同時被攻的歐洲終於成了德國的朋友。一九一四年衝入德國境內的災禍，超過直到現在所有的一切。因爲除歐洲大陸的敵人法國、俄國、比利時和塞爾維亞外，英國也馬上加入了。包圍是完成了，不久以後，意大利和羅馬尼亞也調動軍隊對付德國。所以我們不必言過其實地說，中部地勢的災禍，毫無遺留地到了德國身上，前無其比，達到爆發的最高度。

假若我們看了這種事實，就有德國在歷史上要遭遇空前不幸的印象。德國似乎只有滅亡的運命了。純粹理智的考慮說，它不能抵抗與他爲敵的各方面的威脅，因爲它的同盟國奧匈以及後來的土耳其和保加利亞，都不能稍微排除兩個陣地比例的不均，因爲敵人在作戰時期內不斷強迫新的國家加入他們的隊伍，最後共達五十二國，此外，他們又拉了巨大殖民地的兵力來幫助他

們。

但在令人不能喘息，致命的包圍的第一刹那，有什麼動作呢？當全部潛在的不幸產生了時，從國內人民深處，也有一種達于極度的對抗運動，超過了直到現在的一切。在危急存亡的時候，真正的德國，無條件，無界限的，聯合的德國產生了。現在自從一八一三年以來第一流人物的夢想都實現了，現在俾斯麥的功業完成了，但現在是全部的，沒有任何界限。各黨派的精神都像殼一樣在統一意志的烈火中燃燒，階級的分別沉淪了，憎惡和猜忌都消滅了。長子和矮子，窮人和富人，鄉下人和城內人，官吏和商人，工人和學者都比肩並行到那為全國自由而戰的軍隊裏去。任何激烈反抗的心情都向犧牲屈服，任何十分迷誤的思想，都自動放棄，與神國取一致行動。一切人保證一切，都是同一運命的同一同志。空前未有的民族的德國是產生了。

于是一下達到了一千年的舊目的。如果我問想一想我們打算在這塊約述的，民族發展的遼長的，似乎無窮的道路，便可明白這種現象的不朽的價值：最先由四分五裂的各族組成那要支配歐洲，不支配德國的『神聖』基督羅馬帝國，以後因為歐洲各國反對統一的大胆辦法，中部帝國

復陷于分裂，成爲獨立區域——候國——，以後整個降爲幻影，表明業已沒落，但在人民渴望中從新產生與前不同，目的專在德國的形體，普魯士把它從過去分離的殘餘中加以組織，到了威廉第二時代又在大眾心裏分崩析離——如果我們輕輕地看了這條發展的大連串，那我們便明白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對於我們是如何重要了。現在一切分離都被勝過了，內部組織的重心不在各邦，諸候和議會，只是在廣大的，包括一切的民族全體。

上述兩項德國運命萌芽的實現，在相互衝突之中，決定民族的經歷。外部局勢的整個否定與內部統一的整個肯定掙扎。簡單地說，這便是前二十年的內容。對於重要事變的梗概，我們要馬上作個簡潔的說明。

德國對付毫無空隙的包圍的，是它方才得到的精誠團結的無比的力量。它做了些類乎奇蹟的事業。

一九一四年它的軍隊在西方前進，經過比利時深入法國。軍隊雖然于瑪倫河①畔苦戰之後，在巴黎郊外停頓着了，但是以後在法比境內築了堅固的陣地。這時期東方的德軍，因俄軍凌人的

優勢，于最初退却之後，在奧登堡、奧魯登多夫指揮之下，于松山和馬蘇爾湖沼地，得到了兩次光榮的勝利。以後他們幫助奧國擊退了一百萬帝俄的軍隊。最後的結果不獨肅清了德國境內的敵人，並且把救出的中部擴大到比利時，以及波蘭的一大部分。一九一五年這種擴大又有十分重要的進步。當英法在西方戰壕內浪費全部異常激烈的攻擊時，德國向東方舉行主要的突擊。馬蘇爾湖的冬季之戰，俄軍受了一個殲滅的敗北。以後俄軍在哥爾里折——泰諾夫的陣線，爲馬肯森衝破，被擊到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格羅德諾地段上。於是全部波蘭和波羅的海畔的一切地帶都幾乎被獲取了。還有塞爾維亞也完全被略得了。一九一六年困窮的中歐也有了新的擴大。雖然想在西方奪取凡爾登因而縮小法國戰線的試驗是失敗了，可是羅馬尼亞剛一加入戰團，就幾乎完全被征服了。一九一七年情勢好像大大緩和了些了。被擊碎了的俄國起了革命，全部俄軍陣地，在最後向東加里西亞進攻，被德軍迎頭痛擊之後，已陷于動搖。未來的帝俄主宰者，布爾塞維克黨，不得不決定休戰，于是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約，排除了東方的壓迫。同時在西方，因爲奪回了德軍陣地的大部分，使法國有計劃的大進攻失敗，並粉碎其他的突擊，此外奧匈藉北

方友軍的幫助，使意大利在伊松索河畔的陣線歸于分裂，被迫到彼阿未河，這些接二連三不可一世的大成功，允諾了良好的出路。『肯定』正在預備對『否定』高唱凱旋。統一的力量表示勝過了地勢的厄運。現在只是西方還沒有完全的勝利。

但『否定』的黑暗勢力，有赤裸裸的生存競爭時代給與它的難堪的同盟，便是物質和人羣。好幾年來德國就是一座各方面被包圍的要塞，差不多與外界完全隔絕了。因此，它只有從自己的源泉中，去收括做防禦的補助材料。重要的用品逐漸減少起來，使絕對必需的軍用材料的製造感受困難。最壞的莫過于英國施行飢餓封鎖，減少了人民的食料，不久以後，麵包，肉，牛奶，雞蛋，糖和別種糧食都只能作一定的小量的分配。因為許多戰爭而不斷損失的隊伍，從困窮的國內，逐漸得不到價值十足的，甚至最後也得不到價值低下的補充士兵了。但是嚴重的各種缺乏，在國內製造了分離的空氣，以及對於領袖暗中不滿和逐漸增多的批評，以後，那隱藏在歷史上久已退後的弱點，不和與小小爭鬥又起來了。最初，那些默默不語的各黨派，從新抬起頭來，堂堂地做各階級的天然領袖。無良心的人民煽動家，宣傳憎惡與反抗。受東方布爾塞維克挑撥的馬克斯主義，贊揚革命

爲脫離壓迫痛苦的救星。民族的德國是生存在軍隊從前的精銳部隊裏面，他們要抗戰到底，爭取最後的勝利，可惜他們本國潛伏着萎靡懦弱。但在敵人那邊，有採辦一切原料，製造戰鬥器材，給養隊伍和人民的地方，而且一九一七年在西方列強方面參戰的美國，確許出幾百萬少年戰士。

一九一八年在這些預兆之下開始。德國隊伍以不曾減少的力量，襲擊西方敵人的陣線，因爲他們也要在這裏求個決戰。他們向亞眠，向福郎登的英人，在瑪倫河上，在雷姆斯舉行了四次大攻擊，都得到很大的利益，可是沒有達到所希望的突破。這時候從美國開來的新鮮隊伍到了法國，在阿眠與聖昆丁中間的羅馬人路上，舉行突擊。德國最先移到西格弗里陣地，以後又退到馬斯河與安特渥普間的新地段。他們以極度的勇敢防禦寸土尺地，抵抗敵人的突擊。但現在他們後面的中歐集團的建築物崩潰了。保加利亞人和土耳其人都放下武器。多瑙帝國土崩瓦解，意大利人藉英美人的幫助，像洪水一樣氾濫到德國的鄰邦。地理的厄運獲得了優勢。

在東南，厄運高聳得可怕。它的陰影好像神秘的黑霧籠罩着中部歐洲的帝國，弄得一切破壞的毒素，都突然爆發。驚愕，極度疲勞，惡意的煽動和對於敵人狡計誘惑——敵人以「公道的和

平』作德國人民反叛的報酬——的盲目的信賴，產生了因顛覆現有秩序而發作的瘋狂。紅色的火焰在艦隊水手方面和各城市貧民區中升起，叛亂的破壞的燃燒，燎及全國。皇帝威廉二世逃走了。各邦的君主都退位。宣佈共和，同時馬克斯主義的恐怖政策掘去了行爲的一切支柱。於是全國陷于瘋狂無目標的紛亂之中，國外的軍隊還在西方作堅強的抵抗，可是德國因爲本身自暴自棄的行動成了失敗者，敵人便容易對付它了。

敵人的企圖如何，很快就被明白認識出來，令人吃驚。最初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休戰，奪去了德國防禦的任何可能性，因爲休戰條約令德國交出大砲，機關槍，飛機和船隻，同時又維持飢餓封鎖的殘忍壓迫方法，使痛苦深刻化。以後，那包含一大堆極端要求的凡爾賽和約以新武力的恫嚇，強迫那弄得無抵抗的對方。德國的領土到處都有損失：西割亞爾薩斯、洛林與法，摩勒內、歐本及馬耳美第與比利時，北割什列斯威的北部與丹麥，東割細勒西亞的幾部分，上細勒西亞和東普魯士，幾佔全部之西普魯士和波森與波蘭，默麥爾與立陶宛，但澤爲自由市，胡爾德與地方與捷克斯洛伐克。此外還有全部殖民地的喪失。如果我們不把浮出的背景看一看，那

這個破碎的形象還不完全，多瑙帝國粉碎成爲小的奧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以致德國在東南失去了任何後盾。但在東方建立了波蘭，波蘭之後又建立了一批邊疆國家。法國與最重要的新興國家結爲同盟，以便再製造一個包圍德國的堅固的環。

這種辦法的意義是很明顯的。德國沉淪到無力的田地，應該使之保持不變，成爲永久狀況。爲要確實達到這個目的，凡爾賽和約還供給了十分特別的處置。失敗者應該交出他海外的一切領土，使他的困窮的程度加強，他應該供給無數量的動產，如機器，煤炭和牲畜。他應該用幾十年去繳納的戰事賠款，暫時沒有規定數目，以便後來可以爲極端的增加。勝利者佔據德國出產最富的區域萊茵河西岸，只准臥在地上的敵人有十萬陸軍和小小的艦隊。最後他們還把世界大戰的責任加到他身上，他雖然作了激烈的抗議，仍不得不親自在和約下面簽字承認。

於是地理的厄運完全佔了勝利，它的享用者，中歐的包圍者，高唱凱旋。無數量的痛苦彌滿着德國，有好多年。它好像一塊殖民地一樣，被奴隸，被剝削。規定戰爭賠款的第一個數目是二千六百九十億金馬克。一九二三年法比兩國，以懲罰未能按時交付木材爲口實，進佔魯爾^(a)區域。法國內

閣總理樸蔭凱要把德國產煤的中心區域拿到手裏，此外，還盼望因軍隊向東北推進，使萊茵流域與德國軀幹分離，因為在那裏曾收買了賣國賊，要建立一個獨立共和國。後一企圖因居民堅決反抗而失敗，但西發倫礦山的奪取，却使馬克的價值消滅。以後德國貨幣本位的改革剛一成功，戰勝的列強便于一九二四年監督戰敗者的財政，以德國鐵路、關稅和租稅收入為擔保，按照美國人道斯的建議，在不停的時間內，每年交付二十五億金馬克。一九二五年法國不照和約的規定，不開始萊茵的撤兵，要這樣強迫鄰國完全解除武裝。但這樣完全解除武裝還嫌不夠。德國看到沒有辦法，只有締結羅迦諾公約，它同英國、意大利和比利時，擔任法國邊境的安全，此外又按照凡爾賽和約的規定，不得在萊茵左岸以及自右岸起五十公里之地，有任何軍事的設備。于是西方毫無防禦，同時南方和西方又為法國的朋友所包圍。這個四周均無抵抗的國度，同時又須進貢，財政陷于極度困難。一九二八年楊格計劃代替道斯計劃，賠款的總數大約定為一千一百四十億金馬克。分五十九年交付。這樣一來很快就陷于絕境。一九三一年德國的經濟生活現出完全疲憊的狀態。許多銀行破產。大多數工廠應該停止工作。失業的人數增加到六百萬。從前偉大、富裕、有極高成

續的一個民族，似乎只有滅亡的運命，不可救治了。

假若我們把這繼續到無窮破碎田地的痛苦的道路大約看一看，不知不覺就有這個問題浮上我們的心頭：一九一四年舉國一致的『民族的德國』到哪裏去了？最後我們看見它在軍隊中還有效力，一九一八年隊伍在他們的大元帥與登堡指揮之下，以毫無瑕疵的態度回到混亂的故鄉。難道『民族的德國』要在這混亂之中沒落嗎？難道比用武器公開打仗還要苦的戰事後的戰爭，要從它脈管中吸去血液嗎？難道自相殘殺的毒素腐蝕了它高尚勇敢的欲望嗎？乍看差不多是這個樣子。因為一種脫離混亂的政體，把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不省人事的狀態定為制度。威瑪的國民議會給德意志共和國訂了一種憲法。但是它不會找一個有堅固基礎，深思熟慮，總攬一切的領袖，去代替國內業已傾覆了的舊組織，它創造了一種滑溜無助的狀況，把全國的運命恰巧交給那般天性好分裂與對峙的分子，各黨派。以利害結合的各黨派，按照由選舉產生的數量的多寡，去施行全國的統治。他們的勢力絕對舉足重輕，甚至對於大總統亦然，關於最重要的問題，他都要服從正在執政的各黨派的意志。所以自始就不能有維持久遠的事，動搖變成了規則。由當時多數的陣

營中所組成的政府，不獨要顧慮到自己後台老板的願望，而且同時還要注意，不要為敵人所推翻。他們站不住腳，不『被維持』，即被排斥。或許更不好的，是因為這種方法，一切要得勢力的分子，不會被屈服，被限制，最先被解放，以後又被煽動，作無阻礙的活動。上行則下效。如果統治者為各黨派的特殊願望儘量利用時機，那被統治者就要保護以前未曾主張，方向不同的自身目的了。因此，往日潛伏在德國的一切對峙，又為黨派政治所喚醒，而且尖銳化了。各階級互相爭鬥懷抱激烈的敵意，而工人階級因為經濟的動搖失去了職業，市民的中間階級因為貨幣價格的下落，在戰後幾年內，損失了他們的儲蓄，不平羣衆的增加，令人吃驚。所以馬克斯主義為它煽動的企圖得到了廣大的園地，公然武裝起來，向有產階級進攻。那些非常危險，或用陰謀狡計，或用欺騙方法，迅速獲得金錢的少數富人，失去了對於公衆的義務感覺，又因無目的的浪費，更刺激金錢甚少者的嫉妒。各邦屢次反對國家，各部分要脫離全體的傾向成了公開的叛亂。在為勢力而掙扎，或為保持自私自利的目標而掙扎中，道德的束縛便弛廢了，因為沒有較高尙的意志去使它緊張。但是一年壞似一年的內部的解體，對外絕不能有團結一致的行動，所以執行屈辱德國的人，在行動的時候，不會遇着

有效的反抗。那基于完全錯誤計算上的黨派政府的『履行一切要求的政策』——他們以為勝利的列強逐漸要自己明白他們過度的要求是妄想——終於產生了不明白自己弱到無希望的意識。在衰弱狀況中，破碎也繼續進行到無窮的地步。

雖然如此，在佈滿德國的凡爾賽的陰慘夜色中，仍重新燃起了一九一四年夏季的光。那些日子的大胆向上仍慶祝了它的復活。那喚起德國運命災禍的衰弱，因為內部發展的完成，得到了皇的肯定，遂遭失敗。完成這種奇蹟的是阿多夫·希特勒的功業。他生在德國政治區域那邊舊哈布斯堡族帝國，早已思念着他祖先的故鄉。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他志願投到德國軍隊裏，他在軍隊裏面，經歷了忠義奮發的幸福，戰鬥的重壓和恐怖以及沒落的痛苦。災害年度的一九一八年十月，他因為受了嚴重的毒氣，暫時失明，他決定從事政治生活。這他不是說廢話的人，他和其他一切的人完全不同。他只是為德國，為那個四年前他看見光輝燦爛，以後朦朧不明的德國，作不斷的奮鬥。從現在起他成了新的『民族的德國』的不倦的宣傳者。他要實現固有的『民族的德國』，克服一切分離的界限，一致團結對外。他到處看見的只是小器的爭鬥和窄狹的自私。在紛亂的爭鬥

中，只有兩種思想的大潮流被認識出來：市民階級反對威瑪憲法的國家感覺，和工人要改良在社會上困苦生活的正常要求。希特勒想在國家社會主義中把兩者合而為一，架一道從右到左的橋梁，奠定他民族聯合的基礎。

這便是他行動的出發點。他他要復與德國的希望，繼續提高，對於所努力的將來，作博大精深的觀察。他根據固有的，基於自然的感覺，認出血統的，人類永久原質的重要勢力。他從這裏推論到全體。種族學，各民族血統的特殊原有性質的學說，對於他不只是一種學術的認識。他堅決地把學術的認識變做他的政策，把它當做民族天然團結的至高無上的良好證據。德國民族必須拯救，必須保持純潔的血統，使它能夠為獨立自由的發展。只有一切民族性生存的精華永遠堅強，才能有真正的組織。因此，我們應該防備不要使精華為別種血液所混合，稀薄化，外國化，因此，第一必須把那自幾十年以來，尤其是自世界大戰以來，在德國愈傳愈廣的猶太種族，加以排斥。

但這只是一方面。保護特性必須與喚醒潛在的天稟，攜手並行。恰巧在這種喚醒工作中，希特勒的人格施展了，他具有魔術的勢力。他那遭遇反對從不疲倦，反而增長的心中的絕對肯定，使他

堅定不搖地信賴他的民族，和民族在歷史上證明了的偉大。這位天賜的領袖，恰巧具有那自從阿明以來，雖有一切錯誤，雖有一切災禍，但每次零落之後，仍能使德意志人復興的性質，以便再去走那發展的艱難道路：獻身一種主義，脫離英雄思想，以犧牲自豪。所以復興者的呼聲，變成了民族不朽力量的動人的檄文，誘出了那只是爲日常憂慮所蓋覆，自古時以來就湧噴的源泉。他的宗旨第一在重新鼓舞自一九一八年以來，因內憂外患而受損失的道德能力，培養自信去代替失望，培養恢復的決心去代替疲倦的放任，培養團結的精神去代替分化。他不諂媚，他不飾非，他不用空洞的確約誘人，但他不住地用善意的嚴格，求愛的忿怒，回到那句一毫不假借的安慰的話語：天助自助者！當他督促那亦步亦趨不斷活動的黨徒，對一切下流分子，對赤色恐怖，對漠不關心的睡眠狀態作勇敢的行動時，當他把他們組成保護梯隊^①和突擊隊^②，少年團和婦女團，逐日訓練，以便盡其力之所能及的時候，常是在熱烈的演詞中，按照這種緊嚴的意志，批判局外者的散漫與無能。他用激烈的話語，攻擊執政黨派，議會制度，『履行一切要求的政策』的弱點。但他譴責的衝力不在批評，却在批評後面的要求，在指出永久的價值，與現在無常的空虛作個對照。他的異議同時就

是獎勵，他的拒絕每次都是高尚事業名義下的一種戰爭。所以他的行動在破壞中也是建設。只有『肯定』命令他去『否定』。

希特勒的道路，既修遠而且無窮的困難。在生活中，沒有比抵抗自暴自棄和衰弱無力的奮鬥，再厲害的奮鬥了。因為它們逃避攻擊，讓步，不肯抵抗。所以他以不倦的熱心，去妨碍那萎靡不振的性質，煽動民族的良心。他的運動始于一九一九年二月，黨員七人，他稱為國家社會黨，實有至理。黨中活動分子，逐漸在明興②擴張，傳播到巴燕的別處地方，以後也到了德國其他各區。一九二三年國社黨已經有了五萬五千多的信徒。但在同年受了一個嚴厲的打擊。在巴燕首府起了脫離國家的危險謠言。於是希特勒打算作第一次革命，率領他的信徒，宣佈一個德意志國民政府。但這次暴動，因為警察和國防軍的幫助被彈壓下去了。十月九日，十四個國社黨員在明興將軍堂前作非武裝遊行示威時，犧牲了他們的生命。領袖和他的許多同志都被捕，被提起訴訟。希特勒被判在蘭芝堡③要塞中受禁錮，他的黨被禁止。一九二五年他恢復了自由的時候，孜孜不倦地重新開始，在幾個月之內，他就集合了二萬七千老成練達的同志。從現在起才有真正的興隆。一九二八年，逐漸

增加的羣衆，在國會中掠得十二議席，兩年之後，增至一百零七，又兩年之後得二百三十。這數目最足以說明國社運動難于遏抑的膨脹。希特勒爲了使運動瀰滿德國起見，於是改變他的策略。他企圖在議會本身地盤上，去戰勝議會政治，用合法的方法，即威瑪憲法所保證的方法，去奪取政權。他這個在野黨，早已有充分的力量，可以從內部去震撼共和國家的腐朽組織。一九三二年大總統選舉，他在復選時，得到的票數有一千三百四十二萬。布魯寧^①內閣不得不下台，巴本^②內閣亦然。但希特勒對於如果他組織政府所提出的要求，還常是被拒絕。最後到了一九三三年初，時間才成熟。國社黨和德意志國家人民黨互相携手，施萊轍^③的內閣便傾覆了。

同年一月三十日，大總統與登樞任命希特勒爲國務總理，負指導全國之責。從這天起，他的意志決定一切。從這一天起，民族的德國便在中歐地方得到勝利。我們在這裏只把普及全國的創造事業說個大綱，可是在這個大綱裏，已足表現我們在歷史上打算指出的那種民族發展的實現，業已產生了。

第一便是完全統一的開始：現在尚存的各邦共計十六個，都失去了它的獨立性。各邦設總督

一人，直隸國家。它們的邦議會都消逝了，它們的行政受唯一領袖的支配。從前國會中四十四個黨派只得讓步。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都被禁止，其餘各黨均自動解散。國家社會黨與國家聯合起來，不可分離了。它將來的任務是指導全國，行政義務則由政府機關負責。但人民的各階層都應該成長發達，為全體服役。那困窮不堪，深受剝削農民階級，被人用盡全力去保護；世襲莊園法使他們再與田地發生固定的關係，新開懇地給了新移民的區域，農業方面的產品，大大地改變了，務使於國民的日常生活有益。聯合成為工作戰線的工人階級，從無所事事的壓迫中被解放了。他們得到許多活動的新區域；城市和鄉間的房屋建造，溝通各大河流的運河的開鑿，尤其是佈滿全德各部分的公路網的建設。失業的人數由六百萬減至一百五十萬。對於市民階級，那代表他們需要的各職業階級被聯合起來成為範圍廣大的組織。國內商業和手工業，因為生產停頓和工廠歇業都早已麻痺了，現在因定貨的很多，又得到了新的鼓舞。而且有產階級，被拉來做救濟困窮者的工作，幫助增進人民的幸福，尤其是冬賑工作，幾百萬窮苦百姓，都得到他們施捨的煤炭和糧食。

于是欄柵被衝倒了，四分五裂的壁壘被毀壞了，于是一個團結的，包括一切的單位生長起來。

那變爲空洞，分崩析離的國家，從上至下，都爲人民所貫注。這種人民在身體和精神方面都與故我再見，而且徹底革新了。因此，有一道法律肅清官吏中的猶太分子，因此，又有其他規定在雅利安與非雅利安人民當中，劃一條清楚的界限，防備兩個種族繼續混合。同時更有特殊辦法促進康健。有遺傳病的份子不准繼續生殖，難于矯良的犯人，與一般人離開。爲了預防因生產率減退而逐漸死滅起見，于是貸款與資產甚少的人，使之易于結婚。德國人自少年始就從事運動，爲鍛鍊身體之用。但內心的思想與感覺，常得到民族大團結的暗示，只有民族的運命才能給個人以真實永久的意義。歷史紀念節令人回想到過去的光榮。勞動節的五月一日，把一切軍民人等都召去慶祝。從前的真正的民族風俗都得到慎重的保育。

但在這個依賴自己，注意自己，使人民明瞭自覺的德國之上，只有一個政府，它的任務是要做一個真正的人民政府。最高領導權是在希特勒自己掌握中，他自從年高的大總統興登堡逝世以來，就是全國的領袖和國務總理。他的權力提高了，同時他的責任也增加到無限。因爲他要作對內和對外的重要決定，全國的運命都在他的兩肩上。但是他不要做爲所欲爲的獨裁者，像一個專制

君主一樣去統制六千七百多萬的人民。在作特別重要的決定時，他總是諮詢全體人民的意見，因為他把自己看做國民的委任者。一次一次舉行的投票，便是一切人民意志的寫生。因此，有一種與威瑪政體不同的憲法完全自然產生出來，在一人與全國之間成爲明瞭清楚的協合。在這裏，自然而然地浮上了與古代日耳曼族——德國民族成長的原始細胞——的比較。正如當時在千人組會議中能執干戈者舉行集會，以喝采贊成首長的意見一樣，現在有選舉權的羣衆，在投票箱裏用票紙表示他們的意見。歷史上的風俗習慣都從窄小的區域傳到廣大的區域，從部分傳到全體。是在原則上回返到業已零落了我們始祖的民主政治，優秀分子的民主政治，種族聯合的。每個負責者都有發言權，有決定權，至于執行之權則歸于領導者。一種發展的長期循環合攏了，現在採用古代方法的程度，證明經過的大道是不错的。

從這項回返原始的事實，我們就可以明白認識，我們是站在首要的轉變點上。我們在觀察的時候，常是指出德國的內部組織。我們的出身一律是農民，逐漸廢除了上層階級的貴族，以後成了封建制度的階級。神聖羅馬帝國光榮時代終了時，組織了全新的城市制度，逐漸浸透並分化了社

會組織的傳來的單簡形式。因為市民層伸長到從前純粹農民層之間，又成立了一個別的階級。完全不同的居民互相並立，兩個性質疏遠的分子成爲一種紛亂的對立。農民階級降爲大地主的隸屬，騎士階級絕滅了。城市獲得領袖地位，使各邦得到它的特徵，各邦用城市的存在方式，團結境內的人民。但最後各邦也受到這種城市的震撼，它們擴充，不可遏抑，在長成大城市時，吸收其餘各地的居民，使之不能生存。同時又向下分出一個新的勞工階級。全部組織的破壞改革正在準備，只有從上面來一個決心的平均才能預防。希特勒的周密的政治觀念，便是努力求這種平均。他看到全體，把城市和鄉村，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總括起來，要他們平等，做一個偉大民族的各部分。他與從前和現在的任何貴族政治恰巧相反，把原有的各部分，收容到他的大一統之中，要使一切人爲一切人努力。於是幾百年的遺產，德國的形形色色被駕馭着了，只有這樣才能得到並增加種種的力量，這些力量都適應一個宗旨，一個目的，即德國的繁榮。但國社黨的運動，在以思想上的武器，去貫徹並支持現有各色羣衆，是團結全民族的鐵搭釘。

這個曾經精疲力竭，內部受傷臥地的德國民族，現在都歡欣鼓舞，去追隨他們領袖的咒語，古

代的咒語：『你起來行走！』在今天已經敢說，他們絕大多數都有了恢復的勇氣。在轉變時一定
有過許多痛苦。希特勒在他自己的演說中曾公開承認。過慣從前生活形式的年紀大的人，以自己
爲目的的放浪的朋友，尤其是物質平均主義的信徒，都懷着怨憎，去而之他。但他們的數目是很少
的。如果我們想到另一方面，那自從幾十年來，希望無產階級的國際共同行動救濟的幾百萬工人，
如今在故鄉找着了快樂的工作，並且出力幫助這故鄉的繁榮，那我們就可以認識，創造新的將來
的意志，是如何根深蒂固了。由國際聯盟管理了十五年的薩爾區域的人，差不多全數都回返到從
前的祖國來了。德國在事實上已經成了一個統一的組織。歐洲中部一個努力向上，內部鞏固的集
團了。

靠着對於這個集團的不可動搖的信賴，團結的意志，希特勒已經能够打破衰弱的嚴重束縛，
爲德國奪取了在歐洲應有的地位。當他開始執政時，德國在外交方面毫無勢力之可言。可是從就
任的頭一剎那起，就有一個『與其他的國家平等』的口號。他所反對的是屈辱，是受壓迫，做那些
爲所欲爲，一九一八年的戰勝國的隸屬。第一有傷名譽的，是自休戰以來，造成毫無勢力的最重要

原因的沒有武備。緊緊環繞德國周圍的都是互相聯盟，一致團結，全副武裝的國家，如果它們高興，每天都可以來侵襲中歐無防備的國度。德國早已提議，實行凡爾賽和約所允許的普遍裁軍，以便除去那令人難堪的不平均。在日內瓦的國際聯盟所開的會議，是勸助並實現別國這種責任的，但自一九二五年以來，毫無任何結果。一九三三年它忽然要求德國作一個『試行時期』，以便再給它的鄰國一個機會，保持絕對的軍事優勢。希特勒于同年十月十四日宣佈德國退出國際聯盟，作對於這種屈辱的回答。他的第二步辦法來得迅速。當日內瓦軍縮會議中止它們無窮的討論時，他向外國各政府建議，把德國國防軍從十萬人增加到三十萬人，請求同意。但法國拒絕，而且不久以後，它就決定大大擴充它的軍備。大約同時，英國和俄國也採取同樣的步驟。德國元首看到大家都違背凡爾賽和約的規定，以為他的國家也有整軍的權力，于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頒佈了一道法律，恢復徵兵制。從現在起，德國軍隊開始重新建設。這項事件的影響非常之大。德國人民又可以抵抗外來的侵害，恢復獨立與自由了。不久以後，有第三個辦法來達到上述目的，把萊茵地方完全置於德國統治之下。這件事也有它特殊的來歷。正如我們聽見的一樣，在一九二五年洛迦諾公約

裏面，德國負有不得在萊茵左岸以及自右岸起五十公里之內作任何守備的義務，以便服從巴黎政府的壓迫，保證凡爾賽和約所規定的西方邊界的不可侵犯。但是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法國與俄國締結了一個互助公約，從東方和西方，給了中歐一個二重的恫嚇。關於這方面，希特勒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宣佈，他看到沒有辦法，只得把無防禦的萊茵地帶置于德國武力保護之下，並且把軍隊送到上述地點。于是他把德國從戰後的一切屈辱條件中完全解放出來了。

與他這種恢復德國勢力的斷然奮鬥並行的，還有別的行動，足以證明他一面使本國強盛，同時也努力于歐洲和平的保障。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他同德國最大的東鄰波蘭，奠定了諒解的基礎。他同這個國家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直接規定一切當前問題的相互關係。這樣一來，於是長久的，重要的，含着危險爆烈燃料的衝突，便掃除了。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與英國成立的海軍協定，宗旨亦與此相同。據該協定，德國海軍只及不列顛帝國全部戰艦百分之三十五，這便是向支配海上的島國表示，德國——按該領袖自己的話語——既沒有意思，也沒有必須，更沒有力量，與英國在海上作任何競爭。以後，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希特勒有個眼光遠大的建議，是他維持歐洲永

久和平誠意的證據，無可非議，他擬了一個避免戰禍的詳細計劃，願同他的各鄰國訂立二十五年的不侵犯條約。

如果我們總括一切，就可以做個結論說：數千年來，妨碍德國民族成長的，肢節甚多的，德國地勢的分解作用，現在因為完全統一已經失去效力了。德國地勢，無防備的中間地勢的災禍，我們常常，尤其是自俾斯麥下野以來，看到它以破壞的方式來決定德國命運，現在由內部發展去迎頭痛擊，大告成功了。這項事件的真正價值，只有讀過歷史，認識我們從前所受的痛苦教訓的人，才能明白。

① Marne 法國森河 (Seine) 最重要的支流。

② Hindenburg (2. 10. 1847—2. 8. 1934) 世為貴族，為少年軍官時，曾參與普奧普法戰爭，一八七八年在參謀本部任職，一九〇三年任第四軍團長，一九一一年致仕，一九一四年任東普魯士第八路軍總指揮，大勝于松山及馬蘇爾湖，一九一五年任東方總司令官，進級為大元帥。一九一六年任野戰軍參謀總長，魯登多夫為次長，征服羅馬尼亞，勝意大利，擊潰俄國。一九一八年任法舉行攻擊（得金星大鐵十字章）德軍潰後，班師回國，一九一九年退職著自傳（有本書譯者的譯本，名曰興登堡自傳）。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一九二五年當選爲大總統，一九三二年再選連任，一九三三年任希特勒爲國務總理。

② Lindendorff (1865—1937) 一九一四年任第八路軍參謀長，一九一六年任參謀次長，爲世界大戰時期興登堡的主要支柱。一九二二年爲德國人民自由黨領袖，一九二三年參與希特勒暴動，一九二四年爲國社黨國會議員，一九二八年與希特勒脫離關係，松山會的保護者，反對天主教，基督教，共濟會及猶太人。著有我的戰事經歷，超國家的勢力及全民族戰爭論。(有張君勳的譯本)

④ Tannenberg 亦譯坦能堡，爲東普魯士阿楞斯坦 (Allenstein) 區的村莊。

⑤ Maszlen 在東普魯士。

⑥ Gorlice 波蘭地名。

⑦ Tarnow 加里西亞地名。

⑧ Mackensen (1849—) 歐戰時幾與興登堡齊名之大元帥，恢復加里西亞，爲遠征塞爾維亞及羅馬尼亞之方面軍總指揮。一九三三年爲普魯士樞密院顧問。

⑨ Brest-Litowsk 波蘭地名。

第八章 民國的發展

- ⑩ Grodno 波蘭要塞城市，濱涅門河。
- ⑪ Ianozo 在北部意大利。
- ⑫ Piave 在北部意大利。
- ⑬ Amiens 法國索姆河畔的城名。
- ⑭ Flandern 比利時之西北角。
- ⑮ Reims 法國瑪倫區的城市與要塞。
- ⑯ St, Quentin 法國北部城名，在亞眠之東。
- ⑰ Siegfriedstellung 在索姆陣地之後，從聖昆丁至朗城 (Laon) 的德軍戰線，即協約所稱之魏登堡戰線。
- ⑱ Maas 流經法國東部，比利時與荷蘭。
- ⑲ Antwerpen 比利時最大商埠。
- ⑳ Versailles 在巴黎西南，一八七一年德國威廉第一在此加冕稱帝。
- ㉑ Moresnet 原為亞亨南之中立地，與比利時荷蘭交界。

- ⑳ Rapun 在摩勒內之南。
- ㉑ Malmedy 在歐本之南。
- ㉒ Memel 濱波羅的海。
- ㉓ Halschiner Landchen 在俄巴河 (Oppa) 與俄得河之間。
- ㉔ Ruhr 萊茵右岸支流，流過萊茵西發倫的煤炭盆地。
- ㉕ Dawes, Charles Gatos (1865—) 美國前任預算主任，一九二四年，任賠款委員會專家委員會主席。一九二五年得諾貝爾和平獎金。

- ㉖ Locarno 瑞士南方泰興邦 (Tessin) 城名，濱馬賽列湖 (Lago Maggiore)。
- ㉗ Young, Owen (1874—) 美國經濟家，爲一九二八年起草德國償付賠款計劃之一人。
- ㉘ Schutz-Staffel 省作 SS，保國社黨首領的衛隊，並執行特別困難的使命。
- ㉙ Sturm-Abteilung 省作 SA，担任特殊職務，如保護國社黨會議和搗毀過激派會議。
- ㉚ München 德國南方巴燕的首府。

- ② Landsherg 上巴燕的縣城，薩雷赫河 (Tsch.)。
- ③ Brining (1885—) 德國職工同盟的理事，一九三〇—三二任內閣總理。
35. Papeu (1874—) 一九三二年任內閣總理，一九三四年起任駐奧公使。
36. Schleicher (1882—1934) 普魯士的將軍，德國國防部長，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任內閣總理。

④ 見聖經新約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節。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初版

◆(22850.2)

中德文德國史略一冊

Vom Volkstamm zum Volksstaat:
Ein Überblick über den politischen
Wandel der Deutschen

每冊實價國幣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Friedrich Stieve

譯述者 魏以新

長沙南正路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各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G 1171平

